



卷二第
期八·七·六第
刊合

南京圖書出版社

浙江省戰時新聞學會出版

戰時二者記卷六七八期合刊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四號

封面畫

致讀者

陳振龍

遠涵

希生

張友

靜天

建

陳

手

盛思

文

希

天

陳

璇

耀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陳

澤

致讀者

編者

戰時記者

主編者 汪遠涵

在國內，新聞學刊物的壽命能維持至三年以上的，我們尚未之見。這原因：其一是「新聞學」尙未為人所重視。不要說一般人不大歡迎此類刊物，即新聞從業員自身亦多不大高興去閱這些讀物，因此銷路狹小，創數夭折。其次便是稿件的缺乏。這是編新聞學刊物的人最大的苦痛，也是過去多種同類刊物不能繼續出版的最大原因。

本刊自出版以來，所遇到的困難也必在讀者的想像之中。然而前主編人杜紹文先生憑着他不屈的精神終於打破了重重難關，造成了今日的基礎。今日本刊的銷行不僅遍於國內，而且遠及海外；當那些遠地的讀者寫了那麼熱誠懇切的鼓勵信來時，使編輯的人不禁感到萬分的興奮！

杜紹文先生於本年一月請假離浙的時候，曾再三囑咐要把這個刊物維持下去，決不能中途而廢；我因自己能力不夠而未敢答應；但紹文先生在湘又屢次寫信給新聞學會各位朋友，請他們無論如何不要使本刊因他一走而停刊。大家受了他的感動，而且看到本刊已有此基礎，即此停刊豈非前功盡棄，於是決定照常出版。在繼任主編人未推定之前，暫由吾來負責，藉作過渡。

當我準備編二卷六期的時候，蕭紹突告吃緊，預備發排的稿子祇得又重新封存起來。因印刷問題不能解決，一直擱到今天沒奈何將二卷六、七、八三期合刊出版。這固然破壞了本刊以往「不延期」「不合刊」的一貫方針，但對於這當前不可規避的橫逆，實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挽回，讀者諸君定能夠予以諒解的。對來函責問的讀者，我們除覆函道明原由外，並再在此處表示歉意。

任何刊物的維持決不是靠編者一個人所能濟事的，必須有賴於讀者作者的幫助。過去的本刊是獲得許多可感謝的帮助，此後更希望讀者與作者給我們多多的指示。尤其希望讀者都成為本刊的作者。因為這是愛護本刊的最好的表示。

尤有一事須向讀者特別聲明的就是加價的事。一年來紙張油墨等等的大漲特漲，本刊始終忍痛未曾隨印刷費之增而提高售價。但終因本刊無雄厚的財力可恃，長此賠累，實不能再事維持，故萬不得已，從本期起增加售價以資彌補，讀者們與本刊或為新交，或為舊友，一定可以相信本刊決無意藉圖謀利的。

這一次合刊草草編就，自知錯誤必多，應預向讀者告罪。所幸者此係過渡時期，下期起新聞學會推定正式主編人後，那時對於本刊當有很大很新的貢獻了！

第二卷第六七八九期合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本期零售每冊三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主編者 汪遠涵

發行者 浙江戰時新聞學會

金華塔下寺前街十九號

總經售 杭州正中書局

預定期數 國內 國外

定全年十二期	一元	三元
半 年 六 期	五 角	一元
價	四 角	三元
目	七 角	元

寄費在內

我對新聞界的希望

梁寒操

中國的記者們在抗戰的過程中，成長起來，壯大起來了！

他們由孤軍的奮鬥進到集體的奮鬥，由無目的的職業性質進到有目的的事業性路上，堅苦地完盡他們最神聖的最有價值的使命。在他們的筆鋒底下，不僅描畫了偉大的中國，而且指示出她底光明的前途。這並沒有絲毫地高估了他們的評價，却恰恰是他們應得的評價，我想，他們除掉不自驕不自滿地加倍努力而外，該回頭欣賞過去奮鬥的成果吧！

抗戰到了今天已經是接近最後勝利的時候，敵人已快到無力還手的境地，由他弄出來的漢奸把戲，比他自己的表現更無力，更脆弱。而國際方面，主要地因為我們的抗戰，造成了反對侵略戰爭樹立國際正義的主流與趨勢。

在這個時候，全國的國民不但不應該懈怠下來，而是應該把精神更緊張起來，發揚高度的工作性積極性。因為無論什麼事業，越是接近成功的時候，越是艱難困苦，在長期抗戰底目前的階段中，繼續努力，才能夠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

在長期的戰爭當中，戰事的勝利和挫折，社會的動盪，常常影響到國民的心理，使之時而樂觀，時而悲觀，這種心理上的起伏，直接反映在工作和行動上，因而發生不良的結果。

要糾正這種現象，責任全在新聞界的身上。他們要以一貫的正確的定見，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智識，分析每一客觀的事實，指示出應循的大道。堅決地做國民的導導。在消極方面，洗滌國民的僥倖、偏倚、利用、取巧的心理；在積極方面，加強他們底沉着、實在、埋頭苦幹、擁護國策的意志。這是我對新聞界今後的希望底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對新聞界諸君本身的希望。要做一個革命建國時代的新聞記者，我認為必須具備一個基本的條件，那就是對革命主義的澈底認識，和堅定的信仰。這是中國的新聞記者和外國新聞記者根本不同的所在。中國的新聞記者要把他自己的事業配合在革命建國的偉大事業裏面，才有發展的前途，離開這獨一無二的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新聞記者決沒有事業。這一點並不是主觀的武斷，而是客觀的真理。中國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很客觀地為中國的革命創造三民主義，並率領同志為救國的事業奮鬥了數十年。孫先生逝世以後，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在總裁蔣先生的領導之下，也奮鬥了十幾年，然而救國的事業還沒有成功。這兩年來並且遭逢生死存亡的危險。它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沒有別的，祇是因為國民尚未有完全澈底認識主義，不能堅信主義的緣故。一部份人因為失掉民族的自信力，總不相信三民主義能夠救國，因而不澈底去認識它，不堅決去信仰它。現在我們要用最大的宣傳力量去改正這種現象。這種宣傳的力量，無疑的，是操在新聞界的手里，所以是新聞界的責任。而新聞界要完盡這個責任，必先從自己認識，自己信仰始。

第三點，我希望新聞界加緊動員粉碎漢奸底和平的理論。我們做這種工作，不但要深刻而且要普遍。因為這個工作，不僅是針對漢奸汪逆賣國的行為，而且是針對敵人政治進攻的陰謀。我們要做到兩點：一、每一個地方使每一個民衆都燃燒起憤怒的烈火，舉起反對他；二、使淪陷區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民衆都拿出最後的武器——生命，羣起撲殺他。這個運動要以新聞界做核心，一切刊物，一切壁報，都要環繞這個核心而展開它的工作。

敵我新聞動態中期抗戰

彭革

我們戰前報紙的總數，合計為八七三家，通訊社為三九五家，這當然是對準登記的數字而言的。戰後報紙，不可否認的，是減少了一些，根據現前後在實際收到的紙報數為二九〇家左右，以敵後方已登記而不能寄來之報紙計算約有四一〇幾家。至於通訊社，則只有四〇餘家了。不過，這些統計，並不能說是正確，因為在敵後許多報紙，既未登記，也未寄來，據實際調查：華北敵後的油印報紙，即在二百餘家以上，此次我們的統計，只能以

鉛印和比較大型的報紙為限。

我們戰前戰後的報紙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有顯著的不同：戰前報紙，趨重於一般社會新聞，特別是以趣味

為重的更多。戰後，則不然，全部新聞幾盡成為戰訊或與戰事有關新聞；就是文藝版，單純的地方人物，風花雪月的文字，現在也很少了。「一切為着抗戰」，在

我們新聞事業上表現得特別顯著，在形式上，則一般篇幅都減少了，如重慶、成都各報紙，大都只有一大張。

而且性質，可以說紅黃藍白都可看到，這是因為紙張的缺乏，但於此也可表現出我們新聞界同人奮鬥的精神，什麼紙張，都被我們運用上。同時，許多報紙，都有分

數字單位比戰前增多，現在已有三十幾個單位。

記者之家在天涯

華榴

「記者之家」在天涯，在戰爭中，

在炮火下，

毀滅，流亡……

從此，我們沒有了家！

這幾行詩，見於民國廿七年九月某日漢口「記者宿舍」的牆壁上，地點在江漢路長春里五號樓上。一羣過着游牧生活的戰地記者，開始在那裏組織了一個集體家庭。

新聞記者的生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往往覺得相當的可憐，焉知他們刻苦耐勞，抱着偉大的意志。他們有的挨過漫漫的長夜，有的飽受飢餓流浪，有的甘冒槍林彈雨，為的負起神聖的使命。他們雖需要家庭的慰藉，却不願苟安在一處，隨着戰爭的展開，在天涯海角建設他們的家。

這民國廿七年的記者之家，環境是非常壞，據說長春里是妓女區，沒有大小便的衛生設備，四週空氣不佳，門前是公共尿坑，再過牆是壯丁營的自由露天廁所。後門弄堂中煙塵繚繞，小販叫賣聲，至可鬧人。樓下二房東是一位戲班子老板，而且分招了三個下等妓女，作為他們的房客。

雖是這樣的惡劣環境，在「舒服慾」很小的記者們已很滿意了。由於這兒臭蟲蚊子較少，本來只能容納十五人鋪位的一間屋，

多數如以油印報說：當以山西為最多。因為那一地方，材料缺乏，交通困難，所以都各因其當時當地之需要而定，後方不拘有一定格式。同時為了供給一般普通羣衆或士兵閱讀，所以文字須力求通俗、淺顯、摘要。此外，還有一特點，就是為社會服務，如問答，幫老百姓刊登義務尋人尋物等廣告。至於篇幅，則大都為小型的。

現在新聞事業處，已發動一種「簡要新聞」，專供給敵後方之用的。就是將重要新聞分類摘精編好，然後用電報發出。使各地，特別是敵後方的電台，都能收到，就是各省、各專員公署，也能收到，據現在回報，已收到是項新聞的，有二百五十餘家電台了。實際上尚不只此數。將來還準備發簡短社評使之普遍化，各地收到該項電稿後，即可不加材料排成一小型報紙，石印油印，都可以，如當地有報紙，則可供給報館，也可使他們不感到材料缺乏。同時，接近戰地報紙發行戰地版，他們是負有供給敵後方新聞任務的。如武漢日報，現尚在宜昌，以便向戰區輸送。

敵人對於新聞宣傳，亦極重視，據調查，雖在我十九省市，即有一百三十五家報紙……敵偽新聞……它究竟能起些什麼作用？當然他們都是專門造謠淆亂是非而已。他們的報紙

約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純粹以敵人面目出現，一種是以僞奸面目出現。前者內容着重在政治欺騙，散布不利於我方的新聞。後者，除了限着敵報尾巴走以外，還特別着重於誘淫誘盜的麻醉新聞，企圖使陷落在敵區的青年知識份子，在生活上意志上頹廢下去。至於敵人國內的新聞事業，目前他們有所謂「廢合統制」，即將有些報紙廢除，有些報紙合併，這是敵人軍部統制新聞的新花樣。他們的目的，大概可分為三點：第一，在加強對蘇作戰宣傳，企圖強調在華的「東亞新秩序」的欺騙，以取好於英美。第二、在

新聞為一切宣傳的根據，如戲劇詩歌沒有新聞的供給材料，則將成為沒

……新聞……

有根據，如「四行倉庫」假如沒有新聞的記載，則「四行倉庫」的劇本很難

……戰線……

出現，其他任何宣傳材料，都以新聞為重要來源，所以新聞宣傳是非常重要

的。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時，德國一致認為它的失敗，是因為沒有一個路透社和「泰晤士報」。德國的一位將軍說：協約國最足以威脅我們的，不是兵力，而是「紙彈」，美國參戰完全是接受了英法報紙戰勝德國一件要由墨西哥進攻美國的密電，而不得多說，不過，目前我們要注意「文化統戰」，就是要把報紙普遍到農村，戰區，敵後方，不可集中在都市一角，這不僅是一個新聞事業問題，也是一個文化普及的問題。比利時，「自由的比利時」報，永遠不能被德國消滅，那裏又復刊了，一直到比利時恢復國土後，「自由的比利時」依然一盞明燈似的照在全比利時。今天中國的問題，雖然與

因實行日夜分班睡覺的制度，三倍於這數目的人，生活得非常融洽。他們提倡「集體生活」、「集體學習」、「集體工作」，歌頌記者之家的文字，便滿載於他們自辦的壁報上；「戰爭給多人帶來了苦難，而給予我們的都是許多親切的友誼。也有人從鄉子飄香的南國來，也有從黃沙漫漠的塞外來，晚會中各人說起自己獵奇的遭遇，我們集體地創作一本塊麗的史詩，猶如培植一朵燦爛的花樣。我們將來把它獻給新中國的樂園夢。」

更值得欽仰的是，他們絕不疏忽了重大使命。「在民族復興的血戰裏，我們是生息在沙場上的。我們流浪的記者那裏有家呢？有的，那就是能讓我們暫時安居一日或兩日的漢口記者宿舍，這裏有年長的哥哥，新來的弟弟，統統在一個偉大的企圖之母親策勵下活動着。我愛着「記者之家」呵，正因為愛它，然而職務叫我們不斷出發前方，所以我們還得迅速地離開它。」

這是何等慷慨激昂的情緒，武漢放棄後，「記者之家」便搬到了長沙的都正街，那是一所小洋樓，組織的規模既大，環境也較好。然而他們的志願是永遠向前跑，不管是鴨綠江上，松花江畔，乃至喜馬拉雅山之巔

。聽他們齊聲合唱：

爲了事業，祖國的自己，

工作，直到最後一剎！

匆匆的會面，又匆匆地分手，

到處聽到這熱情的招呼，到處建立起「記者之家」！

脣開與撮大

在第二期抗戰這一個艱苦的階段中，新

聞皇美日不能做過主那樣建立了在營業的基礎上，而隨着中心城市的暫時失陷和交通的破壞與困難，以及適應千萬不願做奴隸者的需要與渴求，它必然地要向着一個嶄新的方向發展；即從經營牟利的立場轉向為民族為民衆服務的立場，從捲筒印刷機轉到油印機，從規整宏大的報館散播到前線淪陷區。深入到每一個軍營，工廠，甚至每一個偏僻的農村去！

最近的實踐與嘗試我們不但完全證實了這一個論點的正確，並感到愈在僻陋的地方工作，文化食糧的供給就愈覺需要與困難，這樣就增加了我們對於油印報運動前途的自信！

油印報，比起日出二大張的「大報」來，難免不有「渺小」之感，但在目前抗戰局勢底下，却有着它特殊的意義與重要性。目前大報仍可經常的運到的地方，消息的傳播自然沒有問題，不過在前線，在敵後，在大部分的鄉村裏情形就要完全兩樣了，在這些地方我們既不能輕易裝上鉛印機，又不能置千萬戰士與人民對抗戰的願望與要求於不顧，因此唯一的辦法就祇有辦黏印報，這不僅是因為油印報是最經濟最輕而易舉的事，而且由於它是最容易引人入勝（當然這與技術有着極大的關係），最容易吸引華東的戰鬪武器。今日許多城鎮是沒有地方報的，從事政

報人的戰時責任

南
雲

在戰時，一切的國家各部門活動，均集中於戰爭的勝利觀點上，決不能有絲毫分歧的意見，亦決不能有絲毫分歧的行動，這是「意志集中」「能力集中」的正確解釋。所謂意志和行動的集中，集中在什麼標準上呢？這標準就是舉國一致奉行的「國策」。

我們抗戰以達到國策透過全民族的公意，而決議於最高統帥部的國府軍事委員會。國策有效執行的先決條件：一是全民的擁護，二是政治的統一，三是軍令的統一。中國的抗日國策是具備有這三種要素的。政治的統一，在抗戰前就已完成了，不過抗日戰事爆發，更加強了政治統一的力量。軍令的統一，在第一期華北戰事階段，尚有很多人事上的不協調，但徐州會戰期，軍令已統一了。這是中國民元以後偉大的進步，因為政治上的統一，軍令上的統一，而實以抗戰建國的國策，因此獲得全中國人民的竭誠擁護，而產生這樣歷史上空前的革命戰爭的力量。

軍令、政治都能統一，國內其他黨派還不會統一嗎？還不會集中力量嗎？「七七」以來，中國文化界也有了空前的團結。「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導」的口號，便是前年武漢文化界一致倡導的原則，而成為今日舉國共奉的規範。前次渝市遭受空襲，十大報聯合出版，便是以一致的行動，來貫澈「意志集中」的理想。這又是中國民元以來精神上文化上的偉大收穫。

戰時新聞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厥為奉行國策，解釋國策，宣傳國策這一點，除國策外無所謂新聞政策。在平時，報人以及一切文化界的人士，可以大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但在戰時，這自由便要受國策的限制。我們不惟不能唱「自由」，我們還要承受「限制」。我們的言論，要聽從政府的指揮。報人比一般人快樂，因為他知道消息的内幕，報人又比一般人苦痛，因為他比任何人言論不能隨便。在戰時，最高統帥部的軍委會是執行國策的總樞紐。中宣部、政治部、中央社是宣示國策的重要機關。一切文化界，報人自然在內，他們的言論，在精神上和政策上都要自動的自發的受最高統帥部的指揮。最高統帥部是燭照全局，凡與戰局有關的情報都集中於是，凡與戰局有關的一切活動都發動於是。文化界稱報人的情報決不比統帥部更靈捷正確。我人不能自作聰明，妄發異議。我們即使有好的見解，與統帥部的有出入，我們也只能有秘密條陳貢獻給政府，決不可亂發異議，或則曲解戰局戰況，或則妄陳虛妄事實，否則便紊乱步伐，違反國策，又或動搖人心，使民眾無所適從，這均是從事報業，以及一般文化界應有的警偈和責任。我們就只有最高當局燭照一切，這話是有根據的。例如粵南大勝利，領袖暗示我們該開勝利酒，預告國人今後要忍受千百倍的艱苦時說及了。

一般人總過譽我們報人生活忙，生活苦。自清晨至深夜，報人無時無刻不在活動中，不在工作中。其實，報人生活比起前線戰士，戰區義民，則舒適得多。安全得多。報人唯一的天職，要忠實地，刻苦地，正確地把握着國策在每階段的變化，不添不減地報導新聞給國人，同時我們也盼望最高新聞指導機關，以有效敏捷的方式隨時指示報人以新聞方針。

治工作與熱心新聞事業的同志們絕對不能忽視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用一架收音機和一架油印機，應該以堅苦卓絕的精神來做一個英

勇的拓荒者，展開與擴大新型油印報的運動。

從個人兩個月來的經驗以及各處寄來的幾十分的油印報中，我們得到了兩個堅確的意念：第一、在目前抗戰的局勢底下，油印報在整個新聞事業中的位置必日益增強。第二、油印報是宣傳教育與組織人民大眾的最良武器之一。因此，我們認為在今天，每一個只計工作不顧薪金，只有民族沒有個人而忠實於革命新聞事業的同志們，除了編大報坐編輯室之外，分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到這一方面來，為提拔與教育千千萬萬的新聞幹部而努力而鬥爭！

根據我們自身所遇到的困難與觀察的結果，我們深深地覺得油印報無論在技術上認識上，都幼稚得可憐；例如最近我接到某方寄來的一份油印報，裏面刊載了一則「汪精衛國」的新聞，這則新聞劈頭一目就是：「汪精衛在中央政府不得志因而……」；「把汪逆賣國求榮的罪惡一筆勾消，在「不得志」這三個字上面，你想是多麼危險，對於這類的事情我們格外小心格外警覺之外，萬分的企望各地先進的新聞同業們對我們能多多加以指正，教育與提携，不然像目前這樣盲目地發展下去，進步定是非常緩慢的。

艱苦的事業需要艱苦的工作去完成，今天，要新聞事業普遍而深入地散播到全國每個角落去，首先必須一部分先進的新聞從業員能捨棄過去對新聞事業的舊觀念和舊作風，大踏步跑到前線、農村和敵人後方去。

我服務新聞界差不多將近一年，不過我與新聞界發生關係却是在我十七歲時起，至今已有六年的時間，在已往都是偏重於文藝創作及英譯漢文工作，雖然現在正式以新聞為職業，而仍以編副刊為主要的工作，近因為社方調我當外勤記者，並在前不久派往長沙採訪參會消息及分訪省當局負責人，在這一趨工作裏給我許多的啓示與教訓，使我對外勤記者的業務發生我以前所想像不到的濃厚的興趣。我現在將我個人所能感覺到的來作一個膚淺的提供。

一個記者最要緊的是人格問題，在過去有人一提及記者似乎感到這是一個可怕，不講信用，不賴賤劣，胡亂造謠，捏造黑白的人，這是多麼可恥的事，這簡直是侮辱了神聖自由的職業及其任務。自抗戰以來，這種記者被淘汰得不少，我們得更嚴密根絕這類的人。再一種就是認為記者不過是替名人寫訪問記或生活紀錄的人，這也是錯誤的；固然在抗戰時代我們應該特別提出名將來描寫，讓人家仰慕而更可鼓勵對方，不過他有甚麼短處也該指出，讓他改進才可更臻好境，這也可以免流入阿諛之謬。總之記者本身應該檢點，站在第三者立場，用精密目光來批判，決不能因情感或權威而改變態度，這是一個記者應該有的態度。

記者的學術修養是萬不可少的。照需要上講，一個記者頂好像一部百科全書，包羅各種學科，以便在應對上的方便，同時在觀察許多事件上更明瞭，更透澈。

譬如一個戰地記者，赴戰地採訪，最低限度他應有軍事上的認識，事實上他如果只有軍事的認識是不够的，必須配合着政治及其他關係，他的文字才能說得上生動，有價值。

學術的修養與記者採訪的技術確實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他的認識清楚，訪問必定有系統，不僅在問的方面達到目的而得到滿足，在答者也不會感到困難，更不會以為見到記者頭痛，關於學術的修養，還要我再三的要提出來，記者不應該忽視的。

還有一點，一個記者至少應該知道其他一國的語言，這一點恐怕有多數的人認為是多餘的理由是本國文未能盡善盡美，不該求其他。話不是這般說，本國文當然應該使牠增進，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不過在某種情形下，能多懂一國文字，對工作上有很大的幫助。如懂得日文，在戰地獲得敵人文件，可以得到很寶貴的情報與消息。目前對於國際宣傳，多半用英文，所以想做一個完全的記者，對於外國文也不能不加注意，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是不可忽略的。

最後，記者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能充分的發展德能和智識，他必須有強壯的身體，譬如要等候一位由外埠來的貴客，不管是在輪站、碼頭、航空站，候上三五點鐘是平常。也有時因晚上三點才睡覺，次日一清早得趕赴重要集會，仍是聚精會神的紀錄。也有時甚至餓上一兩餐，還得跑上七八十里路，都可滿不在乎，做到這樣，不是一個身體不強壯，精神不飽滿的青年記者能做到的，同時想做一個健全的記者，這樣的身體是必須的。

記者尊敬自己的業務，對於這三點是絲毫不應忽視的。

記者要尊敬自己的業務

張三

中國的新聞事業隨着神聖抗戰的展開而步上光明的大道，從而新聞從業員也被賦予了光榮無比的偉大使命。我們曉得；新聞政策是中國策的一部，新聞從業員是文化戰士的一羣，站在文化哨崗上的新聞從業員要怎樣為戰時國策而效力？應該是每個新聞從業員所不容忽視的問題。

在戰時，「無事造謠有事敲詐」的壞習氣，固是絕對不容其繼續存在；就是在平時認為天經地義的「有聞必錄」也在嚴格限制之列；因為一切戰時的新聞報道，不能像攝影機似的機械地全盤托出，而要通過新聞記者的一番斟酌取捨，使其配合抗戰的需要，所以這裏發生了新聞價值的重新估價的問題。

戰時新聞記者的主要任務，在於宣傳政府的政策，使人民澈底的了解；這樣才可以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三大重要目標，通過戰時新聞政策的功能，而獲得有力有效的表現。戰時政府的一切措施是絕對不容懷疑的，任何人只有秉着「即知即行」的原則以迅赴事功，新聞記者的任務就是在應用報紙這一工具來加緊完成「知」的過程，使政府對於戰時人力物力財力的運用能夠合於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要求。然而不幸得很，通常因了對於戰時新聞政策了解之不夠而發生兩種相反的意見：第一種人主張戰時對於民眾一切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見解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因為它是違背了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總理又說「認識產生思想，思想產生信仰，信仰產生力量」惟其如此，所以我們才着重宣傳，總裁說「宣傳重於作戰」。宣傳的作用就是廣泛的政治教育，如果「民不可使知之」一語還有它的正確性的話；教育二字，成何話說？其次，誰都知道，抗戰是為了建國，所以抗戰的過程就是建國的過程，我們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我們不去集中一切意志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不可使知之」的原則之下，還談得上什麼意志，還說得上什麼集中？

第二種錯誤就是主張戰時新聞記者要代表民意向政府提出要求，這當然也是不對的。國家在戰時處於存亡絕續之交，正如狂風駭浪中行舟，一切篙師水手乃至搭客都得受掌舵的指揮，方能安登彼岸。換句話說，一切都得自上而下，在上者負責指揮，在下者服從調度，同心協力打破困難。新聞記者在此時最主要的就是傳達政府的意旨，解釋政府的方針，使大家精神振作，意志集中，團結鞏固以實現我們的國策。在國策決定過程中，政府早就將國民的意見考慮過了。決定之後，一切就沒有爭執的餘地，今天的局面非勝利即死亡，絕不容有何懷疑猶豫。宋人爭議未定，金兵早已渡河，這不是歷史上的殷鑒麼？況且今天各級都設有參議機關，這就是戰時匯萃民意的最好的機構，只有在這裏才可表現出全面的整個的問題。新聞紙上片面的反映和報導，不但無甚裨補，徒為敵人漢奸所乘，好處未見，先吃了虧，這是稍有常識的人所應當了解的。此外我們看見每一問題發生，最高當局以及負責主管機關立刻就有重要的指示和對各方面 的聲明。新聞的戰時任務就在迅速傳布這些指示和聲明，並於必要時依中樞的指示作種種通俗的解釋，使其普及，務令人民迅速了解問題的本質，並從各自的崗位上去努力奮鬥完成使命，這不是比什麼都明白的麼？假如還要強調什麼新聞的獨立立場，那真是時代認識的錯誤，甚至居心與政府為難了。

總之戰時的新聞記者，要有時代的警覺性，要明瞭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不是職業，而是事業；不是解決個人的生活，而是爭取民族的解放。應把所有的意志力量，都集中於政府領導之下，闡釋已經確定的國策，使民眾對政府的政策，由於澈底的了解進而為赤誠的擁護，共為抗戰大業而奮鬥！

戰時新聞記者的使命

笑微

新聞紙對於社會服務的真正作用，是在於反映民衆各方面的生活，指導民衆各方面的活動。這在流行一個地區內的坤方報紙，比全國性的報紙，更接近日所的民衆。一則問題是地方報紙，更便是在地人民生活活動的事實反映，而且隨時以解決當地人民生活活動上的實際需要的各項問題為其當前主要的任務。這樣的地方報紙方是土生根養的輿論機關，才是真正為桑梓服務的報紙。

抗戰使地方報紙愈加重要性，也使地方報紙的編輯採訪，有了飛躍的进步。這是抗戰中中國新聞事業進步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不幸的大多數地方報紙還沒有注意到它的本質的任務，不能把民衆各方面的生活反映出來，而且很少能够給與當地民衆的實際活動，一種必要的指導。在抗戰中，大部分的地方報紙，除了登載中央社電訊與一般關於抗戰建國的重要言論之外，很少能够個別地發揮地方特性，適應地方需要。這樣的地方報紙，實際上等於中央日報的各地翻版，對於抗戰時期的宣傳工作，這一任務是做到了，而地方報紙本質上的任務，反而更忽略了。這傾向發展下去，民衆生活與報紙，永遠還將分成兩橛。而且將來戰爭終了之後，國內交通報紙的繁榮，只是一種特殊的現象，而於整個中國新聞事業的進步，依然沒有幫助。

因此我特地向地方報紙工作同志提出一個建議。希望地方報紙注意登載本地關於民衆生活活動的各項新聞及言論，例如農事、物價、平民教育、民衆娛樂、兵役實施情形、保甲制度實施情形等等，而當地讀者通信討論的風氣，尤其要特別加以提倡。總而言之，地方報紙的工作者是應該注意到報紙除了登載一般國際國內消息及評論以外，至少要一半地位寄託與民衆實際生活有關的新言論，這雖然影響是不小的。

向過客報紙工作同志進一言

拓殖新聞領區

長
力

新聞報導，是宣傳，更是教育。
在國民知識水準較低，政治認識較淺的我國，在抗戰已漸接近勝利，而又臨到艱苦階段的現在，一應加緊，「教育」尤應加緊。我們要加強新聞報導，換一句話：我們要拓殖新聞領域。

西南與西北，都是我們抗戰建國的重要根據地。西南給一般人的印象還好。一提到西北，即令不期竟寒之感。以爲全是一片沙漠、狂風、積凍，諸事落後，希望全無。實則此乃絕對錯誤。西北並不如此。不錯，西北有沙漠、狂風、積凍。可是，也有清泉綠柳的農田，也有水草肥美的土地，更有金、有煤、有鹽、有馬匹、有羊毛、有皮裘。乃至有一切抗戰建國的資源。還有，在一段人心目中，多少還有一點誤解。

不過，這還只是新聞報導的缺陷之一，而不是其全部。近來又有許多人常提到一個問題：「豐災」。豐收與災禍，是一種矛盾的現象，應當要有詳盡的紀述。譬如：豐災情形究竟如何？原因何在？農村受到若何影響？農民感覺如何？他們有何自救辦法？都是應當知道的。可是，因為報導太略了，使人不能獲得較為詳實的印象。又如：蘇芬事件，為目前國際間大事之一，可是，也由於沒有系統的敘述，不容易使人有整備的認識。舉例說罷：唐納政府與人民政府是否同時存在？他們各自的情形究竟如何？他們雙方的關係如何？為甚麼在戰報甚多的時候，蘇聯報紙又說「芬蘭境內，並無戰事」呢？這些都是應當知道的問題，却都不能詳實的知悉。這些毛病，是因為新聞報導太略了，太沒有系統了。這又是一個缺陷。

這就是：報導太含混。沒有綜合，使人不明原委；沒有分析，使人不明內容；沒有批判，使人不明意義。例如報載：蒙政會通過平民可任旗政府協理一事，即使人不明原委，資不足饑讀者需求。應當綜合史實，作較為詳盡的報導。再如：日本的宣傳我實行「多架攻勢」甚力，其用意不外因此藉口而拒絕擴放長江。乃以當時電訊，未指出其中關係，使人不能明瞭它的意義。這類報導，要於敘述中加以批判。此其三。這兩點，都犯了「含混」之病，都是應當彌補的缺陷。

最後，還應當指出一點：對於社會的黑暗面，我們不要過於諱飾。暴露了自己的弱點，固可予敵人以宣傳資料，却也可促使我們省察、施改、警惕。在拓殖新聞領域時，我們也應予以注意。

讀書與讀報

憶安

刊合期八·七·六第二集

14

者記戰時

一個人人生當今日，既不能和時代脫軌，又不能和社會絕緣，則唯有準備充分的知識，養成健全的人格，以適應繁複的環境，進備國家社會之用，退謀謹身樂業之安。這樣，就必須於讀書之外，並重讀報，方能兼程並進，兩濟其用。

知識的來源不一，有得之於讀書的，有得之於讀報的，也有因兼讀書報而所知愈暢的，要以後一種所得最為便捷。誠然，求取知識固然不盡限於書報，例如書報以外之其他經驗與研究工夫，但其中較有價值的部分，最後終必反映於書報，是以人類至現在為止所有的知識，書報中大抵備有紀載，足供愛好者之自由選擇與吸收。所以，居今日而言求知，必不能離開書與報。不單如此，就拿在求知過程中所取的手段和方法來講，一方是要就已知以求未知，另一方又須廣小知以為大知；動機既異常高尚與純潔，自無用其自私與固拒，是以凡能利用他人之所知以補益一己之未知者，實有盡其可能予以利用的必要。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事半而功倍，才是求知的捷徑。因此，閱讀書報之於求知，其重要性尤可概見。

求知本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欲望，經長時期的誘導和鍛鍊，跟隨了社會的進化而平行地繼長增高與擴大。唯其如此，乃能發宇宙的秘奧，明人生之正歸，學術賴以燦爛，文化因以日新。時至今日，因了物質的發達，人事的繁瑣，世景演變，瞬息萬殊，整個社會之一動一靜，莫不與個己的事業或前途利害相關，這樣，求知欲中就分泌出一種嚴格的時限觀念，發展開來，即形成高度的新聞欲；報紙之為物，就是為適應這種需要滿足這種欲望而來的。求知欲既已發展到新聞欲，那末除了讀書以外，自然必需讀報，方可贍足此種欲望。

書和報雖是同為利用文字和印刷術相配合以傳導思想與溝通文化的重要工具，但因兩者之間性質有別，職守各殊，因而它們的內

包外延就無一相同；換言之，就是後者有嚴格的時限觀念，而前者則無。我們雖然承認書籍並非全無時限觀念，如史的部分才為顯著，但決無如報紙所含有的那樣強烈和嚴格，則可斷言。因為報紙是以輸送新聞為主要職務，而新聞之獲得，係就廣大的空間，配上極短的時間，弋取一切與人類福利攸關及可能理解的自然現象或社會動態之一面或多面，不論其為突發的或已就隱滅的，或仍在持續中的某一過程，要以最近與最新的事實為內容，例皆攬為紀載新聞的對象，充作報告讀者的資料。這樣，新聞就非含有極端豐富的時間性不可，報紙就非在嚴定的時間內出版不可，讀者也就非在固定的一時一刻內閱讀不可，日以為常，循環不息。這就是報紙的定時特性。縱使是介居中間具有定期性的雜誌，猶且不能這樣爭取時間，何況在一般普通書籍呢？由此以觀，可知書籍雜誌和報紙，雖同為知識之府庫，但嚴格說起來，則各有其個別的領域，那時限觀念就是絕大的分野點。

總之，書籍是以事為經，以時為緯；報紙則以時為經，以事為緯；這是兩者的根本不同處。又書籍所供給的是以特定學科及個別的獨立命題為範疇的系統知識，而報紙所供給的是和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常識；前者為準備基本知識所必需，後者是補充日常生活，因限於事實不可兼得而須強為去取者，那末讀書尚可中斷幾天，而讀報却一日不容間斷，否則就啞接不上，而有毫厘千里之差。這新知所必不可少；所以讀書讀報應該兼顧並重，不當故為軒報。萬個假定原不足為訓，但不得已要取捨其一時，則我甯取報。因為報紙的供求是需要在定時供應與定時消融兩大條件下完成其任務的，則其不容有一日（甚或短於一日）之停留，可不言而喻。加以報紙是最新的現代史記，最完備的大型日曆，綜賅萬類的活頁辭書，尤為國民常識之總樞，現代人士能一日無此君，而須臾或離乎？

國際宣傳與搏戰

遠涵

二次歐戰發生之後，至今已有七個月。英法與德國在西戰場上所表現的決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可怕；他們各守着自己無敵堡壘——瑞奇諾防線與齊格飛防線——而並不向對方作大規模的進攻。在報紙上每天看到的只是雙方斥堠部隊的活動；德國與法國的空軍都是世界聞名的，可是到今天為止，我們一直只看到他們兩三架的出動，倫敦、巴黎、柏林固也安然無恙。這戰局的沉悶自然不免要令愛看熱鬧的人感到失望，但他們如果知道各參戰國的宣傳機關是那麼的忙碌緊張的時候，也當恍然現代戰爭的決勝處所不必在戰場之上。現今世界上的戰爭有兩種新方式：一種是「不宣而戰」，日本的侵華戰爭就是最好的例子。另一種是「宣而不戰」，此次英法對德之戰就是一例。但「宣而不戰」這一句話在這裏又有一個新解釋：就是「祇作宣傳而不正式開戰」。今日西線的情形確是如此的。威廉第二說：「德國之敗，因無倫敦太晤士報故也」。興登堡說：「一噸的紙彈比一噸的炸彈更可怕」。魯登道夫說：「民衆是戰爭勝利的要素」。這三位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首腦人物，他們的經驗之談自然是希特勒所不肯忽視的。而他的敵人也同樣會把這些話奉爲圭臬的。所以在此次戰事一開始，雙方都避免作慘烈的犧牲，當德艦格拉夫斯比上將號被困於烏拉圭海內的時候，希特勒令該艦司令官暫可自己炸沉該艦，勿使艦上人員有所死傷，就是根據此項原則的。宣傳戰的開始總是在陣地戰爭開始之前，而且我們常可在雙方所發的宣傳品中可以預測戰事是否會發生。戰事一旦發生之後，宣傳機關更忙碌了，對內，對敵，對中立國，他們都負有重大的任務。參謀本部，總司令部常與他們取得密切的聯絡，才使他們的工作進行得更爲順利。

歐洲戰事發生後不久，希特勒就提出「和平攻勢」「神經戰爭」的口號，這就可以看出希特勒的聰明，因爲他是確能懂得「攻心爲上」這一句話的。

攻心 神經戰爭所

根據之原理

戰時宣傳始於何時雖不可考，但它的歷史很久則是無可置疑的。在封建時代的諸侯互相征伐時，他們都知道力避「師出無名」以免引起人心的反感。假如出兵，也要利用誓師典禮或傳檄各方，以說明其征戰的理由，使人民知道他是「仁義之師」。可見戰爭之不能離開宣傳，古已有之。後來如中國秦時的楚漢之爭，如果劉邦與項羽角力，自然前者非後者的敵手；但劉邦到底乖巧，他知道自己的缺點，所以不與他的敵人角力而與之關智；結果儘管項羽攻城略地的本領如何高強，但民衆所擁戴的是彌布約法三章的劉邦而不是放火燒燬咸陽的項羽。佔領人民的腦子比佔領敵人的城池與堡壘更加重要且更爲不易。在歐洲近代史上，最能善用此法的是鐵血宰相俾士麥。對奧對法的戰爭他之所以都能得到勝利，並不盡是車靠鐵與血的，最重要的還有紙。

宣傳爲什麼會在戰爭之中甚至在戰爭之前佔有這樣重要地位呢？這，我們先引魯登道夫的全民戰爭論的一段話來解釋：「世界大戰中，陸軍海軍之力從何威脅，國民之力至何處止，其難區別；以兵力與民力合而爲一，不加分別，此世界大戰可以名之曰民族戰爭」。這就是說戰時對內宣傳的必要。因爲現代戰爭不能專靠前方將士，非動員國內一切人力財力來支持戰爭不可，然要有物資的總動員，必須先要實行精神總動員。尤其是現代戰爭都是長時期的，雖然侵略者都是喊着速戰速決的口號，實行所謂杜黑主義者的戰爭，閃電式的戰爭，但結果都證明了是一種幻想。因爲現在的科學幫助了攻擊武器的加強，但同時也使防禦武器大有進步，於是戰爭自不能不延長下去。而在這長時間內要國內人民面對着飢餓，災禍，屠殺諸種危險慘的境地而不至於有所怨恨，這不能不有恃於巧妙的宣傳政策。

戰事既作，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更過於對內宣傳。對內宣傳在平時即已於無形之中在進行。因目下的世界各國教育政策也就是包括宣傳政策在內的。至於對外，尤其是對於當前敵人，宣傳的工作自然是極為重要，可是要一個人能夠相信敵人的話這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此進行此項宣傳時常常是需要設法避免使對方知道這是一種宣傳，於不覺不知之中使你的敵人聽信你的话，這才算是成功。如在上次歐洲大戰時，協約國的間諜深入德國各地，調查出征士兵的家庭狀況；於是假造德國士兵的家信，寄到前線。在這些信中，儘量利用士兵的家族名字，鄉村情況，鄰里狀況，喚起士兵的記憶；此外便說些糧食缺乏，革命混亂，小孩營養不良，家人患病衆多等等，有時偽造士兵妻子或愛人的函件，勸士兵切切保全性命，設法回家。有時作為親友的信，告訴士兵以他的家人困苦情況或假造妻子愛人與人姦通淫亂的消息；其目的就是務須士兵看了這種信之後，絕對失却作戰的勇氣與信心。另有一種是屬於物質的引誘。如一九一七年美國宣傳部在德軍前線散發一種卡片，正面印着下列的字句：「請在這卡片上寫好你家族的姓名和住址。假如你被美國軍隊逮捕，請你馬上把這卡片交給第一個審問你的軍官，這樣我們可以利用這張卡片把你的安全消息，寄給你的家族，好叫你家裏放心。」卡片背面已印好幾句告訴士兵家族的話：「我在此間，你們可以放心了；我已脫離了戰事，美國軍隊給俘虜的食物是與他們自己一樣的。我在這裏每天吃牛肉；白麵包；馬鈴薯、咖啡、牛油、捲煙」。這卡片是利用德國士兵那時的飢餓狀態，用食慾來刺激他們。於是便有許多德國兵不等做俘虜，就拿着白旗來投降了。

「誰也不能否認事實」，這句話在幹宣傳工作者的眼中看起來剛剛相反。他們的口號是「誰也不能否認謠言

戰爭一經 宣告，眞相 相是第一 假犧牲者

」。爲的是他們有本領叫你相信謠言就是事實。所謂「真相」，在戰時簡直是無法分辨的。譬如說每一次戰事的發生，雙方一定都要推諉戰爭責任。以上次世界大戰而言，德國在宣傳的次日，即向中立國宣傳開戰理由說：「德國認爲，引起此次世界大戰之起因，已經沒有申辯的必要。大戰的罪惡，應該由那一方面負擔，我們相信歷史一定有公平的評判。英國的包圍政策，法國的復仇政策，俄國的侵奪君士坦丁運動，以及薩拉寒伏暗殺築的教唆，凡此都足以表示對德的挑戰。德國及其同盟各國，爲防護各自的自由與獨立，已不能不執干戈以自衛」。在協約國方而又是這樣宣傳着：（一）德國在秘密中，早已嗾使奧對塞爾維亞宣戰。（二）德國在表面假裝和平，暗中早已有戰爭準備。（三）德國曾秘密離開協約國，陰謀挑撥戰端以收漁人之利。（四）德國於斷絕邦交之前，即已揭開戰端。（五）德國侵犯中立國的比利時，可見其作戰是預定計劃。（六）從歷史上證明，德國人是野蠻人種，德國是侵略好戰的國家。」在當時的中立國家的人士，的確被弄得頭昏眼花而無法辨明真相。那時，美國人是他們雙方宣傳的對象，誰也想把這位大老板拖到自己的一面來。

而這一次的歐戰仍幾與上次無異。去年九月一日，德軍不待下最後通牒，即向波蘭分三路進攻。當天早上五時四十分柏林廣播電台就發出希特勒對全國軍隊的宣言，那裏面說：「余主張以和平方法解決德波糾紛，乃德方建議竟被波蘭拒絕。波蘭近來屢次侵境，在波之日曼人又屢受波方之恐怖虐待，或被任意驅逐，或被任意驅逐。德國爲一大國，對波蘭之行爲已不能再忍耐，波蘭既不復尊重邊境，吾人對此種瘋狂之行爲，自應立予制止，故此後余除決以武力對付武力外，已無他途可尋，德軍應以決心爲復興德國之榮譽及主要利益而戰」。在同一天晚上張伯倫在英下議院發聲明云：「今茲鬪爭，吾人前已竭盡全力，設法避免；但事至今日，吾人須咬緊牙關，毅然參加，俾戰禦得以早日了結。此次漫天大禍，應由希特勒一人負其全責。希特勒以世界擲入悲慘之深淵，以遂其個人狂戾之野心；雖然，英國與德國人民固並無齟齬。惟彼等聽任國社黨政府統治全德，始爲其咎有應得者耳」。把這一次希特勒，張伯倫的話與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與協約國的宣言對照一下，會使你起什麼感想？

宣傳工作人員自然是懂得心理學的，因此他們所用的方法都會得到很大的效果。他們知道一般人對於婦女、兒童、老人、病人都特別關心，因為這些人都是沒有能力抵抗橫暴的；因此他們就大量的製造敵人對於這些弱者施暴的消息，以便可以激動公憤。上次歐戰雙方各國，為進行此種宣傳，不僅誇張事實，並且用捏造的方法把敵人宣傳得鬼畜不如。他們知道大家最相信照片上事實的，因為攝影機是不會說謊。當時法國人即利用此點，設置一個「專門製造德國暴行」的機關，這裏有各種各色的醜惡人像，多是殘缺不全的，如斷足、斷手、挖眼、割耳等人像，都可以攝為照相廣事宣傳。更有一班畫背景畫家，在那裏描寫戰區某地或某有名建築物被毀的形象，並在這些背景上安置幾個被殺害的平民或裸體少女人像，拍攝起來，便是敵軍燒燬某地輪姦少女的鐵證了。這種把戲，英國也並不落人後，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倫敦每日鏡報刊出一張照相，為三個德國軍人手中各捧着一件銀杯，笑嘻嘻地表示得意之狀，報上註明是「三個德國士官搶掠民間銀器」。可是後來有人查出這幅照片會刊載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九日的柏林某報，這原來是德國騎兵舉行比賽，三個優勝者領受銀杯獎品時的照相。但有幾個人會看到過柏林的那張報紙呢？「謠言攻勢」在今天還是一樣的盛行，日本人對於此道最高明，他向歐美各國宣傳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日本的進攻中國是為了防止東亞的赤化等等。九一八時代他用這一套曾獲得了成功，但這次可不行了。因為我們自己已將日本侵略中國的真憑實據告訴全世界了。

宣傳武器 日益進步

科學的進步，使任何方面都起了異常的變化。殺人的利器愈來愈多，幾使世界回到始祖的野蠻時代。在文化方面傳播的工具也有了大大的進步，這些傳播文化的工具同時也就是宣傳最好的利器。向來宣傳的工作人員所靠的是舌與筆。我們在歷史上就可以看到，一篇動人的演說常常激起許多人去做向不敢做的事，向不能做的事。安東尼在愷撒葬禮時所作的演說使在場的市民都激起了一腔怒火去打死殺愷撒的凶手布羅脫斯。巴脫利克的一篇演辭會激發了美國的人所痛恨的，因為痛恨戰爭，不得不殲滅好戰的敵人——！

想不到二十五年後二次大戰發生時，張伯倫在倫敦可以直接向德國人民——他的敵國人民——廣播了。去年九月四日他用德語對德人演說：「希望動不犧牲德國民族，掀起戰禍，以圖僥倖，英德兩國業已成立戰爭狀態……英國茲已決定攻擊德國，但所攻擊者並非德國民族，而為是居無道之國社會主義政府」。這證明無線電在今日宣傳工具中是最重要的一種。如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戰爭，國民軍每攻入一個城鎮，最先進城的兵士就趕到播音台去，工程師也隨即湧進台內，修理退軍所破壞了的各處：城內退軍幾乎還未掃清，勝利者便開始廣播了。

歐戰發生後不久，德國政府為恐人民偷聽敵人的播音，特地把私人的收音機加以沒收，人民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集中在公共播音機前聽政府的廣播。

紙彈的宣傳方法怎樣有效力，但文字宣傳的需要還是沒有減退。紙彈的可怕性依然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方面在德軍戰線上，單以一九一八年六七兩個月計算，投擲的傳單達一百六十八萬九千餘張。八月中平均每天投擲十萬張，九月一個月投三百七十萬張，十月投五百三十六萬張，十一月停戰前十天，投百四十萬張，這使德國大為動搖，德國報紙甚至把這些從空而降的傳單比為「毒雨」。這一次的歐戰一開始，英國的飛機九月四日晚就在德國境內共擲下傳單六百萬張，打破以前的紀錄。可生另一種作用。如項羽的聽到四面楚歌，那一顆壯志雄心也遭到重重的震擊。唐人詩云：「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這也使我們想見音樂宣傳的力量。比音樂更多被利用的還有戲劇與電影，這兩種宣傳方式所收的效果是極大的，可是却决不若無線電廣播。

及傳單那樣的普遍。

散播仇恨的子營本大

世界上為什麼會有戰爭？這問題自然不是十分簡單的，可是各國的宣傳機關實在也有不可諉卸的責任。如美國報紙大王哈斯脫的製造美西戰爭是人所共知的。但哈斯脫當時之有此舉，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擴充其報紙的銷數。而在各國所特設的宣傳機關，其計劃的周密，規模的廣大，自然更非當時哈斯脫所可同日而語的。

現代每一國家的宣傳費的支出都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尤其在戰時爲了宣傳而開銷的費用，是任何國家所不會吝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國都有特設宣傳機關，如美國的「公報委員會」，英國的情報部，德國雖無統一的組織，但陸軍海軍等部有專管宣傳的人員的。協約國而且還有一個綜合的組織，專司對中立國及對同盟國宣傳事務，協約國現在第二次的大戰開始了，各國的宣傳機關又再度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第一個是戈培爾所主持的德國宣傳部，國社黨登台後全國各種宣傳機構都入了他的手。由六年來事實的證明，戈培爾的手段可算是極高明，他之能成爲希特勒的左右手的確是偶然的。上次德國的宣傳部長是那一位。英國情報主任原是麥米倫，但戰事發生後不久，麥米倫的措施就大受各方責難，因此被迫於二月五日與陸軍部長倍利夏一同辭職。繼他的位置的是大英廣播公司第一任經理萊斯爵士。法國情報主任吉羅陀，他原是一個小說家，現在却擔任着這艱重的工作。

各國的宣傳機關在進行宣傳的時候是不露面的，都是由他們的御用通訊社爲之播發消息。世界的各重要國家幾乎都有一家以上的代

表通訊社的。

第一家自然是英國路透社，是一八五一年一個德籍的猶太人路透所創辦的。原來是發商業消息的，後來才漸漸擴大範圍兼發政治新聞。一八六五年總統林肯被刺時，開往英國的一艘輪船剛出口，於是美國路透分社就特雇快輪，趕上先開的大船，把重要消息帶到英國總社發出去，而那時連美國駐英公使還不曾接到政府的報告（因那時英美間尚未完成海底電線），這樣一來路透社的消息之迅速爲人所敬佩。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報導戰事消息的迅速正確更獲得了廣大的信用。後得到了英政府的幫助，業務更爲發達，勢力益臻雄厚，造成它今日獨霸新聞界的地位。路透社的資本總額是五十五萬鎊，通訊記者遍佈於全世界。在上次大戰時他對英帝國是有很大的功勞。

事，路透社自然負着當時使命的

貼達是因爲兼營廣告事業之故。法蘭西全國各報的廣告權都握在他的手中。它的資本有一萬零五百萬法郎。法政府每年予以鉅額金錢的津貼，並有特別使用國內電線的便利。

德國的海通社是在上次大戰時成立的，它傳布新聞的方法是利用它所設立的大無線電台。這通信社與德國政府有特別關係，每年可得到約三十萬馬克的津貼，在中國方面的新聞大部操縱於它的手中，此外的地方它是不能與老資格的路透哈瓦斯兩社競爭的。

在美國，聯合社可算は最大通訊社，受它供給新聞的報館有一千三百家之多，私用電線長達十萬哩，工作人員有八萬人之多。但在國際方面的活動，它却不及合衆社，後者在上次歐戰時極力擴充國外通訊，大受世人歡迎，由它供給新聞的報紙約有一千三百家。這兩

個通訊社雖是代表美國利益的，但並不然是政府的半官機關。

蘇聯的通訊社完全是由蘇聯政府的意見的。蘇境內現有兩大通訊社，羅斯泰社是偏重於國內新聞的發布；塔斯社則是注意對外新聞的分布，它對外所發表的消息大部可說是代表蘇聯政府的意見的。

日本的通訊社原有電通社，與同盟社，但在一九三六年廣田任外相的時候，強迫電通合併於同盟，置於政府控制之下，所以現在的同

盟社是不折不扣的軍部電通社，羅斯泰社是偏重於國內新聞的發布；塔斯社則是注意對外新聞的分布，它對外所發表的消息大部可說是代表蘇聯政府的意見的。蘇境內現有兩大通訊社，羅斯泰社是偏重於國內新聞的發布；塔斯社則是注意對外新聞的分布，它對外所發表的消息大部可說是代表蘇聯政府的意見的。

希特勒的宣傳戰略

劉震東譯

宣傳就傳播得很快很遠了。

希特勒僅靠著他的宣傳武器，曾經打了好幾場勝仗和吞併許多土地了。他是採用了這個一貫的政策來吞滅奧地利、蘇台德區、捷克和米蘭的，最初，他就開始利用無線電和偷運入來的宣傳文字了。這個時期是側重於爭取富地居民的信仰的。秘密組織的宣傳團體，不久就成立起來從事宣傳了。因此他就向當地的人民宣揚德國的威力了。他們也聽到了在德國各樣事情是怎樣順利地進行着的，和在世界各地的景況是怎樣的惡劣的種種消息呢。這時他的宣傳就變為採取攻勢的了。當地的長官，就被指掙做罪大惡極的人物，而這個領袖不久就會撻伐他們了。這樣就把坦克車和鎗炮向國境移動的基礎準備下來了。

希特勒在平常的時候，都向美國集中了他的宣傳的威力的。德國的報紙，常常滿載着「反美」的言論。報紙第一版一半的篇幅，常會用來敘述虐待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事實的。「私刑」就是他們最好的題材了。他們並用圖畫來牽強附會地說明黑奴被綁和在火柱上被燒的情狀呢。

納粹的宣傳，是常向拉丁美洲（南美洲）集中攻擊的。那裏的反美運動，每天都用無線電和報紙由宣傳機關不停地進行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無線電宣傳了。一九三六年，納粹在「齊森」這個地方建築了世界上最強力的短波電台。他們把這個地

宣傳就傳播得很快很遠了。
通常地，這種新聞和評論，不外是敘述一個題旨的：德國領導全世界，在偉大領袖領導之下享受和平、繁榮和幸福的生活。別一方面，所有的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一天一天的衰微了。它們的人民悲慘得很，它們的統治者個個都是強盜，它們都在崩潰的途中了。他們並把每一個罷工和暴亂的故事，作為在美國各地都是這樣情形的例子呢。在最近的廣播裏，他們說：「對於一切誠實的人們，美國確是惹人嫌厭的啊。」

納粹德國，也同樣地向美利堅合衆國攻擊的。他們每天向美國廣播六小時，但是他們沒有怎樣向美國譴責的。他們不過反覆地陳說納粹政權是怎樣的偉大和在德國人人都沒有失業這些問題吧了。大體說來，他們對美國的廣播，一個民治的國家，是不需要理會的啊。

好幾年以來，德義兩國，已經向美國肆行攻擊了。但是現在美國已經覺醒起來，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反宣傳的組織，以便把事實的真相公佈給全世界知道。

像納粹和法西斯利用無線電作為攻擊的主要武器一樣，無線電在美國也就是他們最好的防禦工具了。兩年以前，當這事首先被討論的時候，有許多人都辯無線電反宣傳，是應該由美國政府所管理的。德國政府向美國人民攻擊，美國政府就應該維護他們了。他們把這個議案提交國會，請授權聯邦政府統制無線電，建立超無線電台向拉丁美洲和其他的國家統制它們的無線電和新聞事業吧，美國是要得這個宣傳，便把消息和社論刊登出來，於是這人

在好幾月前的一個晚上，在

美國的「美國人報」已把次晨出版的稿件校對好了。且已交

付印了。該天報上有一特點

，即封面上載着一篇赫斯脫的社論，是用十號字式排印的。

當時夜已深了，報館中的職員

正擬歇滅燈光，預備回家休息。

忽然來一緊急的電話：「我

想我的社論最好用十二號字式」。他

們只得脫去上衣，坐下來重復工作。

一般人民都這樣想，經過了一個

冗長而不誠實的生活，赫斯脫現在不

過是一個吉士國家銀行的僕役罷了；

可是這樣一來他有錢化了。他的編輯

們常在他的背後，說許多諷刺的言語

；他的僕員故意地不理他，全體職員都希望各種關

於他的蜜語流言全是事實。

他老了，他已經七十六歲了，可以說是衰頹了。

據說他在事務所中會把一個職員誤認為在歐戰前

已經死去的老友。可是他究竟是否衰老還是一個問題。

他每月發出一簍簽名的社論，且常在廣播台上演講，同時不絕地供給電訊；有時候他的電訊減少

了，這是因為他自己專門幹那不歸緊要的事務，連

這些不歸緊要的消息也用盡了。然而赫斯脫的報紙

還是赫斯脫的報紙，這一點是不容忘懷的。

赫斯脫的報紙對於希特勒的態度說是不偏不倚的，然而誰相信呢？在德國報紙上所載的美國新聞

，或者是戈培爾杜造的，或者是每年出五十萬元的代價向赫斯脫的「國際新聞社」購買的。戈林將軍

常常代寫簽着赫斯脫名字的論文。幾個月之前，戈培爾承認反納粹的演說，「每日新聞」的標題為「戈培爾則將題目改成「羅斯福」；而赫斯脫所辦之「反

的故事呀。赫斯脫對於法西斯既具有這樣的好感，難怪他

保持它們的自由的。因此，美國的無線電反宣傳就落在許多公司的手上了。

美國的國際廣播節目，是由該倫比亞的一家廣播公司（N.B.C.）、「世界廣播公司」（W.B.C.）等所發出的。最有力量的，就是一國家廣播公司（N.A.R.B.）了。像德國宣傳部一般，「國家廣播公司」也已經把這個地球分為好幾個「地帶」。每個「地帶」是由熟練的人員所管理的，現在他們都向預定的國家廣播。他們每天向拉丁美洲用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廣播九小時。像德國一般，這些廣播是由拉丁美洲當地的電台轉播的。在巴西亞美孫河沿岸一帶的鄉民和阿根廷平原的畜牧場主，現在最少可能地連接柏林或者紐約的無線電廣播了。

那裏有許多證據，足以證明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的廣播在趕上納粹和法西斯的廣播宣傳了。那些客店的餐桌上，或者交給他們認為可靠的人們。在德國邊境的無線電台是經常地用德語來播放的。雖然德國下令禁止接聽俄國的廣播，但是事實上許多德國人都違犯了這個命令呢。

一個美國人走到一間德國的雜貨店裏，他要請那個店主人的。當他開門入內的時候，店裏的無線電機好像突然地驕傲的樣子，隨後它就奏出了一支貝多汶的夜曲了。那個店主微笑地對他說：「呀，原來是你呢。」他就立即接聽莫斯科的廣播了。

有一個男子，在樓下開着一架無線電收音機睡覺，那裏的窗子是開着的。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的收音機正在廣播德國的節目，兩個秘密警察在窗外覗視着。那個男子就被送入集中營了。

在德國有過好幾個「亡命電台」，它們是用貨車由東山這個地方移到別地方去的。這些電台，發出了許多反納粹的廣播，播完就駛到別處去了。其中一個電台，是用普通的客車行駛的，它在柏林各街巡遊了好幾個星期呢。後來被警察發覺，就用偵察車追獲它了。三個男子當場被捕，後來他們就因此失蹤了。

希特勒在戰爭的時候，一定裝設法抵抗從前歐洲那種自外打碎德國人民的鬥志的。據一些專家說，他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第三帝國人民的收音機沒收，然後在一定時間一定地點集會了他的人民去傾聽政府所公佈出來的消息。

在戰爭開始後，地球上上面的電波，一定會完全混亂起來，各國的播音台總不免要發出與敵方電台同機長度的電波以擾亂敵方的播音，同時又要對電台加以轟炸的，最後的結果，上帝是會幫助那些擁有最強大的電台的國家的啊！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旨在研究新聞學術，加強戰時宣傳；為期普及，售價特廉。發刊以來，將兩載，承

同業扶助，銷數與日俱增。茲以印刷成本日趨昂貴，虧耗未免過鉅，迫不謹已，年三月三十日以前定戶，仍照原價，藉示優待，敬希讀者諸君諒鑒！

最近崩期脫之社論已不爲人所惠視了。他所辦的各報的銷路亦一落千丈了。從前赫氏文筆一經發表，頗有洛陽紙貴之概；現在人們見到刊營的各報，不提他的出沒，和憎恨他，而走開了。赫斯脫雖然尚活着，可是他的前途已決沒落了。

在這裏，我所欲解答的問題有三：①報紙是什麼東西？②閱報的意義安在？③如何閱報？現在將順序作一簡單的答覆：

第一、報紙是什麼東西？報紙這東西，是很奇怪的。他在一方面，是公衆的電報局，公衆的電話局，公衆的播音台，會從各國各地把消息傳給讀者，使讀者知道國內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形成爲讀者最有用最聰明的耳目；另一方面，他是公衆的學校，公衆的教師，會不停地把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一切必需的知識，供給讀者，而形成爲讀者最明敏的頭腦。所以，從形式上看過去，報紙雖只是一種印着黑字的白紙，倘若論其實際的功用，那就可以說是我們的千里眼，我們的順風耳，我們的萬能的頭腦。

第二、閱報的意義安在？

上面已經說過：報紙是我們的千里眼，我們的順風耳，我們的萬能的頭腦。那我們就必須利用千里眼，來看各種社會各個國家的一切動態；必須利用順風耳，來聽從遠近四方傳來的各種消息；利用萬能的頭腦來判斷各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變動，其動機是什麼，其結果將如何，對於我們的生存和我們利用天然的眼來看，利用天然的耳來聽，利用天然的頭腦來考慮一切，是同一的重要。大家固然都會知道，我們假如沒有天然的頭腦，便不能辨別顏色，假如沒有天然的耳，便不能辨別聲音，假如沒有天然的頭腦，便會成無知的東西。但大家還要知道，我們雖幸而有眼，但也決看不到較遠的景象，雖然有頭腦，也決不會真的萬能；生存於現代的人，如果不利用這人人可以利用的千里眼順風耳和萬能的頭腦，那就也等於沒有眼沒有耳沒有頭腦。再說明白一點，就是報紙已成爲我們的一種最有用的官能，我們不能不運用這官能來應付我們的生活。

第三、如何閱報？

我們固然需要千里眼，但我們所需要的千里眼決不是着色千里眼，我們固然需要收音機，但我們所需要的決不是不能傳達正確呼聲的收音機，所以我們要閱報，第一步驟是選報，選一種不着色而能傳達正確呼聲的報來看。其次，食鷄食鹽，擒賊擒王，如果是眞理，那閱報就先要看報紙上的大事，抓住大事的要領，然後才算得真能閱報。又次，報紙上評論的論調，記載新聞的筆調，以及各種特稿的議論，當然都有一種一定的傾向，但除却這幾種傾向外，也必有其強固的事實的根據，而這種根據，却就是最真實的知識，所以在閱報的時節，最應注意的一點，是報紙上記載的新聞以及其他文藝所用以爲根據的素材，而不一定要盲從那報紙上主觀的推斷。

現代的人，不能再像從前那樣，過着簡陋的生活，一人生活的所需，都和世界許多國家的商工業發生很大的關係，一國家一民族的所需，其影響於世界者究竟是多少，就也不待言而可知。事實既是這樣，那閱報就也必然成爲我們日常功課的一種。因爲我們倘不閱報，便沒有方法可以知道發生在較遠地方的一切事實，也沒有方法可以預防足以威脅我們生存和生活的事變的到臨。

閱報的三個問題

知

我作戰地記者的遭遇

白作師譯

許多到過戰線去的記者，都是覺得工作上有無限痛苦的，有些人因此歸咎我國宣傳組織和軍事委員部不够進步，這雖然是事實，但組織還不是中國是這樣，在前次歐戰時，當前線遭遇到的記者，也是常常遭遇着困難的。本文作者斐吉，是第一次歐戰時英國通訊記者，他所說的話可以見到當時戰地記者所遭遇到的困難了。

編者

當德意志向俄羅斯和法蘭西挑戰的時候，英吉利也深知德國的目的是抱着擊敗大英帝國的勢力的。當初時，一般人都未慮及此，他們只見比利時被侵害，文化受着兇暴的摧殘，而認爲這是光榮的嘗試。倫敦特爲此事，派了一班通訊記者前往探訪，把這件事的實情報告回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了。我們穿着平民服裝，沒有軍事通行證——因爲往巴爾幹戰線去，其餘的是到別的戰區。軍部沒有發給——所以帶了很多的錢，並作租汽車往軍部給戰地通訊員包圍了，他們候領正式許可證。可是候了一天又一天，受盡了那些下級軍官的侮辱，還沒有絲毫的頭緒。這些軍官知道長官是不喜歡他們的，而且以爲在戰爭時期，新聞事業該要抑制。他們這樣的等候着，或者被軍官們愚弄了。可是，這臨時通告，却擱延了幾個月還未發出。

那些青年記者們，不耐煩這樣等候，雖然沒有整千整萬的婦女、孩子、年老的人，在這中戰勝，卻能够在這樣的冒險中，目睹在文明國家裏的戰爭味。因此他們很多被捕，捉到監禁去見識一下。他們被當局的許可，但也要趁機會去見識一下。他們

嚴密 情報 組 織

如 海

在若干城市內，近來都陷入錯誤情報的氣氛包圍中，民衆與當局，同樣被這些錯誤所襲擊擾亂；甚麼蔣委員長通令全國慶祝最後勝利，甚麼蔣委員長通令全國慶祝更生，甚麼日本國內的革命爆發，甚麼在華敵軍總撤退，甚麼敵相米內自殺，甚麼南寧克復，敵軍退出廣州……其實，都是錯誤的情報。

民衆與當局，在此期間，其受錯誤情報擾亂的損失幾何？爆竹的消耗姑不能，精神的損失，實不可以數字計也！

誠然，凡上所傳，不但爲事實的可能，且爲事實的必然趨勢。抗戰之初，吾人已熟知敵必敗，我必勝；抗戰而後，勝利日在來臨，敵人日日在崩潰；抗戰兩年有半，至於今日，敵人國內革命的跡象已顯，大崩潰的危機已露其緒端；在我們，愈戰愈強，愈戰愈勇，最後勝利確在來臨。凡此趨勢，均足以促使一般民衆對於上述的情報深信不疑的，而且情報是由經過負責機關的考慮而後發表的，民衆安得不倍加深信？

報紙是一個消息報道機關，經過考慮而發表的情報，報紙安得不予報道？是故吾人深感情報的來源，情報的轉達，情報的管理，情報的發表，應如何求其至善，誠一不可忽視的問題。情報的來源，情報的管理，情報的發表，整個爲情報的組織問題；組織完善，則來源正確，轉達無誤，管理得宜，發表統一；於軍事，既無貽誤遲頑之弊，於宣傳，更收敏捷確實之效。當此抗戰進入新階段，宣傳重於作戰階段，情報組織之敏感力求嚴密，實一不可否認的真理。

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交戰國的雙方，其消耗的物資與精神，屬於情報宣傳者，僅居軍事之後；作戰四年間，英法爲促使美國對德宣戰，其耗用於對美宣傳，對美情報之經費與努力，逐年遞增，逐年加強。此次日本發動侵華，事前對於情報之組織，宣傳之設計，亦耗巨大的費用，竟佔其對外特務費之十分八九；戰事爆發而後，此種數字，雖未發表，然就事實測之，當必更足驚人。是知現代戰爭，在形勢上，在國際關係上，其欲取得主動地位，則情報與宣傳，實一極關緊要的問題，不可忽視；縱使經費不能盡量增加，組織亦不可不力求嚴密，破壞情報與擾亂宣傳之奸人，更不可不嚴爲偵察，痛予肅清。

此外，尚有一絕對重要的問題，即情報與宣傳之連絡運用，情報機關與宣傳機關之密切合作是也。蓋情報宣傳，爲整個戰鬥工作的部門之一，在戰鬥的政治工作上佔重要的位置，兩者絕對沒有彼此分離不連絡不合作的理由；許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之不能順利推進，敏捷發動，即因兩者不連絡不合作的原故。我們爲求政治工作達於至善，爲求宣傳工作的正確敏捷，必須於此加以十分的注意。

總之，我們抗戰將近三年，一切勝利的具條件，都已完整具備；敵人內在的環境的必敗條件，亦早已一一存在。當此成敗間於一髮之際，我們更應嚴整我們的陣容，深切體認總裁「勝利愈接近，事業愈艱難」之訓，奮勇進，毋食俸祿，毋求速勝；舉凡整個戰鬥工作的各個部門，都有不斷加強嚴整的必要，固不僅情報與宣傳而已。

色慘的災禍裏，流離失所，跟着他們後面的，便是赤青戰士，帶着愉快的心情，勝利的信念，毫不介懷的，開赴前線。

有一位記者，還記着那個從煙燻迷漫的查勤唯

爾村逃出來的法國婦人，攜着一個小孩子。飢餓已

使她疲弱無力了，她那雙骯髒的手，和污穢的腳步，尤顯出她逃亡的狼狽。她瞧見她的丈夫，還在附近的戰場上，保衛他們的家鄉。她是很勇敢的，可以從地圖裏指出德軍進攻的路線——那裏法軍的軍用車滿載兵士——隨後不自禁地痛哭起來，她和那個英國記者熱烈地握手，連她的指甲也刺進他的肉裏。

「勇敢些，媽媽！勇敢些，可憐的媽媽啊！」她的八歲孩子說。夜裏，一隊法國的軍隊，經過亞眠從前線退却下來。車上載滿死傷的兵。騎兵，牽着他們疲倦的馬匹，蹣跚而前，成羣成羣的人們，露出蒼白的面孔，像在黑暗中的魔鬼似的，凝視他們自己的人，如此的退下來，經過他們的城市，他們知道了敵軍已經逼近了。

「我們一切都沒希望了！」一個婦人低聲地說，接着哭泣起來。在橫過法國北部的鐵路，人們風湧而至，延長數百里，每一個車站，都給他們填塞了。婦人們懇求一個位置，被她們的小孩子。在這十九小時的路途中，他們毫沒有食物果腹；飢餓、炎熱，他們都疲憊無力了。有一個年老的婦人，就是這樣的死了，她的屍體放在車上的廁所裏，入夜，許多城市都充塞了難民，他們睡在人行路上。

當時啓拆涅佛士雖反對此事，政府人員也常常考慮這個問題，可是卒敵不過公意的壓力；他們許多一點關於戰場上的消息，比總部發出來的無趣味的牒報，要更爲豐富，更爲正確。這個，招摹和我們的高級長官，對於這心理學的問題，也從模模糊糊的觀念中覺悟了，他們同意「寫作家」可以准許隨軍，分派到各戰場去，在嚴厲的檢查轄權下，把與

報紙 · 輿論 · 記者

白 櫻

有人說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這也許是太

恭維了。不過這句話正反映着輿論力量在近代社會的重要性，從而執掌着這一重要任務的新聞記者的責任，是不能僅僅被視作一種單純的文化事業加以衡量的。報紙這一東西，已經成了一般社會的精神生活必需品，一個近代人，不論他受的是怎樣程度的教育，在他離開學校之後，也許因職務上或其原因而不再多看書，但却絕少不看報的——不管他關心的是社論或戲廣告，是政治電訊或桃色新聞。就是被認為文盲或半文盲的下層階級人物，也不乏要聽聽「報上講些甚麼？」（據我個人的經驗，前進的勞動者，比了一般人更熱心於看報。）

報紙在今日已成了一般人民的教育工具——比了學校教育意義遠為廣大的教育。一個近代組織的國家，都有所謂新聞政策。一種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沒有輿論的推動，根本不會成功一個運動。

在平時報紙的重要性已經舉不勝舉，在一個戰時的國家，報紙的重要性是益發大了——換句說，記者的責任是益發重大了。近代戰爭是所謂國力的宣傳戰，也就以輿論戰為主體。這種戰爭的範圍，反較實際戰爭的砲火為大。這裏表現了筆的力量，有時不但「如刀」，而且有凌厲刀以上的影響。最好的明證，就是國軍驅退後二年來上海的情形，四百萬上海市民的能始終為中華民國的忠義公民，

我們是不能不估計輿論的力量的。

記者的職務，雖有其榮譽的地位，但我們曉得中國記者的一般生活情況，是並不優異的，有時且反不如較高級的普通職業。記得不久前申報上會刊過一篇「馮炳南先生訪問記」，末了有一段馮先生對於記者生活的關懷，他說他晚年有二個志願，一即是建立一為平民謀福利的機關；另一就是想為記者設一遠族照拂的組織。這裏可見記者的生活是很苦的，但職務却相當繁重。正唯因此，除了技術的條件以外，沒有較高精神修養的人，是不能勝任這種任務的。

寫到這裏，迴顧上海新聞界的內部現狀，值得歡喜之處頗多，但叫人煩惱的地方也是不少。把專門誣謗盜賊的下流小報（因小型報中也有好的，故特曰下流小報）除外，在一流二三流的大報中，實在也找不出幾張令人滿意的。經濟條件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從業記者的對於本身任務缺乏正確認識，也有不少的原因。據我個人的意見，記者本身的缺乏精神修養與學識修養，是造成報紙內容貧乏的一大原因。但這種現象並不足悲觀，中國是在變遷中，上海又是一個畸形的社會。任何正當事業，都有寄生蟲在，一時欲加剷盡，是社會條件所不許的。我們僅希望新聞界的正式領導者和從業員，新聞界的進迫。（白櫻於上海）

若鼓勵招募新軍，現在應要提高民衆情緒，以適應戰爭。

一九一五年三月，我就跟着第一隊戰地通訊員出發。這次，我們見到幾處惡劣的所在，那裏充滿機關，設在固定的位置，似乎特為馬爾內之戰，以及首次接觸的伊泊爾之戰而設。我們就在此時得到實地察視了。

是年未及六月，我接到了委任狀，和四個曾經選擇過做這樣任務的人，在西線的英軍裏當通訊員。從那時起，我便做了授權的戰爭旁觀者，一直幹了幾年，和在萊茵河的駐軍混在一起。

我們來到西線英軍的地方，初時是住在達汀翰村裏的一所狹小的磨屋內，這間屋，讓恭的人可以稱它為堡壘。這兒是離聖俄羅總司令部不遠的。後來，我們隨着戰事的趨勢，和自己的便利，時時把我們的寓所遷移。這裏是十分平靜的，農場高高的堆積着小麥；農婦們辛勤地工作着，她們的男人已經打仗去了了。這裏是軍隊給我們的汽車，配備很是完善，是由陸軍人員駕駛的。我們風馳電掣的駛過了加索爾山，抵達伊泊爾的邊界。這裏是戰場上最凸出的一部，也是最遠的一角。汽車在這裏行駛的，沒有不被敵人擊碎了。於是下車步行，幾經艱險，沿着交通壕而進。我們到前線的砲位巡視，或往各處如「桂子街」、「森林」、「金姆爾村」、「威姆爾斯的殘蹟」，以及由紐夫，卓別爾負責的防線——這是英國訓練軍隊的地方——這裏常有許多飛行員戰死，他們的飛機從高空中發出尖銳的槍炮聲，直向地面撞去，一剎那，他們便這樣的完結了。

與我們共同起居的檢查員，我們像朋友似的當讀我們墨迹未乾的東西；很仔細地檢查，看有沒有和那千百條的條例抵觸。說及天氣是不是安全呢？這會給敵人一些消息嗎？描寫戰壕裏的石灰氣味是不是准許的？這會妨礙招募新軍的運輸車、礮車、貨車、驥馬等？以致

關於讀國際新聞

溪居

處世於這個錯綜繁複的國際現勢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無法不受國際時局的支配，反之，為要適應現代生活環境及爭取生存權利，便須澈底瞭解國際局勢。但在這一切國際新聞全由他國通訊社播送的今日，如果單憑「泛讀」，那不僅難以灼見新聞的底層，而且往往會被種種謠言與詭計所蒙蔽所麻醉。中國報紙之重視國際新聞，「九一八事變」是一塊界石。從那時起，中日間的新形勢，成爲國際時局的最大主流之一，同時歐美國際時局的演變，亦與中國成爲息息相關，發生着微妙的關聯。我們報紙上的國際新聞，於是也起了一個極大的變革，而國際通訊社如法國的哈瓦斯社、美國的美聯社、德國的海通社以及蘇聯的塔斯社，收發新聞稿件。這是無可否認的：中國新聞事業要比歐美日本落後得多；至今除了國內新聞，有國營的中央社於這六年中逐漸在各地設立了新聞支站以外，對於國際新聞，因限於國家及報社的經濟能力，還不會充分地用力來開拓國外新聞網或派遣特派記者。中央社所有的國際新聞，十分之八九，仍是路透社哈瓦斯社塔斯社等外國通訊社稿件的轉達，在這種外國通訊社支配全中國報紙的國際新聞情勢之下，因爲他們有自身利益，自身立場與自身目的，除了思想敏銳自力奮鬥的編者，能加以刪削淘汰略予改善之外，無有不被他國國際新聞社所支配所獨佔的。

因此，我們閱讀目前報章所載的國際新聞，便非加以主觀的審辨不可。我想：多數的讀者大都知道路透社是英國的，美聯社合衆社是美國的，哈瓦斯屬於法國的，同盟社是屬於日本的，塔斯社係蘇聯政府所辦，海通社係柏林之機關通訊社，因爲讀者先知道了某一國際新聞社是屬於某一個國家的，便可聯想判這一條新聞應該如何去審辨鑑別。

這篇文章是香港寫的，所以，在這裏不得不就香港各報的國際新聞的特質，來加以一個簡短的釋述。第一點，這裏是否香港，英國政府管治之下的香港。第二點中國新聞紙所登載的新聞，都已經過香港政府的檢查。第三點，香港國際新聞的線網，遠不及上海廣泛完善。目前在香港供給國際新聞的通訊社，有英國本國的路透社，該社每日所發的新聞量，佔國際新聞之第一位（但遠不及上海）；美國的美聯社在中日戰事起後最初祇供給一家夜報，現在已獨立發稿，供給中外日夜各報，新聞量佔第二位，因爲牠是英法德戰中的中立國家，所以對德國境內的新聞報道，較他社迅速詳盡。法國的哈瓦斯社以往祇供給德臣西報一家，去年十二月起，開始在港向中文日夜報發稿，稿量亦正逐漸增加中。我國中央通訊社在港亦兼發國際新聞，除少數特有專電外，大都係轉播路透社哈瓦斯社合衆社塔斯社者，來源雖相當豐富，惟其新聞須先轉至重慶，再由重慶拍港，轉輾曲折，費時較久，故用者略少。日本的同盟通訊社在港設立分社，爲時已及五六年，以往專發日本國內新聞，最近增發歐美國家新聞，惟各報用者極少。此外德國的海通社已於上年九月一日英國宣戰後在港停止發稿（在滬者繼續發稿）。蘇聯的塔斯社在港沒有分社，亦未發稿，至於英國無線電廣播，祇有西報採用，中文報紙不常譯載。中國報館向外國通訊社所定的都是英文稿，各報均須自己另雇譯員，扭任譯述，因而各報譯音不能統一。通訊社不如上海國際通訊社通夜發稿隨到隨送，平常半夜（即上午）一時半至二時即已截稿，因此當夜新聞往往須延至第二天日報上，才能與讀者相見。這些都待報館及通訊社的自動改善。這裏所談的是一些粗枝大葉，目的僅在協助讀者閱讀及瞭解國際新聞而已。

……他總是這樣盤算着。他的前面刻滿了憂慮之紋，眼角間起了無數的皺痕。向我裝着奇怪的笑臉；他是一個印度文官，所以有點君子風度，是個漂亮的傢伙。

「你不知我冒險的把你的快信批准了！那最好不要把它撕毀，但是總司令部總會找出，這是給敵人正確消息，說是關於未來的攻勢的。我或許被撤職——呵，還於我有什麼關係！」

總司令部對我們似乎神經過敏，他們提議將我們的私信檢驗，看有沒有用秘密墨水填寫在空間裏。他們恐怕我們報告重要的秘密消息給敵人。據往日軍人階級的意見，他們相信戰時應予受僱軍人有特權，政治家與平民可以不必過問。因此我們雖是穿了灰色軍服的平民，實沒有權利可言。

我們整天的在前線，看那些生的死的青年人擠在戰壕後。晚上，我和那個印度文官在月下散步。他的臉孔，我瞧到，是顯着煩擾，且帶怒容。

「那班人！」他說。

「什麼人？」

「總司令部的。」

「呵，上帝！」我作呻吟之聲，以示厭惡。又是他們？我瞧着稻田，望着山上那修道院昏暗的輪廓。那裏有一班青年軍官，學習機關槍射擊。我想起那個死孩子，是那天看見的——或者是他。

昨天吧——他跪在戰壕裏射擊，前額緊貼戰壕的胸牆，像是祈禱似的。……今夜，三葉草的香氣是這麼甜蜜啊！天上的繁星是這麼燦爛啊！砲火在那遠遠的戰場上低低的閃着火光。

「他們要我寫事蹟報處的長官，寫給我們的時間！」官長說。這是軍事牒報處的長官，寫給我們的字條，我一定要遵守，一消耗他們的時間！……如果把我的工作專在消耗戰地通訊員的時間，我會被人詛咒的。工作他們這批臺灣人不明白嗎？這不是職業的投機，國家的真實的權利。——他知道他的人民怎樣工作着。他們應有知道戰爭

人人都來做新聞記者

林凡

中國新聞事業，在抗戰兩年來，顯出了飛躍的進步。無論是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有了嶄新的、豐富的成就，這不能不說是可喜的事。

但是，到最近，這進步又有些緩慢了；我們檢閱自己的成績，不得不承認在抗戰初起時那種進步要快些，大些；現在却有很多的新聞紙，停留在一年前的階段上，不肯再前進，而且大家似乎習慣了一種機械的格式；內容也又像被鑄成定型似的；很多最近創刊的新報紙和已有的報紙，並沒有什麼分別。我們抗戰軍事是進步了，但反映這個時期的一切的新報紙還沒有趕上來，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要再度來改造新聞紙，充實新聞紙的內容，而使它能很迅速，更正確地反映目前的事態；當有很多問題值得商討研究，但那是新聞專門學者的事；這里我只能提出一點個人意見，或者可以作修補現在新聞紙缺點的一個辦法。這是什麼呢？這就是我想提出的，「請人人都來做新聞記者」。

過去報紙充斥大都市，現在不同了；為了抗戰，我們暫時放棄了一些城市，新聞紙也就分散到內地、鄉村。同時，也為了抗戰的力量，在廣大的鄉村，要發動廣大的人力、物力，作為宣傳獎勵教育的良好工具——新聞紙，自然也非到鄉村發揮偉大的力量不可。不過，在交通、經濟、風俗、社會情況，各項不便利的條件下，每一個報紙是不容易，能如意地得到預期的效果的。尤其是要深入每一個鄉村角落，每一個機關團體，每一個社會階層，每一個生活環境，做到反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情況。不這樣呢，新聞紙就會只有幾條電訊，幾篇不痛不癢的論文，幾篇什麼戰地通訊。各地的報紙一模一樣，沒有一點地方性了。

要新聞紙繼續得到改進，首先還是以各自大量發揮「地方性」為最重要。要做到這一步，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各地的青年，無論是學生公務人員、軍人、工人、店員、農民、小學教師，大家努力來參加戰時新聞工作，熱心做一個「業餘記者」。就各人所過的生活，所接觸的環境，多作點有意義的報告出來；并要利用自己的餘暇、機會，順便留心去訪問一些事件，具體地寫作通訊，有時也製作統計，或參考資料，寄給各報社。這裏，一個要緊的問題是：只要內容充實、真切，文字的技術倒不要十分好的，因為主要的是取得材料，取得反映各方情況的材料。新聞紙在大家這種支持下，一定是富於「地方性」，一定活潑、生動、美好而有意義，我希望青年朋友都願意拿筆來寫通訊，報告這些東西！這也是華南的抗敵工作啊！這也可以養成自己最高的興趣的！

中日戰爭的情勢及演變，是今天最主要的新聞，也是全體讀者所注意的問題，幾乎每一個讀者，在翻開報紙的時候，總是先看戰事的發展如何。雖然有人看到我國軍隊移轉防地而喪氣，而把報紙丟在地下，但歇了一回，他依然會拾起來再細讀一遍，以求明瞭究竟爲了什麼，和移轉後的影響如何；無論他讀過後喪氣或興奮，終是非讀不可，可見人們對戰事的重視，——自然，每一個中國人，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也同樣，沒有再比抗戰和他切身利害相關的更密切了。

有許多讀者時常問：一究竟戰事的實在情形怎樣？報紙上所載的是否可靠？你們在報館裏工作的人知道當然較多較真，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們？提出這種問題的，幾乎三年以來無日無之。

個人的回答，常常是這樣：報上的消息當然是正確的，不過時間上有時有出入，在內地作戰，戰區的交通又不便，戰場上的記者又不能在戰區大膽地使用無線電機拍發新聞，（因爲敵方可以從電波找出發報的大致方向，而發報的地方又常爲指揮部所在地，會使這地方遭遇轟炸。）必須週送到後方時再發電，就拿新聞網最廣泛普遍的中央社講吧，一則新聞，要從戰地記者到後方有電台或電報局的地方，再發電到重慶總社，然後從重慶總社發出來。兜了一個大圈子，瞬息萬變的戰事，或許在報紙上刊載的時候已起了極大的變化。這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至於路透社美聯社的戰事消息，除了特派員在前線所發的電報，大都是以中央社的消息爲根據的，當然更不會快到那裏去。

過去讀者對戰事消息倒沒有什麼不信任的地方，後來爲了許多反攻的消息，倒的確使許多人目迷五色起來，甲報某地激戰，乙報說某地沉寂，不僅是讀者莫明其妙，連編報的人也無法判斷孰是孰非。消息的來源不一，中央社的電報，路透社美聯社的重慶電，以及香港電報，究竟那一家可靠呢，照一般情形講，自然是中央社從戰地後方發出來的消息較爲可靠，而路透社美聯社的重慶電大體上也比香港真實些，但有時候則比中央社爲慢，究竟應該如何取捨，希望從事編輯的人加以研討。

戰時新聞的來源

生

歡迎投稿，批評，交換，訂閱。

甲、本身的修養
担负採訪工作的外勤記者，要完滿達成他的任務，首應注意本身的修養。新聞記者的活動範圍既廣，接觸事件又多，所以豐富的智識，是必需具備的。無論年齡的老少，教育程度的高下，服務新聞事業的久暫，都必需努力補充智識。寫作技巧，自然也要不斷的提高。同時，爲了工作的便利，還必需充分瞭解許多歷史事實與社會人事風俗。所以，劉青名人傳記，搜集名人史料，收藏參考書，都是新聞記者平日應有的準備工作。

乙、佈置新聞網
新聞發生的範圍，實在廣泛得很，決非少數新聞記者的日夜奔走所可一一獲得。要使重大的新聞不遺漏，不錯誤，而又能迅速的獲得，必需耐心地研究新聞的來源，注意所有的新聞來源；更進一步努力設法把握重要新聞的來源，並不斷開拓新的新聞來源，若能依據新聞來源，佈置成功新聞網，則新聞資料自會增多，新聞亦可望增進。

丙、普遍建立友誼關係

新聞工作關係社會各方面，新聞記者必須與各方面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古人說：「朋友數，斯疏矣」。確屬至理名言，值得我們注意。新聞記者過多的訪問朋友，單純的探求消息，定會使人生厭，甚至虛偽的消息，定會使人生長的。又若隨便的讓人家負擔發表新聞的責任，也足以使人恐懼。

(三)應注意交游。新聞記者的交朋友，實際與一般人沒有兩樣，要注意適當的往還。若對朋友，實際生活一點不關切，不找消息不訪朋友，那就糟了，永遠交不到一個好朋友。

怎樣改進採訪工作

王文彬

(四)應努力助人。社會人羣誰也需要朋友的協助，無論精神的或物質的。新聞記者在工作過程中時刻需要朋友的協助，當然對於朋友應多方予以滿足的報答。

(五)應多參加集會。任何會議，總是保有許多羣衆的。在會議中與朋友聚談，比較各別訪問雖然來得淺薄，但範圍到底廣泛得多，不但可以在短時間內會見許多老朋友，且有機會認識若干新朋友，建立普遍的友誼關係。

丁、工作時應注意之點

(一)注意中心問題。抗戰期間的社會與國家問題，真不知有多少，若不分輕重的去一一訪查。則不免顧此失彼，輕重倒置。所以，一定要選擇中心問題或重大事件去訪查。選好問題時，先研究此一問題的各方面，然後分別去作詳細的訪查，可能的獲得全部事實，才算完成任務。

(二)詳查全部事實。選好問題時，先研究此一問題的各方面，然後分別去作詳細的訪查，可能的獲得全部事實，才算完成任務。

(三)忠實重於誇大。有些記者只重視寫作的技巧，常常把一件平凡簡單的事實，誇大描寫，幾乎失了真相。我還是認爲「忠實重於誇大」。因爲新聞記者究不同於文學作者。

(四)傳遞務求迅速。僅管問題重大，訪查詳細，寫作忠實，但若傳遞方法不好，則不能完成報紙的工作。

仔細調查一下它們的定戶，則多半爲商店；定報的動機，則純粹爲了要明瞭國內外大市場的波動，好拿來做他們營業的「準繩」。譬如說：看到棉花漲價了，他們就會預感到棉線物品會隨之而升騰。看到某地米價大漲，但同時他們本地米價，却非常便宜，於是他們就會收買一批米，設法運銷某地去賺錢。看到某種貨物來源已給斷了，但是他們却存貨很多，於是乎就「見機而作」，貶價「脫手」。

他們多是這樣的在利用着報紙。至於國家大事，在他們——商人眼裏看來，倒似乎變成次要新聞了。

這種情形，看起來明明是他們在「取巧」、「投機」，然而，無形中他們確是還在做着「挹此注彼」的平衡工作。

某地因爲缺乏某種物品，而商人「抬價」，「居奇」；可是這種事情，假使能通過報紙而傳達到另一「貨物過剩」地方時，則另一方面的商人，必定將爭先恐後地來趕「行情」；結果就因他們的趨之若鹜，而遂能供求相應。直至供過於求的地步，物價自然而然地就會「抑平」了。

商情專欄不可缺

· 廉 蘭 ·

在這個「物價高漲」的狂潮幾乎瀰漫全國的今天，我以為報紙之刊載經濟新聞，是有著直接抑制平物價底功能的。尤其是地處都市，銷數廣大的著名日報！

過去申報新聞報的銷行區域，能够如是「廣大」，（四）應努力助人。社會人羣誰也需要朋友的協助，無論精神的或物質的。新聞記者在工作過程中時刻需要朋友的協助，當然對於朋友應多方予以滿足的報答。

(五)應多參加集會。任何會議，總是保有許多羣衆的。在會議中與朋友聚談，比較各別訪問雖然來得淺薄，但範圍到底廣泛得多，不但可以在短時間內會見許多老朋友，且有機會認識若干新朋友，建立普遍的友誼關係。

丁、工作時應注意之點

(一)注意中心問題。抗戰期間的社會與國家問題，真不知有多少，若不分輕重的去一一訪查。則不免顧此失彼，輕重倒置。所以，一定要選擇中心問題或重大事件去訪查。選好問題時，先研究此一問題的各方面，然後分別去作詳細的訪查，可能的獲得全部事實，才算完成任務。

(二)詳查全部事實。選好問題時，先研究此一問題的各方面，然後分別去作詳細的訪查，可能的獲得全部事實，才算完成任務。

(三)忠實重於誇大。有些記者只重視寫作的技巧，常常把一件平凡簡單的事實，誇大描寫，幾乎失了真相。我還是認爲「忠實重於誇大」。因爲新聞記者究不同於文學作者。

(四)傳遞務求迅速。僅管問題重大，訪查詳細，寫作忠實，但若傳遞方法不好，則不能完成報紙的工作。

仔細調查一下它們的定戶，則多半爲商店；定報的動機，則純粹爲了要明瞭國內外大市場的波動，好拿來做他們營業的「準繩」。譬如說：看到棉花漲價了，他們就會預感到棉線物品會隨之而升騰。看到某地米價大漲，但同時他們本地米價，却非常便宜，於是他們就會收買一批米，設法運銷某地去賺錢。看到某種貨物來源已給斷了，但是他們却存貨很多，於是乎就「見機而作」，貶價「脫手」。

他們多是這樣的在利用着報紙。至於國家大事，在他們——商人眼裏看來，倒似乎變成次要新聞了。

這種情形，看起來明明是他們在「取巧」、「投機」，然而，無形中他們確是還在做着「挹此注彼」的平衡工作。

某地因爲缺乏某種物品，而商人「抬價」，「居奇」；可是這種事情，假使能通過報紙而傳達到另一「貨物過剩」地方時，則另一方面的商人，必定將爭先恐後地來趕「行情」；結果就因他們的趨之若鹜，而遂能供求相應。直至供過於求的地步，物價自然而然地就會「抑平」了。

怎樣寫戰地通訊

林雨

自從七七抗戰以來，在書報雜誌中，最使人注意的，莫過於戰地通訊了。怎樣寫戰地通訊？恐怕也是人所注意的問題。

我覺得戰地通訊，決不單是職業戰地記者「只此一家別無分鋪」的獨家經營。只要是在戰地工作的人，不論他是否新聞記者，都可以寫，只要寫出來的有內容，各地報紙雜誌，都願意接受的。其次，戰地通訊，并不是純文學的，而是記載和分析戰地一切軍事、政治、社會，動態的記述文字；所以在文學的領域中，戰地通訊祇屬於一種報告文學，因此，寫戰地通訊的人，並不定限於有高深文藝修養的人纔可以寫，便是粗通文字的，只要他的詞能達意，都可以寫出來的。

戰地通訊的體裁，概括的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記述體，一種是綜合體。記述體是將戰地片斷的事實，和主觀的印象，有系統的記載出來。如視察這類通訊稿，便屬於記述體；又如對於戰地特定事物的描寫，也屬於這一類。綜合體，是扼要的敘述戰地一般狀態，有系統的加以分析，並指出其趨勢出來，如對於戰局形勢的敘述，這一類通訊稿便屬於綜合體，這兩種形式，也是哲學上方法論中的演繹法和歸納法，當然，在初學寫通訊的人，宜於採用記述體的寫法。

寫戰地通訊，必須經過三種步驟：第一、是搜集材料，第二、整理材料，第三、從事寫作。關於第一步搜集材料的工作，我相信祇要是出入戰地，或在戰地工作的人，平時肯留心的話；隨時隨地，皆可得到寶貴的通訊資料；至於怎樣搜集材料，除掉基於自己直覺的選擇之外，還有一種方法，便是多和旁人接觸，多多談話，如對前方戰士，和指揮長官的訪問，對傷兵難民，以及戰地工作人員的談話，這些都是戰地通訊資料的源泉。假如戰地有一件事，經過親身經歷的人寫出來，一定更能獲得讀者的同情與注意。如傷兵將他作戰負傷的經過，和感想寫出來，難民將他在淪陷區所受敵軍壓迫的情形寫出來。這種實際的材料，也應該注意三點：第一應注意材料的真實性如何？因為不論所獲得的材料如何生動，假如失去真實性，或者過分的誇大，無論寫作的技巧如何高超，聰敏的讀者，也可以識別出來的。第二應注意材料的價值，便是指一件事的本身，對於整個戰時關係和影響如何而言。第三應注意不失時間性。因為戰地通訊，本來便是含有時間性的，否則，便失去了新聞上的價值。在進行整理工作的時候，便應該依據這三種原則，對於所搜集的材料，加以「揚棄」，再立定一個全文的中心要旨，便可以從事第三步寫作的工作。寫作一定要注重技巧，我絕對反對粗製濫造的惡習，因為這樣往往會因詞害意，歪曲了事實的真理性。這樣，不但是影響於讀者，也會影響到整個抗戰的前途，因此當我們從事寫作的時候，不能單要注意到立意的正確，並且也要儘可能的顧到技巧的熟練。此外，我們要避免採用「抗戰八股」式的浮詞濶調，因為讀者對於這種形式的文字，已不感到興趣。他們需要對於戰地實際情況的了解，並從許多現象中提出問題來，同時並能暗示問題的解答。這樣一定會獲得廣大讀者的同情與注意，同時也便是目前最需要的戰地通訊。

話又說回來了，寫戰地通訊，決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只要你平時多留心，多閱讀，多寫作，誰都能夠成爲一個名作家，或名記者的。

再則商人還價施一種隱藏的技倆，也可以使用

報紙商情欄——這段用的武器，來發穿他！例如：現在有些物品，早已跌價，然而內地的商人依然是大施其陰謀伎倆，高價出售。誠如人們譏諷他們的話：「體漲不減跌」。

假使報紙早都有了商情欄，那末我相信商人一定無所施其技倆。第一個原因：報紙是接近大眾的，大家都曉得了跌價的消息，彼此相傳，就先給予了商人一種「威脅」。如果他賣得太貴的話，就採用暫不購買的方法來制裁他。第二個原因：商人自然是注意商情欄的了，他們首先一看見跌價，內心便先自「氣餒」了；再聽到大眾一喊，更曉得要「跌價」也不能了。若果貨價一跌再跌，那就更糟嗎？於是聰慧的商人，就見機貶價，不再放膽施其手腕了。

基於上述，可見都市報紙的商情欄是具有怎樣底效力！雖然也許有人說：這是我把他太「強調」了。但是我所說的，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一經道破，理至淺明，至少我覺得它是利多害少的。

不過現在報紙篇幅的寶貴，確是不容否認的事。

自然我所說的商情，並不是像申報一樣的真實。但我相信，要每天插入小小的一塊商情欄，也並非絕不可能。

自然我所說的商情，並非絕不可能。

萬象；只不過是選擇幾種感應力較強的日用品，如米糧、油、鹽、紗、布、煤油、麵粉……等等，綜合起來作一種簡明翔實的報道，已經够了。像這樣要言不繁的商業新聞，是不會佔去多少篇幅的；並且間接還足可使報紙銷數增加。聰明的報業當局，或不河漢斯言罷？

凡文通訊寫作之缺點

范式之

關於寫通訊，向為報界同業所注意，且為寫作之惟一的出路。不過當前通訊寫作之缺點也頗不少。對一切事物看不清楚，不分真偽，沒有是非，更沒有體系，甚且前後矛盾不相銜接，所以凡寫通訊之前，應要把握自己的立場。（抗戰建國，軍事第一的立場。）否則不獨無益，而且有害的。

這一點，大公報張季鸞先生主張應該『報喜不報憂』。當局方面則對通訊如暴露缺點，檢查甚嚴，到底弱點是否應該暴露，確是當前一個大問題，如我們有許多弱點，自抗戰以來，至今猶有存在者，如暴露出來吧，或遭檢扣，或被處分……，如不暴露出來吧！將使此種缺點，長此延續，甚少改進可能。因之關於暴露缺點這一問題，個人認為不妨這樣定一原則：單是像目前流行的歌功頌德的通訊，當然要不得，應該是在無害抗戰條件之下，從善意的態度，委婉地說明這件事實，並提供具體改進意見。過去的通訊，只寫好的方面，比較的暴露弱點了。現在已比較又提出問題與意見出來了，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如前方需要什麼之類。）例如我個人在第三戰時，當時前線軍民看不到自己的報紙，只好看敵方報紙。我們無意中被敵人宣傳了，所以寫了一篇關於前方文化食糧問題的通訊，當時只把前方文化食糧缺乏情形，與敵偽報紙在前方暢行無阻，實際情形暴露出來，而沒有注意到如何使敵方報紙不得進來，故此事為政治部所知，後竟立即分別飭派專人檢查敵人宣傳品，但戰線如此長，要派多少人才能檢查得了呢？因之困難既多，收效亦少。後來我供獻意見，下令各哨兵負責檢查之責，因此即刻生效。由此可見光是發掘問題是不夠的，還要想出具體辦法才有意義。

要給讀者一些什麼？要為讀者解決些什麼問題？這篇通訊寫出來後，會不會使讀者發生『毫無所獲』之感？例如過去一般青年們喜歡寫到某地這一類通訊，在寫作時往往照時間排列，把所見到的事物順序排列起來，有的甚至將個人的私生活寫得很多，你說它這是文藝嗎？它沒有文藝的深刻性，你說它是通訊罷，又沒有新聞的意義，這當然算不了好的通訊。

點，（人物的社會的地地理的特點）強化的寫，避免公式化。第四點：目前一般通訊，不能抓住新鮮題材，把握其特點。例如救亡的各種集會之特點，（人物的社會的地地理的特點）強化的寫，避免公式化。此外，關於戰地通訊，一般寫作者往往無意中將許多有關軍事機密的材料暴露出來，關於此點，對個人既不好，對國家更不利。去上海香港，即有不少通訊，把我們的軍事機密洩漏了！有的甚至將部隊位置番號全盤托出了！這在寫作者自己，有的固出於無心，有的又過似乎是有意『出賣機密』，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示他的多聞多見。例如×報曾寫出×戰區在××湖方面的弱點，大可作敵人之參考。而香港星島日報寫國內國防工業一文，把我們的所有重工業的位置和規模，更都寫了出來，這不啻與敵人以參考，所以寫通訊無論如何應十分注意不使能作敵方之參考。

化式，要有重心（特點），在開始幾段就要抓住讀者的心，使讀者一氣看下去。

總之，寫作通訊的原則：（一）藝術性。（二）準確性。關於藝術性有三點：第一是要有明白清楚的分晰、第二要有煽動有力的描寫。第三要注意材料組織上的波動性，要使人看了你的通訊，有『人人心上所有，人人筆下所無』之感，那就是在藝術上已做到最大的成就。關於準確性則有二點，第一要有戰鬪的立場，第二要能適切的暴露現實，反映現實，如只說好即不準確。例如敵在××登陸，我們既自然目下一般通訊的缺點，那末，今後我們寫通訊，就應注意：根據這個中心，決定處理材料的繁簡和先後，寫時要避免公量軍防小隊的部隊，只要先不知，此為我一大缺點，第一要有戰鬪的立場，第二要能適切的暴露現實，反映現實，如只說好即不準確。例如敵在××登陸，使成為一種風氣，則抗戰勝利前途，當為一有力的保證。

歐局混亂中 顯出新聞記者的偉大

從英國的新聞事業說到金賀爾·陳陳·

近年來英國的新聞通訊事業其發達之迅速，殊

足驚人。這些新聞通訊事業，大都係私人所辦，其用意在於以內情消息，及可靠的批評，給其讀者。人們，所以需要這些新聞通訊，顯然對於一般報紙所供給的消息，不甚滿意。他們總感覺到一般報紙

，對於時事，尤其是對於國際事件，不能將真情和整托出，以致發生了內心的不安，這是現代英國新聞界最奇怪的一種現象。

倫敦的新聞通訊，大部採用從前翻印小冊子的舊法，用油印或用其他不大費錢的方法把牠印出來，然後由郵局寄給國內外的讀者。這項事業，大概創始於六年以前，銷路一日比一日的推廣，到現在讀者已達數百萬。而且還造成了一件驚人的國際事件。以倫敦的新聞通訊來說，約有十餘家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有：

(一) 星期新聞通訊 編者高伯安是一位身體魁梧的人，他原是倫敦太晤士報的駐美記者，他離開太晤士報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容忍該報極端右傾的政策。他現在替每日工作報作事，而這星期新聞通訊由他用整整一夜的時間編成的。他聘了四十位通訊員，分赴歐洲各大城鎮，去採訪新聞，他有好幾次被人控告造謠，及損害名譽，而上法庭。

(二) 箭鈞新聞通訊 這是由於一羣不用姓名的新聞記者所合編。他們的領袖是菲力威。他是英國一位最能幹的新聞記者，和英國外交部裏著名的溫斯達爵士交誼甚篤。出版日期是每星期五。他的

政策在求一個強盛的英國。

(三) 白宮新聞通訊 這是一個消息正確的新聞通訊。其主要任務在於解釋外交消息。編者的名字，外間無從知悉。牠的讀者也經過一番適當的介紹和選擇。

(四) 遠東新聞通訊 為一半月刊，編者楊格嘗任大阪日本報知編輯。其目的在把中國和日本所發生的事件的理因，告訴給英國人知道。

(五) 金賀爾新聞通訊 這是最成功的一個新聞通訊，編者史蒂芬金賀爾，從前做過英國海軍將領。他說話很漂亮，善於對小孩講故事。因為他的消息靈通，許多人請教他關於國際的問題，爲了省却逐個答覆的麻煩起見，所以他才辦這個新聞通訊。三年之內，他的讀者增加到五萬四千餘人，而今還是絡繹不斷的增加。平均每一星期約增加五百人。他每一星期都要親到外交部三次，採訪新聞，外交部是他的消息的主要來源。

他認爲德國人和英國人的意見有了隔閡，所以他在戰前用德文寫成了一篇新聞通訊分寄給德國國內的人看。那封新聞通訊的大意說：

「我寫信的原因，就是因爲我希望和平。……一旦戰事爆發，你們能够把我們打敗嗎？你們的軍事專家以爲這又是速戰速決的短期戰爭。聽說你們要用空軍轟炸倫敦，就算你們這樣做，又算得怎樣？我可承認你們的空軍能够轟炸我們三千萬的平民，然而倘若你們回頭想一想，就會明白這

種轟炸的舉動，將爲你們戰敗的原因。德意志的臭名，將爲舉世的人所譴罵；而不到多少日子，美國就會因此而加入我們這邊，和你們作戰。……誠然，你們可以得着你們的盟國意大利援助，然而意大利在上次歐戰的時候也做過我們的與國。她的作戰能力，我們是很清楚的。……將來是你們的領袖而不是我們的老首相發出了進攻的信，……你們將來許有一個時刻承認你們是被領導着向地獄裏跑。」

這封通訊一到了德國，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和他的機關報馬上喧嚷起來，全德國的報紙都把這通訊的一部份刊出（大部份上面所引的都沒刊出、戈培爾親自做了三千八百多字的大文章來痛斥他，這篇文章的主要點說金賀爾替英國新成立的宣傳部做工作。而這封信是外相哈里法克斯幫他起草的。在羅馬方面，慕索里尼的發言人蓋達也很忠實的做工作。而這封信是外相哈里法克斯幫他起草的。戈培爾的聲援，而責備金賀爾危害一九三八年的英意協定。然而蓋達的辭氣，却不像戈培爾那般憤怒。戈培爾用着輕蔑譏諷的語氣說：

「你這位老實的英國水兵呵，我們德國的民衆並不會爲你這一點子詭謀所愚弄的！」

雖然這般說，然而這種新聞通訊的影響却是很大，在極權國家裏，一切都是統治着，新聞當然不在例外。而且德國特別的注重宣傳的工作，因此德國民衆所得到的消息，都是經過審查過，選擇過和渲染過的，當然得不着真相，尤其關於國際的情形，更是莫明其妙。一旦接到了這樣的一封通訊，始恍然於事實的真相，和他們政府所宣傳的却大不相同。於是加入寶山而得奇珍，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們的心靈是如何的震撼，他們的意志是如何的動搖。今日德國的民衆甚至德國的士兵對於戰爭都沒從前那般的勇決，未始不是受了這封信的影響。這封信的力量，恐怕比十個師團的兵力還要大，無怪乎戈培爾要急死了。

再談寫通訊

張友建

各種通訊，它不但佔着新聞紙上的重要部門，而且也爲文學部門之一，它應該是社會各種形態之記述。好的通訊，應該是治政者們的參考物，它不但要映示社會，而且要從它的經驗，深刻的看法中想出辦法，向當局建議。它應該負起「精神總動員」的一份責任，鼓勵大衆，提起大衆的精神。

好的通訊，決不寫身邊瑣事，決不會寫日記似的公式化。（公式化並不壞，如寫自某地至某地，而有好材料，好見解，當然可以。如無材料，無見解，略述見聞，如寫日記般，那就壞了。）也決不謾罵，决不無人格地討好。與其謾罵，如某報×××的通訊，在各城市經過時的驕傲的謾罵：「這裏沒有文化！那裏也是荒涼！」

到不如老實想點辦法，建議之爲好吧！

寫通訊，不是圖名利，所以忌潦草多產，（我們看幾位寫通訊比較成功的，並不是多產者。）一定是最深的，看的到，然後才寫，寫起來又要動人，文字要明白流暢，又要筆端常帶情感，這才是好的通訊。

寫通訊，必須是現實主義的，它決不歪曲事實，它是完全公正價值。（當然有時也要曲折一點的寫）且要自己「創造出事件的實際價值，到達改造的成功的途徑，而且只有留心着他的敘述的路線必須密切地沿着已知路線（事件所給之特點）進行」。（基希的話）爲謀通訊之發展，所以也並不忌雷同。同一地，同一事，同一時，都並不怕重複的寫，因爲各人的看法與寫法有不同，而壞的，潦草的，偏見的通訊，終將被淘汰。

（通訊的範圍是太廣泛，（何況還是戰時，前後方材料增加無數要寫，而却沒有人寫，不要寫的呢，却老是有人寫，且老是那一套的寫來。所以通訊的前途弄狹隘了。）而我們的通訊並未展開。（有些簡直墮入魔障）有些地方需要今後的通訊寫作，必然的會開展發揚下去，而且跟着這個戰鬥的大時代，它必然的會鍛鍊出好的通訊，反映這個大時代的作品出

簡捷易辦的新聞事業

胡生靜

戰時的中國新聞報紙，始終站在最前線鋒利地對着敵人。挺活躍，挺有戰鬥性的報紙，莫過於「地方報」「壁報」「號外」三種，它在抗建期中雖然交通困難和大都市淪陷或變爲戰區，但仍能發揮偉大的力量。尤其是抗建重心轉到農村，他具備了普遍深入，通俗

，供給種種智識，發動地方一切力量。它的內容除了一般宣傳報導外，應該注重征兵、徵工、募債、增加生產、武裝自衛等問題，用啓發的方式，通俗的文字，作爲地方的利器。

壁報：它能普遍深入各個地方去，補救普通報紙所不及，因爲易於舉辦，所以較地方報更有普遍推行的必要，它是推進大衆政治教育的一枝生力軍，該給大衆以日常生活的指示和道理，它的內容該分爲簡短切要的論文，淺顯而有意義的文藝，地方問題的討論，簡報新聞，讀者意見和漫畫等，每一個學校團體機關都該負責出版。

號外：爲了突發事件而加強刺激人們的注意，較普通報紙，或一般宣傳品容易收到效果，不過它該注意到消息的正確迅速，並須附以評述，以激勵讀者的同情。這種簡單、快捷、警惕、價廉而又容易獲得大衆效果的「號外新聞」，各團體機關可藉無線電收音記錄隨時發行，但是不能濫發。

抗戰進入艱苦階段，新聞事業，該在艱苦的環境中，想出簡單迅速的方法，這三種都簡捷易辦，所以有指出研究推行的必要。

（重慶通訊）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公布：中國報統計，現有四百十餘單位，通訊社三七五單位。抗戰以來，浙江最多，四十三單位，湖南次之，四十二十五單位，全國黨報，較戰前，共三十單位。計統報紙，

關於華文「大阪毎

盛思文

華文「大阪每日」是由「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的一種華文半月刊，它的推銷市場是東四省和現在的游擊區一帶；它的讀者對象，主要的自然是一般中華民國的「順民」。

這個刊物異於一般毒化刊物的，乃在「它是日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注意：直接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它雖然穿着華文的外衣，然而在它的內骨上却十足地顯露出一副日帝國主義者猘獰的臉相，吃人的臉相！

例如，它的一封布畫」老是些日本帝國水人事風物，用意很明顯，是要佈讀的人有一種羨慕的心理——唯日本主義者的心理。那裏邊的論說，例如「中日關係的基調」，「新中央政府的展望」等等，十之九均出自日人的筆墨，這也可以使我們看出這個刊物所擔負的「責任」之重大。有時候，其實是常常，夾雜着一些作品，如汪逆精衛的談話紀錄，「滿洲國」張一總理的家庭訪問記等。那末，這些文字所發生的將是些什麼作用？以及編入這類材料的編輯先生抱有怎樣的一顆野心，光看幾個標題以後的我們，便也能譁然若揭！

但痛心的是，居然有若干東北青年被這刊物的毒汁浸沾了，而且中毒過深，竟成昏迷不醒的狀態。譬如，該刊物徵募長篇小說吧，那些應徵的儘都是些年青的中華男兒。第一名田鄉原籍東北的通河縣，第二名張金

毒則是北平人。據二十三歲的田璐說：「我愛過司湯達，福羅貝爾，普式庚，果戈里，拉歌德，席勒；屠加涅夫，契珂夫，翟俄，左拉，羅曼羅蘭。」請看啊，是這樣上進頭腦的青年，然而却浸淫在可怕的毒汁裏了。文化毒汁是可怕的，但不知道文化毒汁

的可怕的人却更是可怕。
現在，從東四省傳染到華中和華南游擊
區裏的華文「每日大阪」，居然又傳染到上
海的文化街上來了。這正是我們何以要特別提出，並予揭露
其陰謀的理由。

報人外乘

卷之三

挈眷入湘，已四月矣。三月三日，其四歲公子亨利，因沸湯集體，醫治無效，於同月七日玉折。東南新聞界友好，均得杜氏悼詞，文情哀惋，至爲動人，一時致書慰問者甚衆。本刊談否，作者鬼谷子亦撰一序以慰之。其文曰：

杜子紹文，篤行力學，今之君子，余之畏友也。今春自浙游湘，就薛伯陵將軍之聘，入幕纂修戰史，朱夫人佑成與四齡公子亨利，相偕俱行。比得凶訃，知亨利以沸湯傷體殞友，行間字裏，句句是泪。郵傳抵此，適爲四四兒童節之先一日。聞耗，旣戚然而悼，悼吾友之痛抑喪明；復悵然而惜，惜天奪赤子，吾邦國又失一後繼之人也。亨郎育於武林，生而岐嶷，時杜子與余共事東南日報社，及倭亂起，報社南遷八婺，亨郎隨親而南，歲月不居，慧與日增。余造杜廬之日甚稀，故未嘗見亨郎，然朋輩皆相告：「一是杜氏之跨竈子也。」以是，竊爲杜子慶得佳兒，而杜子之所愛所望於亨郎者，亦至厚且切。杜子世居南粵虎門，客夏，其太夫人儻逝，戰亂之世，關河阻塞，不獲奔喪，拊踊哀慟，南向遙祭，接經茹素，扃門守靈者凡一月。嘗語人曰：「一以倭亂故，親逝而不能憑棺視窓，無以爲人子。誰實爲之？今而後，吾將益切抗倭之念已！」客贍家慈棄養故鄉，杜子遺書相唁曰：「風木之悲，家國之恨，爾我同之，吾輩其益砥礪奮發，以向島夷取贖血債乎？」夫人之孝於親者，亦必忠於國，杜子非孝於親而又忠於國者耶？今得一異稟之亨郎而教之，朝夕童陶，鯉庭叨譽，他日幾何不爲薛氏之龍，謝家之鳳？乃造化弄人，孩堤之童，偏困二孽，短若定逝者已矣，問生乏術。雖風木之悲，百身莫贖，而夢祥之兆，博盼可期。詩云：「一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天將以福中國，亦將以佑賢良，宜必爲君家降寧馨兒，爲中國之慈幼，誰不如我，率舊所懷，以唁以祝。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日譔於信江軍廬

紙 報 的 都 行

方十張

作為戰時行都的重慶，其仔肩上所荷負的，是變得重而且巨了。它挑起了政治的，經濟及文化的三副擔子，在邁着巨步向前奔馳，而作為文化重要部門之一的報紙，在那種無聲然而巨步的奔馳中，也成為一支浩蕩的主流。

隨着抗戰的日趨擴大，國內具有聲譽的大報，有不少集中到行都來。目前出版於行都的報紙，其種類，日報方面計有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新民報、新蜀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等九家；前六家是戰後遷來的，後三家則原已早在重慶發行。晚報方面，現有南京晚報及西南晚報二種。前者為戰事發生後發于後者則原為日報，至夏大轟炸後都已為晚報；西文報紙，有漢口自由西報一種，亦為漢口羽軍撤退由漢口遷川。據此，目前行都發刊的報紙為數達十二種。這一數字，就各都市所出的報紙數量方面說來，即不能首屈一指。蓋附上海不計外，目前成都所刊行的報紙，亦達十五六種，然若就報紙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來說，則無疑的應該行都榮膺第一位了。蓋全國最著聲譽與乎代表黨政當局的報章，殆均匯聚於行都。

首先，關於各報的銷數，雖因其營業或別種關係，外人殊難知其確實。然就其大略以觀，即首推大公報，銷數約在一萬二千份左右；次則為時事新報與新民報，銷數各為七八千；他如中央、掃蕩、新蜀、新華、則各約六七千；國民公報、商務日報、自由西報、及西南南京兩晚報，各為三四千。各報合計的總數，想當在七萬份左右。

上列各報，當然或顯或隱地各有其若干的特點，也就爲了這，所以各報就能各張旗幟，而分道揚鑣。例如大公報以言論的嚴正與客觀，取得讀者的信仰，其銷路廣及遠近，讀者對象多為中上的智識階層。中央與掃蕩，為軍黨的機關報，於軍黨方面佔有地位與銷路。時事新報，於財政界及金融界中，樹其基礎。新華日報則以青年及下級大眾為對象。至於新民報，完全做的是生意人及中下階層的

生意，其故內涵以輕鬆有趣為主。其他各報，或因其在川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入川省各地，或因其有特殊的需要，都能共存共榮。

各報的篇幅，除新民報及南京西南二晚報為四開的一小張外，餘均日出對開的一大張（自由西報間有出一張半或半張）。由於篇幅的縮小，廣告地位當然就相對地縮小了。戰前上海六報那種全幅廣告的壯觀，已不可復觀。且廣告擠的報紙，索方委登廣告，每須待至二三日後始能刊出。至於廣告費，雖云曾由報界同業公同規定了一個劃一的價格，然因各報互折扣不同，（從五折至無折不等），故廣告費事實上各報是大有出入的。報費亦經報界共同規定，除一二例外者，日出對開一大張的，定價為每月二元一角，半年十一元三角，零購每份八分；日出四開一張的，零購每份五分，每月一元三角。

由於外來報紙的缺乏，目前行都各報，除時事新報，及自由西報尚用日報紙外，餘均採用國產報紙，這該是一個借用土貨的良好現象。不用說，此種現象的形成，是由於外來報紙價格的飛漲，照目前市價，白報紙每令已漲至九十六元了。

最後，且一述行都幾個主要報紙的幾個主要副刊，大公報的副刊「戰線」，是純文藝性的，由陳紀莹主編，於篇幅上無固定的地位，是一個缺點。但經常刊載一些優秀的短篇，為文化界所重視。中央日報的副刊「平明」亦為純文藝性質，篇幅為一版的二分之一，常刊載較長的稿子。新蜀報副刊「蜀道」，由姚蓬子主編，多載散文雜文，類類以往申報之自由談。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為綜合性的，刊載各種性質的短稿。還有國民公報的副刊「文羣」，雖由老作家靳以主編，並不見有若何精彩處。至於揚棄昔日所謂報屁股的頹廢色彩，而對抗戰盡宣佈鼓勵之音，則為各報副刊所共有的一點了。

華北敵後新聞事業

·克寒·

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發展，在全世界新聞史上創造了光輝的一页，突破了新聞界有史以來的新紀錄。

中國是個政治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新聞事業更遠落在歐美各國的後面，當歐美挾其優良的無線電、攝影、印刷等技術展開新聞戰的時候，中國的新聞事業剛剛還是在萌芽，但是要像今天這樣有這許多新聞機關，這許多新聞從業員在敵人後方從事活動，這在世界新聞史上恐怕還是空前的。祇有偉大的中華民族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才會創造這樣奇特的戰爭形式，才會有這樣奇特的敵後新聞事業的發展，正因為中國有這樣進步的全國一致抗戰，這樣進步的軍隊深入敵後，才有這樣進步而蓬勃的敵後新聞事業。

我相信其他敵後區域一定也有許多進步的新聞團體、新聞機關、新聞記者從事工作，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區域，沒有一個地方，新聞事業會發展得像華北這樣迅速，普遍，而且堅強有力。這是由許多客觀主觀條件造成的。

要是去年曾經來華北考察過的人，今年重臨華北，我相信他一定會有許多不同的感覺和感想，首先是新聞工作方面。

隨着敵人對華者「掃蕩」的加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戰鬥的展開，新聞工作作為宣傳戰的新武器，猛烈的向前突進，展開了雄偉整齊的戰鬥陣容。

一切都在邁進中

現在對於華北的新聞事業，不能再根據過去的材料，以過去的目光給以評價。新的事業要求我們有新的觀點，華北的新聞事業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的幼稚、草率和粗陋，無論以新聞機關或個別新聞工作者來說，質和量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進步。以報紙來說，雖然仍舊存在着數百種地方小報，石印的或者是油印的，當然不能和鉛印報作比，但是無論石印報或油印報，在印刷上、編輯上、內容上都有了很大的改進。活潑而嚴正，這是它的特點。而且，我們對其在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意義和所起的作用，絲毫亦不能減低其評價。他們并不與鉛印的正規化的報紙相衝突，鉛印報無論如何不能代替它

的位置，反之，是相得益彰的。我曾經在一個農村中，探問一個老百姓關於新華日報華北版和勝利報（一種石印的當地地方報）的意見，他說：「兩個都好，新華日報的東西多些，勝利報容易看得懂些」，這簡單而粗率的意見，包含了顯著的真理。

除了晉察冀邊區的抗敵報外，冀中平原有抗戰導報，山東有大眾日報，民國日報，晉東南有黃河日報，都是規模整齊的鉛印報，而且互相觀摩，相互參照，一個時期比一個時期有顯著的進步，平原地帶在「掃蕩」猛烈的時候，曾經有一二家報紙停刊，現在正在力謀恢復。以新聞通訊社言，本來過去已經過一些通訊社，但工作範圍都比較的狹小，大多以縣為單位，為採訪新聞的對象，現在則山東成立了大眾社，冀中成立了冀中通訊社，晉察冀由過去大公報記者邱溪映主持成立了晉察冀通訊社，晉東南成立了民革社上黨分社和新華通訊社華北分社，祇是報紙和通訊社沒有與後方取得密切聯絡，沒有為後方人士所知道。

新聞的從業員數量也大大的增加了，過去在敵後方很少看見新聞記者，接待新聞記者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現在，在部隊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眾團體中都擁有四五個乃至十個固定的新聞記者，××軍記者團，××工作團，邊區文化界協會工作團等都是專門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組織。而業餘的記者，通訊員等更是數不勝數。差不多能動一下筆桿的都被吸收到新聞工作中來了。有一件事情或許會引起後方人士的驚異和責難的，就是在華北有許多縣長和羣衆團體的負責人，都是著名報紙的特約記者或特約通訊員，這在一個報紙好像會因此而失去其獨立自由和公正立場的。但是我們可以放心，敵後方的縣長或羣衆團體領袖，他決不會寫歌頌自己「德政」的東西給報館，有之，祇有檢討和批判的東西。

幾個特點

從上面這概括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發達。但我想說的是敵後新聞事業的特點，也可以說是特殊的優點，自然特點很多，這里祇舉出最重要的幾個：

第一、敵後華北新報是作為宣傳的一部門，作為對敵宣傳戰的一部門。無論鉛印報油印報都能守住其自己的崗位，並負其自己那份的戰鬥任務，含着嚴重的戰鬥性。這種戰鬥性幾乎是一觸即便可以感覺到的，拿在手上會熱得炙手。可以舉出最簡單的事實來，比如在這次晉東南的大戰中，各家報紙，特別是地方油印報，對於敵人政治陰謀所指使暴露都不遺餘力；而對於民衆自動英勇殺敵故事的發揚，也都以最顯著的地位來登載。再就是每家報紙都爭先恐後的希望把自己的報紙銷行到敵佔區去，這是當作政治任務而被提出的，據說晉察冀抗敵報在這件工作上做得最好，在敵佔區擁有很大的發行數量，現在晉東南各報也都在想盡各種方法，通過各種關係把報紙發行到敵佔區去。

我們再仔細考慮一下，在敵後華北的新聞機關，其自身便已經是一個戰鬥的組織。在敵人包圍中，在敵人攻擊下，爭取出報，爭取不間斷地有很堅強的組織性與戰鬥性，即以他為新聞記者來說，在敵人砲火下出沒，隨游擊部隊行動，等於一個游擊隊員，最值得讚美的是直至今天山岳根據地的鉛報，並沒有有一家因戰爭而停刊，有的遭到敵人的襲擊和包圍，很快又突圍而出，從新整理部隊，部署兵力，擅自出版，至於新聞記者則更每一個人都希望跟戰鬥部隊和游擊隊行動。因為部隊對於新聞記者的愛護備至，至今也還沒有不幸事件發生。

在抗戰建國大時代中，每一個前進的新報，都有它的戰鬥性，但在敵後方這種戰鬥性表現得格外濃厚，幾乎每一個消息，每一則新聞都顯示其戰鬥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敵後華北各種新聞紙，對於敵後華北的抗戰具有豐富的指導性，每一個報紙都有正確的領導，向正確的道路發展，與其發行的區域建立血肉不可分的親密關係。

敵後方的言論是十分自由的，沒有專門機關對它作形式上的監督和領導，更沒有專門的機關對它作消極的限制和防止。但每一家報紙的言論都十分的謹嚴和公正，從來沒有一家報紙作誇張的言詞，說過火的話，或發表浮亂聽聞的消息。或許正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機關對它作形式上的監督吧，使它自己感覺責任的重大，關係的至鉅，自然而然加重自己對於發表消息和言論的負責和謹慎，其實，龐大的讀者，便是最好的新聞監察者和檢查者，一家報紙祇要在消息和言論上稍微有些錯誤，很快便會有讀者來質問和加以指責。新聞紙之必需具有豐富的指導性與這一點很有密切的關係。

法。他一定先從社論讀起，一行一行的念下來，一直讀到最後一版最後一個字為止。然後把重要的文章再仔細讀一遍，把世界，本國地圖拿出來和報紙上文字對照一下，還是的確的，登在報上的東西都是最重要的東西，還是緊縮而又緊縮的東西，非這樣讀法不可。

敵後方的各種報紙，特別是幾種較大的報紙，從來沒有闡述過稿件，他們的問題不是缺乏稿件，而是如何恰當地處理這些看來都是十分重要的稿件，反之，登在報上的東西，好像是說：「這是沒有辦法不登出來的！」

質的精美，內容的充實，這是敵後華北新聞的第三個特點。
第四、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發展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是比較普遍的，而不是畸形的。

每一個區域都有其自己的地方報紙，而且有其中心的地方報紙。隊伍散得很開，作戰單位很多，但並不擠在一起縮短其機動範圍，每一家報紙有其發行區域，有其固定讀者，決不因其他報紙的存在而妨害其發展。
讀敵後方寄來的軍事雜誌，好像重慶和桂林有一個時期曾經開過報紙種類過多，十幾家擠在一塊不能迴旋的現象。這確也是個嚴重問題，對報館既屬不利，對讀者也無好處。嚴格說來，人力物力方面還不免會有浪費。要是這些報紙，除了必要幾家必謂在行都出版者外，如能散布到各省區，各戰區和敵後方去，一定會增大其價值和作用。

而敵後的報紙，今天還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傾向，雖然以整個新聞事業的發展來說，各個區域也有其不好的情形，但基本上隊伍是散得很開的，每一個區域都可以分得清其才力軍和游擊隊，正像軍事上的布雷一樣，這是第四個特點。

燦爛的前途

因為有上述這四個優良特點，所以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前途是十分燦爛的。我們不必過早推想：在進行反攻時華北新聞事業是如何猛烈和興盛，因為這是稍有遠見的人都可以推想得到的。我們只根據目前新聞事業的逐漸進步和繁榮，便可意測到在不久將來，華北新聞事業一定還有着新的開展。但同時應得指出，華北新聞事業的開展，還包含以下三個困難問題，這三個問題障礙着華北新聞事業的發展，而亟待全體新聞界同志來努力解決，這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是人力物力的困難。技術物質條件的困難原本是意料中事，長江先生在論敵後新聞工作很早便已經指出。但我認為敵後方人士對這困難的估計有時嫌過高，而同時有些困難還沒有充分估計到。經過敵後方新聞同業的努力，這

些物質的困難，事實上已經解決了一部分。因之，我願意具體指出，那些困難是已經解決了的，那些還待解決，並且光依靠敵後力量不能解決的。例如如下：

(一)油墨——已經全部解決，幾乎每家稍具規模的報館都能自製油墨，方法很簡單，用松脂桐油提煉即得。

(二)紙張——今天還不成問題，即在戰爭緊張，敵人封鎖嚴密的環境中還能購買到很好的報紙，但將來環境繼續嚴重時，來源便不一定可靠，而土紙的出產，雖已逐漸使用，暫時還供不應求，不能滿足大量需要。

(三)鉛字——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困難主要是在原料方面。敵後華北缺少銅模，新五號字銅模沒有一家報社已經獲得一副，僅以手工刻字鑄字方法及用硫酸自鑄鉛模方法暫時克服一些困難，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鉛的原料，舊的鉛字經過幾次熔製，其所含有鉛質已逐漸消耗，純粹的鉛質不能鑄成鉛字，長久下去，對於敵後新聞事業是個威脅。至於反攻時期，則每家報館都希望能奪取敵人的鉛字來使用。

(四)機器——敵後華北的印機太少，散在各處的屈指可數。以四開機器印刷四開張兩面的報紙，平均每日只得一萬份，而客觀需要則超過幾倍，如能盡量出報，幾家較大的報紙，每家至少可發行五萬。因之，目前已感到印刷機缺少的苦悶，將來局面展開，自更不必說。有人亦想到自製模型，自造印刷機，但是僅有的幾家鐵工廠本身工作都很急張，而且鐵的原料一時又感缺乏。

(五)馬達電機——印刷機少，如有馬達發電機亦能增加數量，但馬達電機同樣也感缺乏。

(六)無線電機——收報機既感不足，發報機祇民革社有一架，影響到敵後與總後方以及敵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相互間消息的傳播。

從上面這六項看來，最困難解決的還是技術裝備問題，這些方面大大地限制了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發展，特別是無線電機缺乏，使消息停滯阻塞。

其次，要說到敵後華北新聞界在這一年來的艱苦奮鬥，包括編輯、外勤記者，這中間最難得的是一部份發行人材。因為敵後的發行工作與總後方不同，它要熟識敵後的軍事環境，要在戰爭狀態下，敵人封鎖中把報紙發行出去，非有長期工作的經驗不可。可是，總的說來，以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廣大發展，現有人員絕對不能滿足客觀需要，新的報紙創辦起來需要編輯，敵後華北沒有現成的編輯人才，巨量新聞資料亟待整理，敵後華北沒有富有新聞眼光的新聞記者，即排字工友，機器工人都是十分缺乏。華北農村過去文化落後，僅有的記者，一些智識份子，因為各方工作的需要，已經各有專使，要找中等程度的智識份子已是不可多得，更無法談到要有專門智識和經驗的新聞人材。如果我們把目

光放得遠大些，那末將來戰局一有轉機，反攻入大都市，現有新聞從業員很少能適應環境。自然，這方面有待於敵後新聞從業員自身的學習和研究，但另一方面，我們更希望總後方能有大批新聞工作同業源源到敵後方來，一方面來共同發展敵後的新聞事業，另一面來幫助培養一批新聞人才。這是萬分急切的要求。

一般問題

第一是敵後華北新聞界的團結統一問題，上面已經說到敵後華北的新聞機關和新聞從業員大多分散作戰，獨擋一面，這是一個最大的優點，但因地域分割，交通不便，平素缺乏聯絡，相互少通音訊，這又成爲一個很大的缺點。是的，華北各新聞機關各新聞從業員，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完全團結一致的，大家都在抗戰建國最高目標下努力，大家都爲堅持敵後新聞事業奮鬥，隔閡不會有，磨擦更不會有。但因缺乏聯絡，缺乏一個統一的組織，因之在相互幫助，相互發展這一點上做得十分不够，比如晉冀察邊區的抗敵報在敵佔區發行工作方面有很多經驗可以貢獻給敵後各新聞同業，但因平素祇有書信的往來，而幾無人員來往，這些便都不能發揚，這是一。

其次，以新聞報導來說，也是這樣，往往在一個區域出版的報紙，祇能知道這一區域的事情，對於其他區域的事情便淹沒無聞，或者是祇知道一鱗半爪，以致相互不能十分關注。如日寇水淹河北平原，這是一個極大的陰謀，而在華北抗戰上是件天大的事情，但河北以外各區遲遲才得到消息，而且至今都還不知被災詳情，這固然與軍事情況有很大關係，然要是華北各區域的新聞機關經常有很好聯絡，情形便不至這樣。各區域新聞聯絡缺乏，同時影響到各區域工作經驗的介紹與發揚，這是二。

再其次，以新聞從業員個人來說，精神上盡是團結的，而在組織上總沒有團結起來。晉東南，冀魯邊區都有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分會的設立，晉察冀、山東估計在最短期內可以成立起來（或許已經成立），但以整個華北來說，這些分會都沒有取得聯絡，更沒有一個高級的統一組織來領導。青記總會負責人最近從總後方人到華北來，談到要成立青年記者學會華北辦事處，把華北各分會統一起來，自然這是十分需要的，但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統一，而在於實際上能真正相互發生關係，這在交通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是十分難辦的。

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的缺乏團結統一，在相當限度內也阻礙了華北新聞事業發展。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是值得引起討論的。要求各區域真正取得經常的聯絡，我認爲最好是各區域都能有一架數架無線電收報機，來互通消息。此外還得有專門這樣一些人往來各區，而這都是目前難於解決的。

第三是敵後華北與總後方聯絡問題。這問題來得更大，新聞事業，尤其是新聞記者個人不能離政治，也就是說，不能脫離政治中心。而現在的情形恰好相反，敵後華北的新聞工作者，一兩年來便不知道總後方的詳情，尤其不知道總後方新聞界的情形。同樣的，總後方也無從清楚知道敵後華北情形，更無從知道敵後華北新聞事業發展情形。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以我個人來說，我常常感到總後方人士談許多敵後問題往往談得很不切實。（這並不是輕視總後方人士，而是有許多情形的確爲他們所不瞭解，有的估計過高，有的則又過低而自己則又慢慢地不知道總後方所需要知道的是什麼。真有些難乎其難。本來敵後的新聞從業員是應該把敵後情形報導給總後方知道的，總後方新聞從業員同志也應該把總後方情形報導給敵後知道。過去在交通方便時還比較好一些，從晉東南大戰開始後，簡直斷絕了往來。敵後新聞從業員最大的苦悶是什麼？是看不到總後方出版的書報，有之也是一兩個月一次，數量很少；其次是看不見總後方的來人，這較書報更重要。敵後新聞工作者，長期在山溝里竄來竄去，以致把腦子弄得十分簡單樸素，動作鍛鍊得十分懈怠遲鈍，沒有什麼複雜的思想和迅速的行動，簡直至於無所息無所作，除了日常繁重的工作以外。這種情形，以致使新聞工作者不能安心在敵後工作從事。今日之所以還能有人在敵後孜孜不倦的埋頭苦幹，一是有高度的覺悟，知道自身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在工作中找到了若干興趣與安慰，怎樣來溝通敵後華北新聞事業與總後方的聯絡這也是要討論的問題，這問題不是僅僅依舊敵後新聞工作者所能解決，而要求大家來想辦法。

這問題如能得到解決，那麼無論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會有很大幫助，對於敵後新聞事業的開拓則會增多力量，更多勇氣，更會創造一個新氣象。

以上種種，都是從事敵後華北新聞事業一年中的感想，信手寫來，聊供總後方人士的參考。

自己吹牛，他手下豢養着一班壞壞，這班壞壞是專門用來替他個人
捧場的。

汪逆是辦報的行家

汪逆精衛是一個無廉恥的政客，他知道怎樣去爲

（天津通訊）華北有張最大的漢奸報紙叫「庸報」，記者因爲

與該報主人之一的何海鳴認識（他的筆名叫求幸福齋主）因此有
機會到這個漢奸報館去參觀一次。

按照該報所載的館址，記者來到法租界藍牌電車道的「庸報館」，推門入內，不料四瞧無人，扣了一下「傳達室」的板門，半晌
才有個乾瘦的老年看守走出來，問道：

「你找誰？」

「找編輯部的何海鳴先生。」

「編輯部早就不在這裏了，這裏已經變成空房子。你去日租界

宮島街山豐棧房去找吧！到那裏可以找到他的」。

記者別了老年看守，心裏很是納悶，於是急急地走到「山豐棧房」來了。這里是一座不小的樓房，一共三層。門前沒有「庸報館」的牌額，只掛着個「山豐棧房」的銅牌子。有一個日本警察在門前挺胸而立，記者上前問他：

「庸報社是這裏嗎？」

「對啦，你找誰？」

「何海鳴先生。」

「好，你叫什麼？」

我告訴他之後，他又吩咐門房的伙計打電話問何逆是否認識我

，等何逆回覆之後，方准入內。「編輯部」原來是在二樓。

見了何逆，我便問他：

「爲什麼遷到這裏來了？」

「嘩，你不知道，在法租界太危險了，常有些浮躁的青年投彈
爲，此後更進一步，由河內而香港，更由香港而上海，而東京，居然東渡與敵會平沼簽訂賣國的「汪逆平沼協定」，並召開僞國民黨

代表大會，實行組織僞府運動以圖實現其整個賣國陰謀。

香港反工友歸來

陳 手 白

，我也不知道，不過自從汪逆精衛公開做了漢奸之後，幾個所謂「著名」的汪派報館，是可以指出來的，上海一家名叫「中華日報」，香港三家爲「南華日報」，「天濱日報」，「自由小報」，廣州一家爲「中山日報」。此外，汪逆精衛在南洋羣島也辦有報館，又在上海、香港、天津、北平、武漢等地收買了不少報館。汪逆精衛似乎是一位報界「老將」，所以他不單着重報館，而且辦的報館也似乎「很發達」，至於收買報館，以及暗殺新聞記者，這更是汪逆精衛的拿手好戲。

回頭說：汪逆精衛於民國二十七年底偷出重慶，同時即發表所謂懿電，響應敵首相近衛滅亡中國的所謂「和平聲明」。汪精衛此時成了舉世共知的漢奸，全國民衆一致聲討汪逆，汪逆的賣國行爲，此後更進一步，由河內而香港，更由香港而上海，而東京，居然東渡與敵會平沼簽訂賣國的「汪逆平沼協定」，並召開僞國民黨

代表大會，實行組織僞府運動以圖實現其整個賣國陰謀。

參觀漢奸報館

張煌

記者隨手在何逆的編輯桌上拿起一份「同盟社」的通訊稿，上面

蒙上了耻辱的工友

汪精衛並不承認他的賣國陰謀與漢奸行爲。

油印着：「荒蠻部隊昨襲重慶……當毀無機八架」。油印的「八」

字被紅筆勾掉了，改爲「十餘」，看罷就向他問道：

「你連通訊稿也加以刪改哪？」

報掩蓋他的賣國行爲之外，去年三月底，他親自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一篇「舉一個例」的文章，硬說是土和不是他個人的意見，祇毀中央也是主和的。同年四月初，汪逆精衛又發表一篇文章：「覆華僑君書」，藉以說明他是「爲國主和的」，其中對我前方將士妄加譴陷。此後，同類文章不斷地出現在香港的南華、天演、自由三報上，香港愛國同胞均名此三報爲漢奸報，在此三報內工作的人員，不論編輯部工作者，營業部職員，或印刷工人，都有漢奸走狗之嫌。

漢奸，這是爲全國人所共乘的敗類，漢奸的走狗，這更是「忘八」的行爲，如果自知爲賣帝子孫的中國人，如果是稍受過中國幾千年來愛國道德所薰陶過的人，決不甘爲漢奸，更恥於爲漢奸的走狗，這就是所謂「良心」。就在這種良心刺激下，香港南華、天演、自由三報的印刷工人，早於去年四月就開始醞釀罷工，每個人的腦海裏，時時都想起擺脫這漢奸走狗的工作，但此時他們還未取得一致的行動，而此種醞釀馬上就傳播到漢奸的耳鼓去，漢奸監視着他們的一切行動。再其次，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工人是沒有罷工的權利，甚至香港法律有這樣的規定，如有五人以上同時辭工，即以罷工論罪。

全體罷工打擊漢奸

然而，他們有一顆鐵的心，滿腔的熱血，以

給他們衝破，當前一切困難也終於給他們克服了，剛好於「八一三」

兩週年紀念日的那一天，三報全部工友，八十二人用個別辭工的

方式一致離開了漢奸報，以實際行動迎接着「八一三」的到來，以實際行動洗刷了九個月來漢奸工具的恥辱，而這種實際行動恰恰給汪派漢奸一個有力的打擊。三漢奸報就在這打擊下不能不刊兩月餘，倘如不是廣州和上海一部分不明大義的工友被欺騙來爲其復刊，該三漢奸報必然在此宣告死亡！

八十餘名印刷工人生活都是很困難，他們離開了職業之後，吃飯馬上就成了問題，他們英勇罷工的經過尚未爲僑胞所知，某一些

國家應該仿效的，你覺得這有什麼不應該呢？告訴你，一月前我由東京到大阪，每日新聞的山本君，他告訴我誘大宣傳在戰時不僅應該，而且必需。收買各國新聞記者尤其重要；在中國，日本每月出着不知多少萬元養着十幾個中國的記者，少有幾個國家沒有做爲日本心腹的記者的。日本花錢，對這層是不客氣的呵。」「那麼，同盟社通訊稿上那「八」架也不可靠了？」

他輕蔑的望一下記者，笑了笑。然後給了我一個禮的簽收：

「這是一定的新聞手法呀！」

看過編輯部，接着去參觀他們的「排字間」。「排字間」在地下室，一連八間，全體排字工人在忙著。巡視一遍過後，發現他們排的不單是「庸報」，還有什麼一插首日語的漫談教程一類，「新民主主義論文選萃」啦，「新民小學讀本」之類。記者問何適道：

「你們的排字工人真夠忙呀！一天做幾小時的工作？」

「早上六時到夜間三時，都要做工的，午間有兩小時的午睡，苦一點呀，他們每人每月管吃外給四元大洋。」說着，擺出一個高傲的樣子：「他們是受苦的命啊！」

走出「第八號」的「排字間」，迎面又發現一間如拳大的鐵鎖關緊着的「排字間」，記者問：

「這裏面也做爲排字間的嗎？」

「對啦！這裏面是排印機密文件的，不准外人入內，工人都是事變後從各報館抓來的，日本憲兵隊不讓他們坐牢，要他們在這裏工作呢。」

「他們大小便怎麼辦呢？」

「裏面很大，有廁所的。」

「他們也有工錢嗎？」

工頭以在瞭解他們把此事公呈於衙門，表示雖然特制票方面的
經濟，但工頭又發中價券者這款救濟費，既經好歹和調停，然後才
發下每日少數的生活食費。此外就完全中飽在工頭的私囊，他們後
來把罷工的經過公布出來了，馬上就得到香港同胞的切責，問和的
助，全國同胞也展開熱烈的募捐運動；重慶、桂林、昆明等處有大
量的捐款匯給他們，連華律賓等地也有大量的捐款，援助他們，這事
落實他們極大的榮譽與獎勵。

回到祖國的六地上。十一月，他們自動的組織回國團長，委員會
大搞六全國反汪反漢奸運動，他們約反汪反漢奸的鬥爭精神在各個工友中擴展二十二名是優秀分子。新華服務團的成員，並公推容振興為團長，施克公副團長，服務員們在成功後，爲了應付新的環境和新的工作任務，他們更自動的請求去香港先遣文化人王潤病先生給他們一個短期間的訓練，課程有：中國抗戰史，兩蔣形勢，目前抗戰形勢和戰諺等。他們的文化生活是豐富了，頭腦和武裝起來了。他們便開始作回國的準備，幾個月的訓練，已經的拆，他們終於在一場震懾的早晨，倣過了漢口，到廣州，到上海，搭上了一艘早已準備好的輪船，離開香港了。這時間，幾萬人踏上的是復航，多麼溫馨的天地啊！孩子們一致感動得流淚了！

他們剛剛走進祖國的土地不到五日，一件不幸而沉痛的消息傳遍這一羣英勇的青年中間，馬上，沉重而悲痛的空氣籠罩着他們。這消息還是一個年青的青年，一位英勇的反汪反漢奸戰士，他們中間文化水平最高的王祚最贊美的詞號，他們的頭銜高級訓導員，某營工作組度，原有的心臟病和舊病加重起來，竟死在祖國的狂壁上！這不幸的噩耗給了他們是多大的打擊啊！

一聽這消息，我們讓繼着你的遺志，抹去了每個同志的眼淚，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汪逆精衛的投降賣國而歸到她！沒見到門爭到底呵！」施克在臨死的時候，這樣叮囑他們。

一聽是的，我們讓繼着你的遺志，抹去了每個同志的眼淚，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汪逆精衛的投降賣國而歸到她！沒見到門爭到底呵！」這是他們回答施克遺囑的祭文。

天津我報紙的宣傳

說罷，他看了下錶。記者和他再談些話，就向他說了聲：「再來看你。」走出

而或嚴重的場面時，它可以不負責任，裝沒事人。同時這種手法也是最好的對國際輿論的遮蔽牌。因之，漢奸們便大顯神通了。荒謬無聊的造謠中傷，便成了每日宣揚的主題。

這兒大體的漢奸報紙，首推「庸報」。庸報之所以為漢奸報紙，已有其悠久的歷史。自從日寇以特殊的立場覬覦華北之後，它便開始了一級亂的言動，雙十二事變算正式暴露了漢奸的真形，那時它會以矯枉過的手段，企圖挑撥中國的內亂，以日本人的立場，挑撥中國的政局。持抗戰發動天津綱領之後，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藉手打遍全國的拳頭，天天在宣揚「王道」，中尾海螺國同袍的英勇抗戰行動，極盡挑撥離間的詭爭，以博得「主子」的歡心。因此，編輯同記若一帶有豐厚的待遇，反正剥取自中國人民的血汗，口齒是會慷慨他人之既約。

其次，就是東亞晨晚報了。顧名思義，我們可以想得到這報與「東亞和平」、「東亞新秩序」的關係。這個漢奸報，最初是受段祺瑞一黨東政府的資助的，後因段使自己出版《東日報》，才把這報都拉一邊。但漢奸們是會接機機會的，不輕棄的，如於那時苦心，於是東讀西讀的結果，創造了首創的懷抱，營了這個「新主人」的直接繼承，自抗戰後又開始那種壞盡天良的惡毒宣傳。

最後談談幾種小型漢奸報，有「天風」「天寧」「一門通」，「新天潔」等等。這種小報，在形式上不顯出志願的標誌，但由於其相同的漢奸論點，及虛浮誇張的筆調，以致少數低級讀物的讀者竟會入彀，中了敵人的陰謀。

雖然漢奸報紙有幾種之多，天天在那裏大肆其鼓吹捏造，不過由於消息的虛誕，及推銷態度的蠻橫，雖在日寇直接的威嚇之下，讀者仍屬寥寥無幾。

說到消息的差謬，真是荒謬的令人發笑，三歲兒童亦能看出不是真的，是假的。什麼「皇軍」的一架飛機打落了華機十架之後又安然返航；「某某戰區掃蕩已完畢，又政權場合在即……等，欺

瑞瑞目，集造謠之大成。

甚至有一次爲了臭罵空山，空開了一個一百頁來說，裏面有怎樣的中心主張，裏面空出山與東亞的和諧關係，徹底的一般，但事實終於否定，這些空氣，在空氣裏空，漢奸們根本建立不起信仰來。

然考其究竟，漢奸們的吹牛造謠，看以下三個原因：（一）吹牛則不能討「主人」一念之心，（二）只有想造方能夠出一皇帝的威風。根本漢奸消息空空洞洞，此外，如拿「同慶社」與「北京電信」，這兩種消息，實際上就是漢奸想出來的，後來又不無奇怪，始不可能。

至於推銷報紙的方法，更是奇天之大膽，胡唐妄聞。這裏所說的，是小漢奸們，拿了剪報換回紙面，不收不賣的。如你不許，他還說：「大人奉上邊的命令，不送行，要之有司者一！」無論孰說沒有審得不起，他便說：「一看看不表樣子。」這不夫家也！「一言小要」高貴，這就是漢奸們，拿了剪報換回紙面，不收不賣的。如你不許，他還說：

「我聽聞漢奸做對的報紙，有士商甚多，都是由印刷單型的書頁的小冊子。這是爲了傳送方便，不採用的一種技巧。當然小冊子不但不能止，事實證明，他們是不完全秘密的！」

我聽聞漢奸做對的報紙，有士商甚多，都是由印刷單型的書頁的小冊子。這是爲了傳送方便，不採用的一種技巧。當然小冊子不但不能止，事實證明，他們是不完全秘密的！」

這些報紙中最出名的是種；側重於政治經濟軍事的有一中心月刊」，「高錦銘記事」，偏於文藝的有「雨晴月刊」，綜合論著的則有「匯時」，「後方」，「突擊」「抗戰」等等。然於令人驚目的快感的，則屬「鍊鐵工」，大十四開本的小型刊物，內容極爲充實。封面上寫了幾個大字：「我愛他漢奸的媽媽！」尤其快人快語。至於出版歷史的長短，以「高錦銘記事」爲最悠久，已有年餘之譖。

香港華文報紙的沿革

天
賦

(一) 香港華文報紙之前身

一年（迄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始告停刊。此為港有華文報紙之嚆矢，亦吾人今茲執筆紀載本文時，所不容漠視者也。

香港未有華文報紙以前，澳門一地，於道光十八年間（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八年）已先有一種其小如報紙類形之一（依涇難說），此為西洋教士所主導，用中英兩種文字合印，內容除刊有宣傳教義之文章外，尚有評論及新聞。初印版時，我國人對此，頗表歡迎，筆相贊謗。然因指摘我國官廳頗有，諷刺絕尤。此種用中文刊行之報紙，雖非在香港出版，然對於香港報紙之起源，不無相當影響。

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五年）新嘉坡倫敦傳道會教士義爾尼在南洋英屬馬六甲，主編「華語俗話報」，此為最初用中文印行之報紙，以時考之，比漢口之「俄羅斯報」尚早，該報出版七年，至道光元年（一八二〇年）始告終刊，先後共出七卷，計五百七十頁。繼此刊而開拓者，則有道光八年至九年（一八二八年）出版之「天下新聞」，由夏都思（Samuel Hartog de Haan）主編，以上兩種刊物，內容皆以宣揚教義為載志，用英華書院名義發刊。其後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至香港，其中教士，亦相率東來，一本以往之傳教精神，在港創辦「遐邇貢珍」月刊。此為香港有華文雜誌之第一種，仍沿用英華書院名義發刊，月出一期，約二十頁，售價五文。初由麥都恩主編，繼由希爾勒（C. B. Hiller）主辦，終歸列格文（George Legge）編輯。此三人者，皆居留達六十餘年，精通漢學，且有將中國古籍四書五經等，譯成英文。「遐邇貢珍」內容，除宣揚教義外，尚有西洋格言、西洋科學、瀛海珍聞、及出入船期、貨價等欄。末附近事雜報一欄，乃報道新聞性質。總計該刊創辦於咸豐三年（一八三五年）為港割歸英人統治之後七十餘年。在今日香港報紙中，以言歷史之悠久者，當以華字日報

(二) 草創時期

咸豐年間，香港倫敦傳道會英人牧師羅傳烈，自著「英漢字典」一書，交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用中英文字合印。書成後，所存漢字，以無用棄置。斯時伍廷芳博士，方在港聖保羅書院畢業，擔任孖剌西報翻譯，見此大批漢字，棄置可惜，乃與西報主持人商量，擬利用該報所存漢字，發售華文日報。集資，伍氏因集股創辦中外新聞，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出版，編輯及經營，由伍氏擔任，委托孖剌西報承印，每日出紙一小張，用四號字兩面刊印。報紙之外，尚有用南山貝葉紙將每日貨價、船期、行情等，印成一小張，隨報附送，每年共收報費三元。但當時港商人，而無閱讀報紙之習慣，惟對於附送之商情紙，頗為重視，多單獨訂閱（每年收費一元五角），對於新聞，反不歡迎。因此商情紙之銷數，竟超出報紙本身三倍以上。自該報出版後，由是始有我國人經營之報紙，伍老博士實為首倡者也。

同治八年（一八六四年）有德臣西報（China mail）繕繹陳寓廷者，因伍老博士創辦中外新聞，見猶心喜，遂思以自身之經驗，創辦華文日報紙，因自購中文活字，托德臣西報代印，而港之華字日報遂於此時誕生，最初每日出紙僅一小張，約等於現在大報四份之一，內容以繕繹西報消息及轉載京報為主。後一度改為兩日刊，并開始每日編列出版號數。光緒初年，再復為日刊，以迄於今，歷七十餘年。在今日香港報紙中，以言歷史之悠久者，當以華字日報

為首屈一指。

華字日報創刊後之七年，英華書院解散，該院所有全部印刷傢俱，招人承受。時蠻山人王紫銓（號天南隱叟），以不世之才，遷地島上，助西洋教士遜譯聖經，遂與其友黃平甫，集股承受此批印刷傢俱，始則開設中華印務局，經營印務，繼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創辦循環日報。此數人者，以披荆斬棘之精神，開拓香港華文報業，其功蓋亦有足多者焉。

草創時期之港華文報紙，僅有上列三家，斯時交通尚未發達，風氣亦未開通，報紙內容，頗覺貧乏，各報每日出紙一張（另加添貨價船期紙一小張），四號字排印，每版可容一萬五千字，新聞約佔全篇四三分之一，餘為廣告。內容大致可分三部：（一）京報全錄，以還錄各省重要奏章及政府命令為主。（二）羊城新聞，擇錄廣州督署轉門抄及各署批示等。（三）中外新聞，凡不能列入上列兩欄之新聞，皆入此欄。至於各欄文字，均不分段落，亦甚少用標題，新聞來源，除摘譯西報外，自行訪得之新聞，不問有無價值，不加選擇，皆編入報內。各報材料，甚少轉錄他報，否則必見譏於同業，甚或因此引起筆戰。報紙新聞，有固定編制，如遇新聞不敷是時各報銷數，大都限於香港，每日出紙五六百份，已屬多數，多由主筆撰述野史雜言，以資空白。

辛亥革命前後，香港報紙，已有人利用作為宣傳之工具，尤以革命黨人，先後在港報報，鼓吹革命，攻堅專制，提倡民主。是時人民對於報紙，漸加重視，報紙輿論，頗足以影響人心。故斯時之報紙，實已脫離草創時期，而入發展之階段矣。

（三）發展時期

立中國日報，於光緒二十六年（一八九九年）出版。後有華人鄭肇基，創辦世界公報，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出版，其後鄭氏招集商股，創刊廣東日報，皆以宣揚革命為職志，其內容可分莊諧二部；前者為評論電訊及各地新聞等硬性文字，而尤著重於京津滬通訊員之電。後者刊載粵語歌謠，談諺文字，小品文等軟性文字，類皆以遊戲文章之筆法，諷刺當時之腐敗政治，仍以宣傳革命為依歸。蓋此種文字既可以吸引人心，又可增加讀者興趣。首創於中國日報之附刊中國旬刊，後此內地各報，大都倣此而設諸部焉。

是時港報對於革命之宣傳，甚為普遍。故坊間流行之歌曲，類

皆染有革命色彩。其後廣東日報，唯一起味報，廣東白話報，嶺南白話報等，以粵語行文，而冀深入民間，作進一步之革命宣傳。此種作風，實開今日香港小型報以粵語著文之先河也。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香港有所謂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論戰，此種論戰，本不發源於香港，實為斯時梁啟超主辦之新民報與民黨主辦之民報，互為壁壘，筆戰至烈。此風由東洋傳至香港，有康有為黨徒徐勤主辦之商報與中國日報，亦發生筆戰。後由孫中山先生授命陳少白鄭貞一兩人出面調解，一場風波，方告平息。

翌年，港中國日報因代售民報特刊「天討」，內有清帝破頭之諷刺畫，港當局認為違例，遂將「天討」全數沒收外，并訂有禁止

報章登載煽惑友邦作亂文字之法例，是為港政府以法律限制華文報紙內容之開始。是年，香港報界，集合同業組織報界公會。

辛亥革命後，全國人心大變，一反從前漠視報紙之狀態，成注視於國內外時事之發展，各地報紙之銷路，均大為增加。同時港中各報亦日見發達，已有日出三大張者，規模亦較往日為大，不復如前之窮陋矣。廣東光復後，中國日報即遷入粵出版，後因袁氏篡國，抑制輿論，該報遂為袁之爪牙龍濟光所封閉。而中國日報存在時之功績，厥為鼓吹民主主義及其與君主立憲派作理論之鬥爭，然終不免遭軍閥之嫉忌，因此促其滅亡，筆者紀述至此，特為指出焉。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袁氏叛國，妄自稱帝，時龍濟光督粵，遙為響應。袁氏積極排除異己，對於報紙上之輿論，尤加意壓迫。

廣東人民，處於軍閥鐵蹄之下，永深火熱，痛苦莫可名狀。然而軍閥既已抵制輿論，人民雖有痛苦，亦不能宣之於口。是時香港之中外新報、實報、新民報等，對袁龍二人，大加抨擊，深為舉人所歡迎。是年基督教會中人所主辦之大光報出版，初以宣傳宗教之色彩甚深，業務衰落，後由黃冷卿主編輯事，形式內容，均大加改革。如實行斷句分段，以衝前目，聘請訪員，特約撰述長篇政治通訊，才為該報特色。副刊方面，由海上小說家，担任撰述，並特約畫家，代繪插圖等。至於言論上猛烈攻擊袁龍，因此聲譽日隆，業務甚盛。

第一次歐戰爆發時，袁世凱業已逝世。迨至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為歐戰爆發後三年，內閣總理段祺瑞高倡參戰之論，是時港中外新報，力圖此議，極其激烈，是以事被當地政府控告，罰款了事。因此股東無意經營，轉讓與鄧閏之，受龍濟光所資助，一變從前之反龍態度，蓋此時龍雖退守瓊崖，但仍思俟機回粵，嗣後龍氏失敗，該報亦停止刊行，出版共計六十一年，惜以中途易主，未能保存，為盛名之累耳。

民國八年（一九二九年），重慶人陳雁聲、伯煙等在港創辦香江農報，是時適在五四運動之後，國內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該報實為此種運動促進香港之先驅，以介紹新文化為其職志，對當時香港文化界，確有相當貢獻。其餘如對於新式標點符號之採用，及於各類紀念日中，發刊紀念特刊，亦以該報為首創。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是時香港有陳秋霖主編之香港新聞報，原為擁護陳炯明者，適國民黨改組後，朝氣蓬勃，該報之前進智識份子，油然生同情之心；是年七月，突然發表宣言，及陳秋霖之致陳炯明信，公開聲明脫離陳炯明之關係，及擁護三民主義，並將報名改為中國新聞報，用紅色字刊印封頭與報名。一時興動香港報界，均謂為「報變」。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雖以廣州有六三沙基慘案，港地工人，適為聲援，故有五月底的省港大罷工。此時港報紙，因受局勢影響，業務陷於停頓中，雖有竭力維持

者，然曾將篇幅減少，華僑日報，於是年出世，由湖裏民創辦，最初用石印刊行，不張文內容簡陋，新創甚少，預言終上銅精打政府，因而取得該報在港之地位。後來地方秩序恢復，各報皆復興狀。華僑日報亦微有成長，大報多過後半葉休，張知幾譯書，更以招徠不

盡之精神，與繼續不斷之努力，故有今日之成績。

同時有深惠時者，創辦工商日報，由黎文欽任總編輯，初出版時，每日一小張，後來由洪範興招集股本公司，即總編有限公司。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擴充為大報，內容以工農為宗旨。至民國十八年，始由何東爵士轉辦，改聘胡敬瑛為總編輯，另增出版晚刊一張，由黎工欽主編。是時圓楚錄等另辦超然報，有自創紙數萬，風行一時。

辛亥革命前後，而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在此階段中，香港各報，對於致力國事，表現頗著，如《聯合報》，倡導民主，其對於袁氏篡國，張氏禦辟，帶有劇烈嚴正之筆伐。蓋港以地理素有特殊關係，不受國內政治之影響，言論較為自由，因此二十餘年來，被朴此繼，勇往直前，充份發揮報紙本身之力量。其次如五四以後，努力介紹新文化，其對於港島文化上之貢獻，並值特許者。至於內容方面，因交通發達，電訊傳遞迅速，報山友國外之新聞報道，漸見發展，尤以特約政治通訊，為港各報所最注重者。因當時粵省政治新聞，有時被當局所限制，未能在廣州報章發表，惟以不受此影響，故特常川派，訪駐廣州，每日訪得消息，彙取通訊，在港報發表，此中新聞，因為廣州各報尚未經暢道者，故深為舉人所歡迎，每日銷入粵省內地者，為數不鮮，該報館方面，對於一則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以後之港華文報紙，越見蓬勃，新興之報紙如雨後春笋，蔚為大觀。其規模較大，有如下所列：

東方日報，中央主辦，陳雁聲任社長兼總編輯，業務甚為發

達，出紙量多時，達二萬份。抗戰後一年，因陳氏辭職，始停刊。

《天南日報》亦為中央主辦，羅偉強任社長。對當時西南政局，極盡努力。至省還政中止後停辦。羅氏亦回廣州任市黨部委員會書記。

《南華日報》，汪逆精衛主辦，林柏生任社長。

《中興日報》，西南政務會議主辦，呂家諱任社長兼總編輯，後改氏辭職，由何家為負責。西南政務會議解散後，亦自動停刊。

《大業日報》，十九路軍領袖主辦，任大任為社長，熱烈主張抗戰，最近始停刊。

《珠江日報》，廣西當局主辦，初由林鶴民陳彬龢負責，現由黎蒙任社長。七七以前，主張無土抗戰最力。

《南華日報》，陳伯南主辦，委托陳彬龢主編，後自動停刊。

以上各報，各有自己立場，爭取讀者最烈，因同業競爭之故，對於報紙之形式及內容，力求創新與充實，而對於每日報端之社論，均極重視，茲斯時之讀者，智識較前豐富，類皆有自力之判斷，報紙之言論，僅能供讀者認識時局之參考，不能如往日之足以左右人心矣。

是時始終保守營業性質者，有華字、循環、工商、華僑等四報。

以爲香港商人所歡迎，因而各擁有一部讀者，銷報甚多，常保持一定之數目。

至七七抗戰發生後，各報言論，均集中在同一標下，所謂一

致，發揮民族抗戰意識。在此近十年來，港各報言論趨向一致，不可謂非同民一致擁護抗戰國策有以致之也。

(四) 抗戰時期

七七抗戰爆發，神聖的民族抗戰開始，迨此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滬寧各報，均紛紛遷徙內地，其中香港相應者，最初爲立誠，隨後申報、大公報等，亦先後在港復版。胡文虎所於此時自資創社，主辦星島日報，規模頗

大。同時並有留美學界主編之中國晚報，羅吟園主辦之星報晚刊，黃範一主辦之時事晚報。〔一〕述已停刊，〔二〕最後則有國民日報，實被目爲港華文報後起之秀。自後港各報閱者以原日發行之區域不同，有所謂「外江派」和「本地派」報紙之分，撰述方面，亦有所謂「薄派」與「淺派」之互異。〔三〕不過社會上雖爲分域，而於據議中，宣揚抗戰國策，爲大眾服務之目的皆同。〔四〕惟香港各報因有京兆，前進六報在港出版之影響，其適應社會之需要，因而均大加改革，在事實上表現者，有下列各點：

一、

內容方面：〔一〕評論文字作風之改變。以往港各報之評論，多成地方性質之事件立論。抗戰後，香港各報，均集中目光於國際關係之變化，國內政治之變革，外交政策之研討，抗戰大勢之發展，加以論列。〔二〕特約名家撰文。國際風雲，瞬息萬變，報內社會關係，亦日益複雜。報紙既負有關釋時事之責任，除由主筆撰述社評外，多有聘請專家，闡述各個問題者。〔三〕注重國內外電訊。抗戰發後，我國各地戰場之戰況，與國際突發之事件，因交戰事頻發，電訊傳遞迅速，閱者讀報，咸注視於電訊消息，因而港各報將以前著意編輯「專欄」之精神，移而用之國際電訊及國內電訊兩欄之上矣。

編輯力圖：〔一〕新稿之選擇。社會進步，人事日繁，各報言論漸多，不如往日之貧乏。故負編輯之責者，固新聞充盈，必須以擴大眼光，選擇有價值之新聞，增入報內。〔二〕改以前新聞盡篇幅之習慣，而新聞之價值亦提高矣。〔三〕標題之進步。以前六港各報，均採用式樣版面，即經刻板標題，有一定之字數，甚為呆滯，今已多已改製式排版法，版面開朗，形狀活潑有致，而標題因字數之限制，更可以繪圖以如矣。〔三〕圖片之增多，以前港各報，對於新聞圖片，甚少應用，是以適應社會之要求，成往意於圖片之著用，以增加新聞之價值。

〔四〕內容之改進。今後，發展之方針未定也。

禁煙稿

「民為國本，食為民天。」自古立國必先貯倉，然後教民以耕種。民食不足，國之隱憂，承平若是，疎時尤甚。

晚近有識之士，提倡无足食糧之策，其道多端：白耕學增產；曰移民墾荒；曰廣種雜糧；曰獎勵多耕；曰提倡飼食；曰節約磨耗。南人以糯米送酒，錢餅甚鉅，以節用言，則有禁煙稿指責議之議。

按禁煙稿，往代亦有其例。明太祖洪武戊戌十二月，下令禁煙稿。其略曰：「朕自創基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寡，信弗顯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征於民，而苦民勞頹，禁於輸賦，固為可喜。

然竭力耕耘，所出有限，而過收之重，令甚閼焉，故凡有食於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是以民間造酒燒茶米麥，故有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朕以為烟有弊於民，然不若其涼，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煙，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穀豐饒而價平，吾民得耕養以樂其生，庶幾賽民之資也。」

以民天之食，供燒茶之薪，危據國本，禁之不疑。為政之道，以古為鑑，欲裕民食，宜申種稻之禁。*

酒禁

酒本以燒酒而榮，正本清源，禁種莫如禁種。禁者，當更復酒，禁燒則又可節聚麥之薪。改莫善焉。



漢奸報紙並未統治着天津的人心

淪陷後的天津報紙

問征

論陷後的天津，在客觀環境上和上海比起來，是迥然不同的。單以華文報紙來講，現在的上海報紙，雖然也受到多方壓迫，以致造出了以前報紙。

中華日報、文匯和大美四報紙可謂可泣的慘劇事件。

然而在天津，當敵人一開始蠢動時，被他們直接控制了的華界，不消說，就是英法租界也早在各箇

要路口樹立木牌，上面貼着工部局告示：「嚴禁一切含有政治意味之日報、期刊，小冊子，傳單，歌

曲，劇詞，……等之出版，違者重罰不貸」。但

傳謠正義的報人總是不會向這勢力低頭的。他們勇

敢地向惡劣壞境鬥爭。所以，論陷後的天津報紙，

仍有其光明的一方。

大公益世兩報停版以後，津市僅存的大型報紙，只剩有興慶報紙一家了。庸報之被出賣，

與敵人，遠在天津淪陷以前，當時它便恬然以對我

造謠中傷挑撥離間為「職志」，敘述出一件件完謠

得可笑的胡說。每有利用一樁事情，說得有聲有色

，就好像他們總看到了似的，但與事實矛盾的現

象，不久就會表露出來，像這種「打自己嘴巴」的拙劣造謠伎倆，越發來得不堪了。去年敵人勸説吳佩孚附逆的時候，它竟出了「歡迎吳佩孚出山」的專頁，左一篇「吳氏出山的意義」，右一篇「吳氏

出山與東亞和平」，五光十色，看來好像吳氏已然

「出山」一般。可是虛偽總是要被事實來揭穿的，

所以後來它再也不好意思提及此事了。

至於它所登載的前方消息，說來越發使人發疑。

至於它的副刊，每日有所謂「文學」和「樂園」兩版。「文學」不外是就些不進步的日本文章和中國的「古人的語錄」，總之都是「宣傳王道」，更可笑可氣的是有些漢奸文人們還曾在這裏倡導「親善」、「中日滿撫攜」一類的屁話，並且還出版過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這些口號，內容不外是一串日滿

一集單行叫做「新民主主義學論」。「樂園」的

近世美國皆行禁酒之法，洎今維斯頓總統秉政而解禁。中國史乘所載，多有禁酒之令。周書酒誥：「厥或告曰：某飲，汝勿佚，盡執以歸周，予其殺！」是猶旨在戒民酗酒指廢也。自周以下，代廢，今就因歲凶倉廩裕食而禁者，考誌如次：

漢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袁豫徐冀四州雨多傷稼，禁酤酒。桓帝永興三年九月，飢餓春蠶，其不被皆縣，當爲飢餓者儲，詔禁酒。獻帝建安中，禁飢禁酒。蜀先主時，嘗以天旱禁酒。醸者有刑。安帝隆安五年，諭飢禁酒。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禁爲酒不足養飢，詔極禁。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水旱成苗，穀稼傷芽，詔罷酒。後魏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斷百官常供之酒，歲省米五萬三千五百四斛九斗，實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升。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歲不登，禁酤酒。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久旱，京城三十里內禁酒。唐高祖武德二年閏月，詔以兵革未甯，年勢不登，課內諸州斷酤。高宗咸亨元年七月，以栗麥貢斷酤酒。玄宗先天二年十一月，謫飢禁京城。肅宗乾元元年三月，以廩食未優，京城內斷酤酒。肅宗時，禁輸官道酒禁。金史：梁肅爲大興令，以栗麥爲酒所耗，上疏禁天下酒禁。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冬無雨雪，春澤未降，詔禁釀酒。至元十四年五月，春旱，禁民間私造酒。成宗大德五年十月，歲飢禁釀酒；十一年，中書省督杭州一郡，歲以酒染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凡此，俱見顧氏《通鑑》。其因他故而設酒禁者，歷代有之，不贅述。

誰不如我。魏晉尚書，醉鄉高士，請姑効江諸議之。化甘醴以裕倉廩，政莫急於禁酒。人之豪爽，千日不飲黃龍在望，他日慶功筵上，與諸公醉酣醉，何如？

內容等於普通報紙的遊藝版，談日本電影、談舞場、談回力球、而大部份却是談「花事」，文字是淫穢不堪入目，一般意志不堅的青年讀者受害想來是不小的。

由於席報有日本軍部更直接的支撐着，所以別於其他漢奸報紙，在推銷方法上顯得極其卑鄙無恥。他們收買了許多喪心病狂的地痞惡棍，挨戶強迫訂閱，如其你說不看，他便裝腔作勢說什麼「這人家日本上方的命令，不遵行便要吃官司的」；如其你說沒錢，他又會說「白看報不要錢」，可是到了月底便有日本浪人佩着手槍來強索了。如其你真的沒錢，那便要真的吃官司。而且任何席報訂戶都絕對沒有停訂的權利。

東嶺最晚報亦是在天津淪陷以前便已出世的漢奸報紙，最先受着偽「冀東政府」的津貼。後來有「冀東日報」出現了，便再不能領到津貼。可是那般無恥漢奸們依然冒充着日本爹爹的招牌，到處敲詐欺騙，這果然討了敵人的青睞，所以當天津淪陷後，它還繼續存在，現在早出一大張，晚出半張，各出五千份。內容和席報是同樣的無恥荒唐。

至於「新天津」「國強」「天風」「天津」等商辦小報，雖以附刊爲主，但亦是和敵人一鼻孔出氣的。尤其小報易於接近知識水平較低，對現實判斷力較差的讀者，其妨害當然大。

這裏，記者還想提及「銀線」「民強」兩個比較中立的報紙。「銀線」是不談政治而專談風花雲月的軟性賣報，可是提及「北平」時也只好稱作「北京」。「民強報」比較純正得多了。迨於環境，它是故意不談中日事件的。新聞記載以國際新聞爲主，在措詞的妥當範圍內，它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副刊「文藝」，雖然不便明目張胆地談「現實主義」，但却在把高爾基寫作討論着。可是敵人的侵略是不肯放鬆任何一點的，所以這昏天黑地中的「星火」，也終於被撲滅了。

內容等於普通報紙的遊藝版，談日本電影、談舞場、談回力球、而大部份却是談「花事」，文字是淫穢不堪入目，一般意志不堅的青年讀者受害想來是不小的。

由於席報有日本軍部更直接的支撐着，所以別於其他漢奸報紙，在推銷方法上顯得極其卑鄙無恥。他們收買了許多喪心病狂的地痞惡棍，挨戶強迫訂閱，如其你說不看，他便裝腔作勢說什麼「這人家日本上方的命令，不遵行便要吃官司的」；如其你說沒錢，他又會說「白看報不要錢」，可是到了月底便有日本浪人佩着手槍來強索了。如其你真的沒錢，那便要真的吃官司。而且任何席報訂戶都絕對沒有停訂的權利。

東嶺最晚報亦是在天津淪陷以前便已出世的漢奸報紙，最先受着偽「冀東政府」的津貼。後來有「冀東日報」出現了，便再不能領到津貼。可是那般無恥漢奸們依然冒充着日本爹爹的招牌，到處敲詐欺騙，這果然討了敵人的青睞，所以當天津淪陷後，它還繼續存在，現在早出一大張，晚出半張，各出五千份。內容和席報是同樣的無恥荒唐。

至於「新天津」「國強」「天風」「天津」等商辦小報，雖以附刊爲主，但亦是和敵人一鼻孔出氣的。尤其小報易於接近知識水平較低，對現實判斷力較差的讀者，其妨害當然大。

這裏，記者還想提及「銀線」「民強」兩個比較中立的報紙。「銀線」是不談政治而專談風花雲月的軟性賣報，可是提及「北平」時也只好稱作「北京」。「民強報」比較純正得多了。迨於環境，它是故意不談中日事件的。新聞記載以國際新聞爲主，在措詞的妥當範圍內，它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副刊「文藝」，雖然不便明目張胆地談「現實主義」，但却在把高爾基寫作討論着。可是敵人的侵略是不肯放鬆任何一點的，所以這昏天黑地中的「星火」，也終於被撲滅了。

談到此刻天津報界的光明面，也許記者無能報道得十分完全。因為所有立場純正的出版物都不能不秘密出版，秘密發行的。但僅據記者所知道的還一部分，也可以說明敵人後方的同業是如何的在和敵人堅苦搏鬥着。這是我們偉大民衆力量的表現，最後勝利的根基。

「高仲銘記事」是專載國內外新聞消息的小日報，發行的歷史已有一年多，每日出十六開報紙兩張至五六張不等，要看容量的多寡而定。據說這刊物的主體，有幾處被漢奸所割賣，影響到刊物亦數度中斷，一到現在繼續出版着，不過說這是經過極堅苦鬥爭的結果。不過現在已有了一「高仲銘紀事」這名目，每天早晨送拂讀者手裏的，只是幾張簡單版印刷的電文，就好像一般通訊社發給各報館的稿子，上面僅註有日期。報道真實而迅速，確想這些消息是大部來自中央電台的廣播與駐華外國通信社如路透合衆等。銷路是相當廣大，每日總在五六千份以上，每個訂戶是要有兩個以上管員介紹人的，介紹人負責訂戶人格的完全責任。

「中心月刊」是以政治經濟論文爲主的刊物，性質好像過去的「國聞週報」，十六開本約五六十頁，雖是堅實版印刷，但一行行的魏碑體小楷，寫得十分美麗而清晰。舉凡國內外大事，他們都有專文詳述。並且常有抗戰各重要文獻如蔣委員長演講詞等。——這些都是在淪陷區內標榜得到的資料。

最耐人尋味的要算是「鍊鐵工」那小刊物，記者於敵人紗廠工人手裏得到一份，六十四開本，亦是堅實版印，封面上幾個大字寫的很「我愛他漢奸的媽媽」！雖然粗點，然而有力。而且裏面文章也都寫得那麼不大通順，別字錯字很多，但我們一想到這是出於真正勞苦羣衆之手，便不免越發愛起它來。「鍊鐵工」流行於敵人工廠（特別是公大紗廠）裏頗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还是因了它，

浙江紹興以產酒名，某造酒者，其業；政府有
酒稅之課。禁臠令下，則民賴其生，頃繙所入，議
禁之先，是不可不預爲之地耳。

卷之三

日知錄又言：「宋書高陵傳：時歲凶，民饑，上言禁餽，一月息米延請祭。」

家用賈書

紅羊後，家先大父以勤儉起家，鍛銖出入，悉登憑冊。如某年染米朝家價值若干，潤水不匠，倚靠幾何；兒童入塾東修造千文；戚友好喪，饋送錢物文；紀載井然，開卷可見。自清消閒光以來，日頃月累，皮囊未盡，家人以此致紙殘編，此舉雅訛，任飭蠶魚，略不置念。

夫家常零用賬簿，猶紙上鑿米，不登大雅之堂，乃竟是爲治學之助。始信竹頭木屑，皆是寶川鑄銅刊錢，有利國時也。

汪精衛與蚯蚓

汪精衛既叛，倭人對之，毀譽參半，乃知公道在人；雖奴顏事敵，彼邦輿論，亦有鄙其行而毀之者。

「有誰敢打人同族的性命犧牲在敵人手裏了。」
內容偏重文哲方面的「前哨」月刊，不消說這是抗戰的大勢，出生的日子還不久。印刷相當好，第一期即由上海有錢工人的木刻，註曰：「趁着風氣，打把二十內鋼并轟載有墨痕的詩『秋行軍』和一時的小詩『滅掉、夜戰』等。只可惜當時被封到物種殘破無存，最近被敵人給去了，影響到的只出了兩期便也夭亡。

汪逆精衛所辦上海《中華日報》，自復刊以來，內部情形與外間所傳者，頗有出入。據調查該「一報」內部重要的角色為總經理林柏生，總理葉寧松，（前該報印刷部主任）主筆趙厚生（前申報社書兼總管理處職員）探親赴滬（新由內地赴滬，曾編復興月刊）編輯主任董正範，法律顧問兼編輯金雄白，本埠版編輯兼副刊編輯胡慈珠，編輯任光華（南寶山縣黨部常委）採訪部主任倪蝶秋，記者朱永康（剪大公報記者）。據胡慈珠語人：因為自己有兩個家，不能不維持下去，實在沒有辦法，不得不老着臉皮，昧着良心吃碗不要臉的飯。

該「報」出版前一日，曾在申報、新聞報時報國際夜報刊登啟事（其餘各報均拒登），謂「一本已往精神，勉為文化服務」，見到那啓事的人還希望該報，不要和「新申報」一樣，不料該報復刊第一天封面就登載汪逆的「我對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

譬如「尖鋒」、「抗戰」、「北方」、「國時」、「火線」等，內容都是綜合新聞報道評論與文藝各方面的。除了「匪時」是鉛印，其餘均為膠印版印，內容都很充實。

這些年青的報人，也正和前方的衛國將士一樣，在流着血和敵人搏鬥着。由於他們堅苦鬥爭的结果，一切漢奸報紙的謠言中傷都被粉碎了，這也是我們勝利的一個。

卷之三

亦

「日標」，第二天接連刊登汪逆的一告海外雋胞書」，儼然「新申報」，第二矣！該報當局亦自知爲汪逆宣傳，定會引起衆怒，所以該報館戒備森嚴，在館外並有包探及巡捕六七人駐守。第一天早晨五時零十分，該報第一批印好了二萬份，全搬到望平街，每個報版各贈送三百份，托其銷售，此時突有壯士十餘人，上前將各報攤之「中華日報」撕破，同時並將預先帶來的傳單向衆散發，更口頑曉以大義，於是全體熱心的報販均自動將該報撕毀，一時望平街上鋪滿了被撕的「中華日報」紙張，該報承包發行人，亦均遭羣人大罵，並有二人被痛毆，至該報報差所派送之報紙，亦都被擋下撕毀。

壯士們分發各報販的傳單，原文如下：

倭作家吉國文六，論精衛云：「其性柔弱，其聲啾啾若鶯，其書若出女子手。其黨若陳公博、曾仲鳴、唐有王舉，無一而不似婦人女子。其主政也，忽主和，忽主戰，今復出都亡命而變節，反覆無常，略無定志。古有君子豹變之言，若汪氏者，實屬仲善變之蚯蚓耳。」

吾鄉亦有賢人爲蚯蚓（俗稱曲蟻）者，詳具二義：（一）蚯蚓委軟無骨，喻人之無骨氣者。（二）蚯蚓蟠然一身，無面目可辨，譏人不顧顏面也。

精衛爲人，無勇節，亦無廉恥，況以蚯蚓，兩義兼可。

昔者，匡章以陳仲子爲廉士，問於孟子。孟子曰：「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裸，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是則蚯蚓爲蟲類中之有清操者，其得先聖之稱道若是。

按科學家言：「蚯蚓鑿地爲穴，吞食沃土，能便壤質疏鬆，空氣流通，植物易於滋榮，有利農家。」是蚯蚓更能造福於人也。

由是說之，汪精衛者，寡廉鮮恥，奴國殃民，殆蚯蚓之不若耳。以蚯蚓況精衛，小蟲有知，直將含冤地下。

周佛爵

汪黨中有周佛海者，或集成句撰聯（張孚格）

以嘲之：

「佛口蛇心，書空咄咄；

海枯石爛，此恨難消！」

謂之「佛口蛇心」者，以周逆管長江蘇教育廳，復一度中央宣傳部事。出典學政，入贊宣化，名位清高，今竟別具肺肝，變節叛國，故云。無錫有明代邑宰王松滋公祠，嘉靖間倭寇犯境，王公孤城禦虜，部衆死難者三十六人，後人爲之

做敵人走狗的能事，今天竟將以前停刊的中華日報（汪逆以前機關報）重新出版，對於這個漢奸報，我們全派五百萬民衆應羣起而攻之。我們口號是：報販不賣漢奸的中華日報，大衆不看漢奸的中華日報，新聞界不與漢奸報合作，不登漢奸中華日報的廣告！以五百萬民衆力量消滅漢奸中華日報」。

第二天該報另行設法推銷，報販頭腦，由報館給予報紙一千份，完全贈送；同時並由該報館當局給推銷費三十元。各報販頭腦

因推銷困難，都僱人力車載之返家，將該報紙售與舊貨攤，每百斤可得法幣五元，因此在一日中各報販頭腦均不勞而獲三十五元。

在這情形之下，該「報」於最短期內勢將難以支持，現雖由「新申報」代推銷，並由「中華聯合通訊社」代爲在游擊區內辦理訂閱及招攬廣告等事，實際上無殊併於「新申報」和「中華聯合通訊社」之內。據此則汪逆黨羽更想在上海做麻雀民衆工作，實無異痴人做夢了。

電 氣 灯 上 燭 煙 火

西 天

三戰時，上海新聞界受的挫折最大。我軍撤出京滬，孤島報紙便逐漸地失却言論的自由。工部局頗承敵方意旨，想盡了委曲求全的辦法，吃虧的當然還是替政府宣傳爲抗戰努力的一班報人。

第一步，工部局提出警告，對日本不能直書「敵人」；第二步，報紙須向工部局舉行登記；第三步，「勸告一抗日態度最強烈的報館停刊。

這三個步驟很快地在二十六年底一一地完成了，立報、六公報、申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等家在十二月中旬先後停止發行，六美晚報和華美晚報則因爲是外商經營，全未受到影響，而且在惡劣環境中，只有從「外商報紙」中才能看到正確而使人興奮的消息。他們受到大衆的歡迎，銷路一天一天地

增加，那兩家晚報便利用這個機會，發行農報，當然能夠獲致讀者的擁護。

找一個外國人作「發行」，將「我軍」改爲「華軍」，不向日本新聞檢查所「送檢」，（敵人在二十六年年底便設置檢查所了），言論相當地自信，……於是在二十七年

開始的季節，洋商報紙便如雨後春筍地在兩租界內出現了。這中間最著名的的是文匯、導報、譯報、大美早報和華美晨報。文匯報因爲模仿大公報的作風，而言論又較其它各報爲激烈，首先吃了敵人的炸彈。不過炸彈並未毀滅了它，反給它增加了幾倍份的銷路。

導報（神州日報的後身）、華美、大美也同樣受着恐嚇和威脅，炸彈事件不斷地有發生。館中工作人員在警探密佈鐵絲網層層裝設之下奮鬥着，他們的生命隨時都有危險。但

建詞報功。祠有周佛海書聯云：

「死難三十六人，公未死尤甚於死；名留千百萬載，能成名未必求名。」

今佛海已嫌膝事仇矣，編想當年書聯頌德之事

，誠令人興朝秦暮楚之歎！或改前聯以贈之云：

「免死孤悲，君未死已同於死；盜名欺世，不成名反墮其名。」

按同黨會仲鳴唐有壬，皆過庭而炎，「免死孤悲者，謂周遠之物傷其類也。」

褚氏詒

吳興褚民誼，有晉色南島之好。位列大員，年

當強壯，猶與羣兒放風箏，予以爲戲。民二十一年，全國運動會集會於白下，時有吉寧少女楊秀環（客冬歸湘人譯師海柏林）以游泳冠儕輩，復美於姿，得美人魚之號。民誼大怒，伺秀環出遊，爲之掩聲參御，耽論誦唱，目爲淫垢。民誼又好賞曲，尤耽淨角之戲，終日研習皮簧，不問公事。自號樂天居士，偶一粉墨登場，沾然自喜，諸君以「仕而優」義之。會有名淨金少山，號技京華，民誼卒辭厚幣，執弟子禮以問業。名於登場，好事者爭餽花管錦幛以譽之，民誼製詩贈以「少山」，題題四字曰「寶大聲宏」，蓋成句「寶大聲宏」之訛也。或問之曰：「少山聲宏，先生烏得知之？」民誼大慚。

民誼向附精研，亦汗寫也。汪黨之醜史甚多，此其一例。

詒

中堅堅強抗戰，倭寇已至再處三端之境，黔驥拔窮，遂發爲「以戰養戰」之說。凡敵騎所至，橫征暴斂，割聚民財，經營銀行，濫發紙幣，然空文

他們的精神很愉快，他們的信念很堅決；爲國家爭自由，爲民族爭生存，他們所盡的責任同前線上出入彈雨槍林中的戰士一樣重要。

這一羣文化線上的戰士給予孤島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孤島的人心一向是振作的，在「七七」懸旗誌哀，「八一三」絕食休業，對救國捐躋躍輸將——這一切當然多有賴於報紙的倡導。「文匯報」最多銷到六萬五千

份數。凌駕牌子老態度不鮮明的「新聞報」而上之；導報、大美、華美也都有過三萬左右的

不過這一繁榮並未能維持長久。敵人隨着它的軍事進展，對言論機關實行壓迫，一面直接威脅，一面督促工部局加緊新開約束政策；攻擊日本不得過甚其詞，對刺殺漢奸的行爲不許獎勵，一班報紙慣用的「志士」、「壯士」，後來也一一禁用，便是刺死了老牌的漢奸，你也只能敘述事實，平庸地說是「某人死了」，「兇犯脫逃」，「此案有政治背景」。

從二十七年夏季，孤島新聞界便開始感到空氣窒悶。

汪兆銘叛國以後，上海佈滿了他的爪牙，「以華制華」，他的手段比敵人來得更見醜陋，於是新聞界的處境乃益增其困難。他們的手槍指正了爲正義而奮鬥的報人去放，犧牲在漢奸毒手下的先後有大美晚報編輯朱惺公等數人，其餘被綁架而去作爲要挾的尚有「中美日報」（這是最後發行的一個外商

報紙）編輯夏仁麟等。中美日報曾受過一次搗毀，並且遭遇過幾於「全軍覆沒」的驚濤駭浪。

文匯、譯報、導報先後被汪逆金錢勢力銷毀了，目下在狂風暴雨中掙扎着的尚有中美，大美等家。但是因被認爲「抗日態度堅強」，它們數度停止發刊，就是蔣委員長的詞或是告民衆書，全不許暢快地登載。（而文匯報等家最初停刊的原因也就在這一點上面。）

汪派漢奸的喉舌「中華日報」出版了，接着被收買拿津貼的也日見增多，就連最近復刊的「文匯報」，也是一個漢奸的組織，

他們想利用那一個有過光榮歷史的舊招牌，向數百萬愛國市民散播其荒謬的毒素。不過一手難以掩盡天下人的耳目，這毒計是難以收到效果的。

寫到這裏，就看到「大美報」編輯吳中一君「判處死刑」的消息，不禁想起那一羣留居孤島的老朋友。他們的精神是極可敬佩的，但願在抗戰勝利之日，大家都很安全，一同在南京路上共飲慶功之酒！

甲級學員修業期滿

(重慶通訊)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甲組第一期學員五十二人，修業期滿，於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舉行畢業典禮，到來賓及全體教職員學生千餘人，蔣校長因有要事不克親臨主持，特由校務委員戴季陶代表宣讀訓詞，詞意深切，原詞下期列載。

行使，不能示弱於民，民皆輕榮勿用，流傳頗廣。有所謂「華北聯會銀行」者，發券多種：一元者色深紅，左角印孔子像；五元者色紅，印文天祥像；十元者色藍，印郭子儀像。又有精券幣，半分淺綠；一分紫色；五分色紅；一角紫綠；二角墨綠；上皆印龍。有署名鎭南者，戲作鈔詩云：
 「僞鈔僞鈔，乍印者誰？銀元銅元，搜折難遺。
 半分一分，光怪嵯峨；孔子喟然，關公攢眉。
 正氣云亡，奸邪退伏；北地民衆，委與其資。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同心攘斥，消聲無疑。」
 「正氣云亡」句，蓋指五元鈔印文信國像也。

雅賊

倭寇肆虐，於今益烈。城市居民，咸具戒心，相率散避鄉間，白壁扇戶，十室九空，關閘通衢，僅同荒墟。於是，穿盜者流，盜焉得逞，富室鉅肆，往往被燒。一時有「智城防作，出外防偷」之諺。

四明某城一商肆，晴朗之日，肆中人相約遁匿城外，黎明而出，攀蔓始歸，習以為常。惟患宵小之覬覦也，以粉筆書大字於門曰：

「內係空屋，財物毫無；
 樣上君子，請勿光顧！」

一日，夕陽西下，肆人施施然歸，見屋後穴壁

作巨竇，室中器物，什亡其九。肆間留句云：

「老闆夥計出城跑，店中東西偷去了；
 中國人偷中國用，總比敵機轟炸好。」

客歲得南江友人來書，備述其事。不知何來雅賊？此與舊俗流傳「此地無銀三百兩，對門阿二不會偷」之美譯，同一滑稽。國難聲中，得此趣聞。令人破涕為笑。

有所謂「華北聯會銀行」者，發券多種：

一元者色深紅，左角印孔子像；五元者色紅，印文天祥像；十元者色藍，印郭子儀像。又有精券幣，半分淺綠；一分紫色；五分色紅；一角紫綠；二角墨綠；上皆印龍。有署名鎭南者，戲作鈔詩云：

「僞鈔僞鈔，乍印者誰？銀元銅元，搜折難遺。
 半分一分，光怪嵯峨；孔子喟然，關公攢眉。
 正氣云亡，奸邪退伏；北地民衆，委與其資。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同心攘斥，消聲無疑。」

「正氣云亡」句，蓋指五元鈔印文信國像也。

記者 在東京的外國記者中最活動的是合衆社、美聯社、路透社、哈瓦斯社的

美國合衆社東京分社社長是摩林，他到東京未滿兩年，是一個年青而敢銳的記者，在他部下尚有夏威夷女王的丈夫李某，李某前在火奴魯魯時曾和女王打得火般熱，結婚是最近的事，他年近三十，雖不及摩林敏銳，可是活動力極大，可算是外國記者少首屈一指。

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是托馬森，他也是青年，人品極好，手段殊不及摩林。托馬森部下有新入社的馬加貝，他是二十一歲的小孩子，他父親是有名週刊「星期六晚報」的一等記者，他到過日本幾次。馬加貝在日本研究日文。日本話也說得很流利，他想在日本多住幾年，研究日本歷史，然後回美國當教授。

哈斯特系的特派記者楊格，因反日故，被當局扣留，自他回美後即由「報知日報」記者白郎承乏，白郎只是一個名義，打電報工作，實由他的部下庚半爾代勞。白郎在日本住了十多年，又是任日本出版的英文報紙編輯，所特系名義上的通訊記者，因為他本來有點親日色彩，所以打電報工作，只好託庚半爾來幹了。

美聯社和合衆社的記者們雖間有親日份子，然爲了美國本國反日的大勢所趨，總不敢明目張胆發出有利日本的消息的。而美國各報的特派記者，比如通訊社記者更加反日。在東京的各報特派記者中，最有名的反日份子是「紐約論壇報」記者布萊登，布萊登的父親却是日本出版的英文報「報知日報」的社長，而他却反日最烈，可說是父子背道而馳了。

比較帶有親日色彩的記者是「紐約時報」兼「泰晤時報」的特派記者休·拜亞斯，他替「紐約時報」所打電報常常是袒護日本，替他們說話的。所以謠傳拜亞斯實在受了日本內務省的收買，這也許不是捕風捉影之談吧？

另一個親日記者是倫敦「電訊報」特派記者希米斯，他每每把日本的驚人消息故事輕描淡寫，以避免讀者的激動。英國路透社的東京分社社長是郭克基，他是一個不懂社交，不識幽默的英國人。他所發的消息都是針針見血，把日本的醜態儘量暴露出來的。德國海通社和意大利斯第發尼社的記者，以至德意各報的特派記者，當然是袒護日本，更不必贅述了。法國的半官式通訊社哈瓦斯社東京的分社社長是哈巴斯，他是去年才自上海調來的，本人是非常同情日本的對華政策，但是因爲法國國內的反日情勢，却使他不敢再發什麼有利於日本的新聞。

刊行期八、七・六第卷二第一 著記時戰

光榮歷史漫說是各地新聞界不會注意，就是福建的報紙，也很少記載。廈門是福建新聞事業的發祥地，當紀元前一年，即有星應日報之發行，為福建新聞紙之嚆矢。及辛亥舉義滿清推翻，黨員許卓然等創辦南聲日報，應林子超先生宋子靖先生暨諸先烈的革命行動，對討袁之役，奔擊尤力。民三民四年間，民鏡日報、廈聲日報、思明日報先後發刊，均為鼓吹革命而揚本黨主義的有力宣傳機關。各報屢受北洋軍閥，以言論過激為由查封拘辦，星應南聲最先被摧殘而夭折。廈聲日報亦被迫停刊者再，主筆蘇取公張孤山先生後被捕下獄，開釋時，民眾事前聞訊，數千人迎候於衙前，足見當時革命力量之澎湃；蘇張等因是役成名，廈聲業務亦蒸蒸日上。民國七年該報因先後登載總理談話，及革命演宣言等，著論鼓勵北洋政府，為廈駐軍王敵臣所查封，廈門報業遂因而弱了一支有力的友軍。福州方面，報頤創刊比夏島略遲，而發展亦不及廈門迅速。民元光復以後，由於革命升擊專制島目標，與閩南方面革命黨人一呼百林子超董展雲鄭祖陰諭先生創辦求是日報，以鼓吹革命，對於討袁護法之宣傳，積極努力，會聚一堂，手令嘉許，為閩省新聞事業最光榮的一頁。

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北伐，東路軍入閩克服福州，成立省黨部籌備處，籌備主任丁超五先生創刊民國日報。福建之有正式報紙，以此報為嚆矢，與求是日報及日人辦的閩報，增至三家，互相競爭，才漸啟人民的注意。

十七年春，福建省黨部創辦廈門民國日報，同福建報紙由海口發展到內地，以漳州為最早。十八年春廈門商學日報，由廈商會教育會主持下出版。

福建新聞事業概況

朱培璽

十九年秋，民鐘月報因登載失實被當局查封，十六年歷史，在廈首屈一指，從茲消逝，是廈門新聞事業最大的不幸。廿年夏，廈門青年界張望才等創辦道門日報，同年秋，華僑日報以鉅額資本，發刊於廈門新市政完成之後。由是彈丸的廈門小島，有七家自報，即江聲、思明、商學、民國、廈門、華僑、及日人所辦的全圖，互爭誰長，雖各有其特點，然趨充篇幅，競新紀載，尤為一般讀者得益匪淺，廈島新即界因而加速地進步。

民國廿年漳州漳浦日報停刊，民國廿二年廈門商學報（廈門日報，相繼停版，廿四年五月一日倚商胡文虎所創之星光日報在廈門創刊，民國廿五年小星型的廈門大報創刊，廈門商業新增兩支新力軍，尤以資本雄厚之元光日報為最，同業競爭之日漸尖銳，各報日出一張半，增至三張半，江聲星光均銳有夜刊，廈地新聞事業實為時期最有生氣。

民國廿二年泉州方南由余望山先生創辦泉州日報，廿三年七月駐福州憲長第四團團長吉章簡，創辦南方日報，註明總社在福州創辦復興日報，（即改為閩南新報）第十師師長李培煌在龍岩創辦閩西日報，廿五年傅銘三先生在連江創辦閩北日報，九師在莆田創辦汀江日報，內地報紙的建立，中央駐閩軍官渡下最大的功助，與開築閩省公路一樣為閱人所紀念！

抗戰以後，隨着當政機關的內遷，和各地的淪陷，江聲日報、星光日報、華僑日報、思明日報、都隨着孤島而消逝，使新興的福建新聞事業，受了嚴重的打擊，失去一眾有力的成員，但是跟着還不幸的暫時沉淪，繼之而起的，是內地報紙不斷地重建，立。現本省對開報報紙有福州永安福建民報、南平南方日報、龍岩閩西日報、建寧閩北日報、莆田福

連城版，泉州泉州日報、福建日報，南閩西日報、連城版，龍溪南新報、仙遊日報和始遊商報，八開以下之日刊三日刊週刊半月刊，所在皆有，大多能顧其地方的需要和財富，供給人民的精良食糧，這是福建新聞事業所從沒有過的燦爛景象。

（現今福建省政府主辦之福民通訊社，省府主辦之華南通訊社，編者按：華南社已停辦。）免費供給省內外報甲乙種通訊稿，對省內新聞界幫助尤大。而閩西日報連城版已由省府部改為大成日報，廿九年元旦改版發行，閩省新聞事業增多一枝，逐力單抗敵哥孽後，福建新世界，對於原料的自給，盡了最大的努力，閩西日報最先派員實地指導造紙，試驗結果極為完滿，現各鄉已普遍採用，改良土紙尺寸與洋紙無殊，價格最廉每令五元三角，漲價紙尺寸與洋紙無殊，價格最廉每令五元三角，漲價以後，仍未超過十元，紙質堅實，勝西川土紙遠甚，至印制油墨各項都能自給，而閩西日報日製有大批油墨供給印刷業，年來福建新聞事業的發展，原料自給的初步成就，是最大的助力。

閩省各報，努力抗建宣傳，在敵機轟炸下奮鬥，與全國各地報紙無二，而反國物資的貿易，代牧捐款等，著有很好的成績，去年春節福建省抗敵會發動報紙義賣，泉州日報、南新報最先開始，每份捐售最高價格達六十元。五月間，閩西日報義賣，每份最高達一百一十元，創全國報紙義賣最高紀錄，尤為難得。其他各報亦然。

福建新聞界因爲分立各報，沒有橫的組織，各自謀謀，頗不合於報業的合理發展。新聞記者也基於上山的原則無團體的統合，缺乏交換研究的機會。至記者本身多是取得低微的報酬，而負荷重大的工作，遠較各地同業之上，且服務的精神與先進同業是一樣的。

廣西新聞事業

開 津

抗戰中的廣西，軍事配備加強，政治效能增進，經濟事業擴展，交通運輸設備改善，教育普及成人婦女，這是稍稍關心國內政情的人士周知的事。

可是，目見健強的廣西，是多方面配合成功的。有許多事業都是在平靜的政治環境中自發躍進，並不一定是政府推進的力量。就拿廣西新聞事業來觀察，在抗戰烽火中真有飛躍的進步。

前年十一月，桂林早為桂省首善之區，而報紙只有廣西日報一家。因為廣州淪陷，梧州交通中斷關係，致紙張來源困難，篇幅縮小至四開一張，當時誰也感到不滿足。可是經過很短的時間，廣西日報就擴充為一大張，近數月來，印刷改善，設備擴充，全省各縣通信網亦重新佈置成功，且增出各種副刊，達十餘種之多。并特約許多名流名家經常寫論文，編排形式亦大加革新。截至目前，若與舊報比較，恐有一「判若兩報」之感。

外來報紙，首推掃蕩報，仍保持在武漢時之奮鬥精神，外埠電特多，戰地通訊優美，在桂省中實不多見。次為救亡日報，創自上海，復刊廣州，現在桂林出版，始終堅守「雜誌化」的一貫作風，並增多新聞資料，特設服務部。對於採訪工作，曾作有計劃，有系統的改進。

此外，新設的新聞機關，計有：桂林晚報，為桂林行營政治部所主辦。陣中畫報，為軍委會政治部所主辦。且華三日刊，為各機關職員私人合辦，現已停刊。國原新聞社，為許多文化工作者合作經營。戰時新聞社，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南方辦事處主辦之報，於三月前即有聚餐會，每週繼續舉行，並於每次聚餐會分約與新聞界有工作關係者數人參加，藉便連絡，頗收效果。最近桂林行營政

會，國民月會的舉行。至於新聞記者個人，亦有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桂林分會的組織，係上年四月間成立，現有會員四十餘人，經常有座談會，演講組織，南甯示陷之前，有南甯民國日報（似為桂省最老的報紙，已發行至五千餘號，鉛印對開一大張），南甯新聞報（鉛印四開張一張）；柳州有柳州日報（鉛印四開張一張）。龍州有龍州日報（鉛印八開張一張）。梧州有梧州民國日報（鉛印四開張，上年七月二十六日被敵機炸中燒毀，損失頗巨）。中山日報梧州版（鉛印四開一張）。

全州有旌報（為某軍所辦，鉛印八開張一張）。除以上主要地方報紙外，還有北流「建國日報」（鉛印四開張一張）。平樂「突擊三日刊」（油印八開兩張，為學生軍第一團主辦）；博白日報（石印八開張一張），桂平「曙光日報」（油印八開張兩張，為學生軍第二團主辦），陸川「動員日報」（石印八開張一張）。平樂「突擊三日刊」（油印八開兩張，為學生軍第一團主辦）；博白日報（石印八開張一張），桂平「曙光日報」（油印八開張一張）。宜山「廣遠民衆三日刊」（鉛印八開張一張），懷集梁村「民衆報」（單面油印三日刊，四開張一張），貴縣日報（鉛印四開張一張），懷集梁村「民衆報」（單面油印三日刊，四開張一張），百色「田南日報」（鉛印四開張一張）。

依以上調查，全省已達二十餘種新聞紙，絕大多數都是產生於抗戰期間。因為各報同感經費困難，人才缺乏的關係，所以質量方面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

為加速改進這一新興的事業，我很希望省政府統籌辦法：（一）先核定各報的必需經費，統籌發給一部或全部的經費，扶助其逐漸發展，達到獨立自給的目的。（二）開辦新聞工作人員訓練班，加強其工作技術與政治認識。「幹部決定一切」，桂省對於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各方面的幹部人才，曾經不斷的開班訓練，收到很大的效果，獨對新聞工作人員的訓練，似尚未注意。我很希望這一新興事業普及各縣，很有力的配合抗戰建國的需要。

漫談豫東的報紙

悲明

守正不屈的陳憲章君

馬恩錫

一、大眾報開放出異彩

豫東在河南文化上是比較落後的區域，尤其是和安徽江蘇毗連的一些縣份。雖然在抗戰前的開封是全省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在豫東，可是在文化界的青年，豫東人是佔着很少的成分。徐州淪陷後，蘇豫皖邊區間的一些縣城相繼失守，敵人的鐵蹄踏遍了豫東，豫東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黑暗時代」。敵人則極力拉攏其佔領區內的土豪劣紳，失意政客和封建軍閥，組織偽政府進行其所謂「復興新中國」的文化反宣傳與奴化教育，企圖收買民心以實行其「以華制華」的策略。一般無知的愚民，便聽其魚肉，任其蹂躪，他們整天處在水火之中，那里有一天日子好過？他們只知道沒有了世界，沒有了幸福，天使這些惡魔下界屠殺人類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大眾報的工作同志一部分便肩起鐵筆跑到豫東來打文化游擊，他們中間經過許許多多的苦難，才算把它培植起來，開放出燦爛的異彩，它的訂戶逐漸增加到二三千戶。因為它是油印，每張膠紙最多印千餘份，無論如何不夠分配，所以以後，乃擬改用鉛印，可是因為地方政治環境的不許可，乃不得不忍痛停刊，燦爛的鮮花被無情的暴風摧殘了。

二、沿着平漢線的幾家小報紙

從鄭州到郾城一共有三家報紙，建國日報（鄭州），正義日報（許昌）和警鐘日報（郾城）。這三家報紙都是固定性的鉛印小報紙。

說也奇怪，豫東這片廣大的沃土只有這三家報紙，他們的分佈區非常之小，除了淪陷區內及後方的一般少數知識份子外，一般文化水準很低的農民和淪陷區的同胞很難見到，最近聽說建國日報還停刊了呢。

正義日報是用三開的白油光紙兩面印的鉛印報，有時用報紙印。它只有兩版，內容方面還欠充實，排版亦嫌呆板。

警鐘日報雖然已有八九年的歷史，但始終沒有見到它的編排有所革新，它的篇幅比正義日報還小點，聽說在經濟方面，他比其他的報紙都好，印刷上條件亦佳。

從這些事實看來，在整個豫東，在大眾報豫東版停刊後已很難見到與大眾報媲美的報紙了。

續中美日報總編夏仁麟君失蹤之後而被汪漢奸綁架的上海報人，又有陳憲章君。雖然一年來上海奸商所努力表達的不屈不撓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們深感敬仰的。

陳君被邊的原因和經過其實是這樣說：

（曾在上海新聞工作者公會記之陳憲章，於上

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九時○十分，在南京金沙湖交飯

店門前，突遭政治性之襲擊。被有頭外諭打飼料袁

道遭了一次重擊，並投奔汪派後，企圖對新聞

界進行破壞工作。但該對飼料並不熟悉，乃曾數

度邀約陳憲章前往敘談，欲利用陳為袁之誤餵，而

陳敷斥拒之，最近袁逼之更甚，陳乃於是日拂曉之

時被袁逼至沙利文飯店，竟欲將袁裝入大袋。陳仍恐

發生意外，故臨時另約他女婿方競行；但陳於抵達

沙利文飯店前，原有黑牌直車三輛，一為八〇二一

於車旁，即將陳逼入車內，三輪汽車向西疾駛而去，

劉科萬係即往追尋。十一（中美日報載）

這消息，算得非常清楚詳細，汪派漢奸在上海

無法無天，專心作狂，想謀金錢和勢力，來征報

陳君是一位英俊青年記者，有着一副和藹可親

的面目，平易近人，忠貞愛國的心腸，熱烈

誠摯的友誼。今年還不過三十元歲。他沒有進过大

學，也沒有受過完全的中等教育，但是他具有深

遠的知識底，完全是自己刻苦用功自修得來的。甚

至君從事於新聞事業，自己有十以上的歷史。他

對上海新聞業非常熟練。不錯，他過去文部省上

海機械工程師會書記的，但對於上海的新聞業，保

持着極大的興趣，深信新舊合流的前途會非常

三、黃河淮太荒涼了

所謂「黃河淮」是說這次從中牟縣北的柳園口因決口而改道後的汎濱區域。中間經過徽境內。這段長約四百五十里，它的闊度從十里至九十里不等，這真是空前的浩劫。一兩國交兵，黃河爲界」。這正當其時，我們和敵人就隔着這道黃水。黃河兩涯，因爲是被水淹的關係，十分之七的人口已向外逃去，所餘都是些老弱和多少有些餘糧或靠撐船生活的農民。只要到過這些地方的人，就可以看見傾圮的房屋，荒涼的村莊和黑黃的農民。此外就什麼再也看不見了。若談到文化事業，那簡直和黃河淮的農民沒有兩樣，我們感覺到太荒涼了。在上面我也曾經說過，整個的豫東只有沿着平漢線的三家報紙。小型的油印紙，除了各縣政府收點中央電每天照例出一張收音日報外，其餘能被稱爲報紙的可以說沒有一家（這是說在大衆報停刊以後），這些收音日報除了簡單的電訊外，沒有其他的內容，甚至有的連個標題都沒有，而所見到這種報紙的人也僅僅是地方政府和幾個機關的公務人員，老百姓看不到的。

周家口在上年八月間新近產生了一個小石印報——光華日報！！！，它的內容，編排印刷遠不如平漢線上的三家報紙，比着過去的大衆報豫東版更是遜色，不過在編排上活潑一點而已。

四、曉光報的誕生和夭折

在大衆報停刊不久，第X戰區游擊第X縱隊的司令XX先生感到前方文化食糧的需要，特別辦了一個報紙，這個報紙便是最近撤退豫東敵人前後方的曉光報。它是一個小型油印報，它的篇幅比大衆報大了一倍，內容，編排和印刷方面雖不能與大衆報相持，但據一般讀者的評論還算不錯。只是他們各方面太困難了。因爲經濟的關係往往不能按照預定的計劃去實行，他們的經常費每月只有六十元，他們所以能夠支持下去的原因，一方面靠着賒帳，一方面是靠他們每人每月僅有的八元伙食費墊補，這樣，他們在苦難中一天一天挨下去。他們每一個工作的同志都抱着無限的希望，去着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奮鬥，只要有一線之路他們是決不會退縮不前的。可是不幸得很，他們的困難一天嚴重一天，他們不但在經濟上感到沒有辦法，而且環境上也一天一天的困難，這很顯然，殘餘曉光報只得宣布停刊！

五、我們這樣來開拓這塊肥田

豫東是這樣一片廣大而肥沃的荒地啊！他是一望無垠的平原，黃河決口後，被災區域達五六縣，農民大部逃向鎮平一帶開荒。這裏不單鬧着米糧的飢荒，而文化食糧的供給也是迫不及待的需要着，農民因了知識水準的低落，往往被敵人利用着，千千萬萬農民正待我們來把肥美的文化食糧送給他們享受。我們爲了適應抗戰，適應客觀環境的迫切需要，到敵線去打文化游擊。

反映的事實，以從事寫作，因此不上崗哨，便由一個事務人員而鍛鍊出一個堅強的屬於戰鬥性的青年。記者。他的寫作很多，經常用「伊甸」的筆名，替美大晚華美中譯報文匯通報大英各報撰譯文章。他不擔任某一個報紙的專任記者，可是各報紙和他都有深切的淵源。他的同學的朋友摺與熱烈的工作態度，已染得上海新聞界人質他的敬重。他會以記者資格出席於開江北江滬各報社，採訪戰事消息。又會代表上海新聞界，赴前敵勞軍。在最後一次，（二十六年十一月）他帶了大批的慰勞品，被子、帽子、毛巾、藥品等一大車，如一個同伴，到崑山去慰勞，不料一下天形勢突變，我軍撤出上海，銳山也因受敵人側面攻擊而中斷，他們就這樣的被敵人逼絕包圍起來。經過三天的長途跋涉，終於給他們突出重圍，南歸山轉蘇浙的蘇嘉路到嘉興，更由塘江，越蕭山紹興，經餘姚寧波，重返杭州。在浙東湖嘉興，杭嘉湖，南歸山轉蘇浙的蘇嘉路到嘉興，更由塘江，越蕭山紹興，經餘姚寧波，重返杭州。在浙東兜了一個大圈子，辛苦是不用說起，誰知不知遇到多少次，卒能化險爲夷，完成任務。陳君自來甚賢，終年一襲布衣，儉樸無外，無任的喜大，努力主持工作迄未稍懈，而卒堅強好這事。後來他公過世，朋友都勸他雖回上海，但說：「我有許多事請你做，我的責任未了，還可輕易離去。」陳君於被架一星期間，倚從上海來信，謂「我位！」其堅忍敢如此。這裏除了表現汪派漢奸之外，對於陳君的偉大的精神是極感動的，毫無不贊許之意，這是很明顯的。

桂東南的前线報紙

又 銘

廣西東南，正陸地說來應該是包括平樂、梧州、玉林、海州、四個區域的。這包括了二十三縣的廣大幅員，已成為所謂廣西的國防前線了。因了緊逼近着廣東，成為戰略上重要的地帶，因此抗局頗為重視。時將學生軍兩團，圍籠在這區域裏；這一大羣英勇優秀的祖國兒女，不只負着軍事政治的重大使命，廣泛地深入了農村，而且還在廣大的原野上播撒了新文化的種子，隨着肥沃的邕江流域，新聞紙像春筍似的蓬勃滋長起來了。

現在所要報導的，是號稱桂東南前線的信懷機關（舊稱信懷）的新聞事業。信懷是廣西邊陲的邊陲，是一個突入廣東的三角地帶，是崇山峻嶺竹木幽密的山城，公路剛修好尚未鋪油，便又因抗戰的需要而破壞了。由懷集的城仔到廣寧四會，是一條可能成為敵人進攻的交通線，但也是最險要的一線。一般文化很不落後，懷集縣城有一個甚具規模的初中，信都縣城就只有一間中心小學與新辦的簡易師範。以文化而言，農村裏幾乎可說完全是未經墾荒的處女地，他們過的差不多是原始社會的自供自給的經濟生活。可是在五四年運動二十二週年紀念的時候，三個中隊的學生軍令他們帶來了新的文化，新的生活。

在行動期中便已出版的「大眾報」，一個四開輪印版篇幅的三日刊，首先在懷集的梁村固定的出版了。因了工作者的熱誠，這可說是平樂區首創的較優秀的油印報，並又得到貴州撤退後便即駐梁村的某部空軍的幫助，於是對國內新聞及戰訊都很迅速。他們寫鋼板是用唱過了的留聲機唱針來寫的，字體彷彿，版面整齊。油墨也是自己發明的，用桐油或茶油與佛青按三與一的比例（三分油，一份佛青）調和，撲勻使用。印刷滾筒是用牛膠漆化鑄成。經過一番艱難地聯絡的工作，銷路便普遍到了每一個村落，深入到農民的茅舍裏去了。每期居然銷到了五六百份。內容方面極其特色的是有一「奸奸隊」一欄，專為一般勞苦大眾而設，特用廣東俗語寫作，頗受一般民眾的歡迎。

接着信都方面，也創辦了「火把」五日刊，經過全國工作同志一致的努力，及當地縣政府的協助，「火把」便很快地照亮了信都的每一個角落。緊接着「大眾報」而成為平樂區油印報後起之秀了。牠很快地成爲鄉村街長小學校及成人班師生與士紳農民的核心，牠組織了他們，推動督促訓練了他們。由「七七」抗戰二周年紀念由牠所發動的籌款與金運點所得到成績看來，便可知道牠在社會上讀導作用的偉大！只是九鄉一鎮的一個小山城，三天功夫，便賣了七百多份，收到了差不多五百元的款。在小時牠也銷到了三百多份，牠的「老百姓」欄專管有關農民生活的法令的淺釋，得到極為良好的反應。同時牠的「五日時事」是用談話式敘說的，這也算是牠組織的手衷，報導出農村最底層的生活來。編排及印刷，因係初辦，起初不很雅緻醒目，逐漸改進的結果，二十期以後便頗有些斬獲。

報的風格了。可是出到四十期時，丙人事的變動，會一度停刊。自去年十二月三日起又改組復刊，改名爲「迎擊」，同時改三日出版

一次，內容也比較更切合實際了，與讀者的聯繫也加強了，編排亦有長足的进步，當能創造一些新式樣；可供寫版和印刷還沒有配合着一同前進！

「迎擊」更切實地對青年負起領導的作用了，牠加強了原有的青年團的組織與工作，還另組織了先鋒作用的戰時工作隊。牠的「新知識」一欄，對憲政問題同國際問題都在用淺明的語句作系統的講解，這是比較可貴的特色。

再者就要說到「懷集日報」了。那是一個公開的錯印報，是由縣府及當地士紳出資，學生軍出力合辦的。他的前身是「懷集三日報」，前因缺少人力而停刊，學生軍來了，才建議復刊而改爲日報。舉辦的動機，與其說是以提高當地的文化水平，毋寧說是見了縣府的一架舊鉛印機棄而不用，未免可惜；同時在懷集中學又可拉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經過半月的籌備，便匆忙的出版了。總導待遇，試用的五六百份，銷路還好，可惜範圍只侷限於懷集一縣。注意國際問題的報導與評論，同學生軍的工作通訊，都算是牠的特色。雖然錯字不少，常用三角形圓形等符號來代替某字，但配有版畫，插版活潑，印刷也清晰，頗秀麗可愛，很有「救亡日報」的作風。紙張是土等南山貝，頗白潔刺眼，主要讀者是知識青年及店員。

外埠報雖有頗佔勢力的「中山日報」，同偶爾一到的廣西日報及梧州報，但因郵遞太慢，常常十天後才到。同時價錢又昂貴，所以牠們的銷路，反而沒有上述幾種報紙來得廣大深入。還有一點，「火把」「迎擊」「大眾」同「懷集日報」，都刊有本地當天的新聞，這也是能普遍吸收讀者的一個原因。而社論等文章又能針對着他們生活上的需要。一個地方報紙，只要不失其地方性，總有牠們存在的價值的。

最近信懷地方當局，及學生軍方面都有了人事上的變動，我們希望這三家桂東南前線的報紙，不要影響地發展下去，切實地負起前線的戰鬥任務！準備迎擊敵人新的進攻！

南洋的日本報紙

胡道靜

一千年以來，華僑的血汗綿延不斷地滴在星棋羅布的太平洋羣島上，建起了無數的璀璨巍峨的海上晶宮。雖然近世紀來羣島的治權是操在歐美人士手里，但經濟界和勞動界畢竟還是華僑掌握着勢力。

▲海外大飛躍 日本船的游到南洋來，是很晚很晚的事，不過參預進來以後，也就風波不靖了。他們一壁要從歐美手中奪取霸權，一壁又要排除華僑的經濟的和勞動的實力。鄉下好做白日夢，此地被認為「地球上無二之樂園」，南進政策就叫得整天介響了。

據近世的紀錄，日本人的初次渡航到南洋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四年），去者為藥種商，雜貨商及朦朧香技師數名，但不能獲利，而且酷熱的氣候使日本人住不慣，其後渡航者極為稀少。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日本進入了海外大飛躍時代，對於南洋就有心覬覦了。起初是大批娘子軍做先鋒，追蹤而有農商工者渡航。近年橡樹栽培與製糖事業，多成了倭人的企業；開礦，採珠，和捕魚，也次第落進了倭人之手。

▲發源於星洲英荷兩屬的倭僑，在明治末期，約有一萬人，大正中期約一萬五千人。近年約二萬人。美屬菲律賓羣島現在亦有倭僑約二萬人。菲島倭僑，智識階級甚少，所以日本人的報紙較馬來亞爪哇為遜色。暹羅和日本的關係似乎很密切，但該地倭僑却不多。一九三五年統計，僅四百十二人，所以並沒有日文報紙出版，却有一種暹文報紙，這於政治上具有何等的意義，自然是一望可知。

（星嘉坡）南洋的日本報紙，可說始於一九一〇年，此年，「南洋新報」半週刊在星嘉坡出版。在此前後，曾有「星嘉坡日報」及「星坡Gazette」二種創刊，但都是謄寫版印刷的，而且發行份數不超過百份至二百份。「南洋新報」始用活版印刷，有五百份的新聞紙路，恐而記者個光治亦特為活躍。大正以前在南洋出版的日本文新聞紙而已。

古藤秀三（原任大和新聞記者），記者是佃光治。日本外務省認此人間也能有銷路。現在繼續刊行，約發二千份。

一九一六年有半月刊「南洋及日本人」，一九一七年有週刊「星坡Times」，乃佃光治業績（八打威）「爪哇日報」是荷屬倭僑最早的新聞紙，在星嘉坡發刊。前者為品川久義經營，後者為佃光治。原晚香。佃光治活躍於英荷兩屬倭僑報壇十餘年，於一九二二年逝世。二月五日去世，爪哇日報遂讓由齊藤正雄繼承辦理，荷屬本為「報」，讀者有華文，荷人及土人。報約銷一千五百份。

一九三四年一月，久保龍雄在八打威開辦「日蘭商業新聞」，首屈一指的日字大新聞，居然成了爪哇日報的勁敵了。松巴島（南洋振興日報）新城朝功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創刊，編輯長內藤武猪郎。現存。志村秀吉，編輯長吉田美英。現存。每週三回發行的「南洋日報」，吉田久一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

▲暹文大和報（馬尼拉）最近有兩日刊「工商時報」出版，同地日本會發行。

（岷蘭老島都邑達伐亞）最近有週刊「達伐亞週報」出版，同地日本人會發行。

南洋倭僑主辦的外國字新聞紙，除了以上提及的南洋日報之英暹文欄，爪哇日報所出之外，尚有宮川岩二在盤谷創辦的大和日報，以及「大和日報」，於一九二二年六月發刊。大和日報與暹國宮內省方有連絡，故在暹頗具勢力，而揭載日本紀事甚多。發行份數約二千。

爪哇日報在荷文週刊外，還會出版過一個葡萄牙文週刊，佃光治死後，就廢刊了。

頭據美聯社星嘉坡電，該地的日文報紙公司（想即南洋新報社）正籌備，是南洋僑文報紙一種，名為「星嘉坡報知新聞」。如果出版社此種舉措，顯然是作煽動馬來民衆反英的工作的。

各國通訊社在香港

楊 樂

誰都知道，香港乃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海岸線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同時也是一個自由貿易港：爲了他們的經濟利益的關係，所以就有意或無意地佈下他們的消息網，作爲與香港貿易的板掌。

然而與香港有着商業上的關係的國家，不單限於英國，就是美國、日本及德國和香港在商業上也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各國隨着經濟勢力在遠東的發展，也佈下他們的消息網。因爲經濟市場的變動與各國政治外交的趨勢時有關係，於是各國在香港早日號稱「東方諸都」的香港，佈下的經濟消息網，漸漸變爲各國的新聞通信網了。

它在遠東所佔的地位可與戰前的上海同樣重要，所以由香港發出的新聞，對於遠東，尤其是南洋一帶的影響甚大。然而因爲各國的立場不同，所以其所用的新聞政策各異；往往同一新聞，常因各通訊社的使命不同，所發出的消息各異。而香港之所以有一

「東方諸都」之稱，正是爲此。

現在香港正常發稿的國際通訊社，除英國的路透社外，尚有接隸屬柏林總社的，所收的電稿，是由總社以無線電發來，但只限於歐洲各國的消息；至於遠東國的海通，而這三家通訊社的電稿，常常消息不齊合於事實，早爲世人所知，無庸贅述。不過它們在香港發稿的情形怎樣，或爲情形報道給讀者知道，也會費了不少時間，輾轉拜託，走訪各西報的華人記者，探得其要。茲分述於後：

一路透社 香港各大通訊社之中，要算是最活躍的一家。它除了接收倫敦總社和各地分社的電稿分送各報採用外，還可以將香港的消息直接拍發到世界各地去；並不用拍回總社，然後再行發出。它在香港所發出的電稿，是以 *London Telegram* 和 *Telegraph* 為中心，旁及 *China mail* 與 *China press*，而中國的大公報，星島日報等，也經常採用它的電訊，訂有合同。不過它並無中文稿，中文各報均須自行請人翻譯。

其次要說到德國的海通社由美最時氏經營，香港的分社是直接隸屬柏林總社的，所收的電稿，是由總社以無線電發來，但只限於歐洲各國的消息；至於遠東國的海通，而這三家通訊社的電稿，常常消息不齊合於事實，早爲世人所知，無庸贅述。不過它們在香港發稿的情形怎樣，或爲情形報道給讀者知道，也會費了不少時間，輾轉拜託，走訪各西報的華人記者，探得其要。茲分述於後：

一路透社 香港各大通訊社之中，要算是最活躍的一家。它除了接收倫敦總社和各地分社的電稿分送各報採用外，還可以將香港的消息直接拍發到世界各地去；並不用拍回總社，然後再行發出。它在香港所發出的電稿，是以 *London Telegram* 和 *Telegraph* 為中心，旁及 *China mail* 與 *China press*，而中國的大公報，星島日報等，也經常採用它的電訊，訂有合同。不過它並無中文稿，中文各報均須自行請人翻譯。

其次要說到德國的海通社由美最時氏經營，香港的分社是直接隸屬柏林總社的，所收的電稿，是由總社以無線電發來，但只限於歐洲各國的消息；至於遠東國的海通，而這三家通訊社的電稿，常常消息不齊合於事實，早爲世人所知，無庸贅述。不過它們在香港發稿的情形怎樣，或爲情形報道給讀者知道，也會費了不少時間，輾轉拜託，走訪各西報的華人記者，探得其要。茲分述於後：

一路透社 香港各大通訊社之中，要算是最活躍的一家。它除了接收倫敦總社和各地分社的電稿分送各報採用外，還可以將香港的消息直接拍發到世界各地去；並不用拍回總社，然後再行發出。它在香港所發出的電稿，是以 *London Telegram* 和 *Telegraph* 為中心，旁及 *China mail* 與 *China press*，而中國的大公報，星島日報等，也經常採用它的電訊，訂有合同。不過它並無中文稿，中文各報均須自行請人翻譯。

其次要說到美國之聯合社，此社因商辦的關係，於香港的活動較以上各社爲弱，且有時所發的消息，不甚正確。所發之稿，有英文一種，西報則以 *Southern California morning Post* 為中心，華報則受日閱主使，在國外則爲特務機關所御用，專爲日閱並一切侵華者作傳聲筒，其手段之毒辣，有甚於海通。過端，杜撰，散放，煙幕，幾已成了司空見慣。它在香港的獨創機關報就是日文的「*Hongkong Daily News*」，另有中文稿發行。它在港所發的電稿，計有中文，英文及日文三種，採用它的電稿

書介

中國近代之報業

道

靜

燭光四射的報業進展，在中國執政的十年，抗戰準備的六年中有了寶貴的成就。在大抗戰的序幕揭開後，這一機構能靈活地運用，成了精神上、交通工具、社會組織里的滑輪。趙君豪先生寫了一本「中國近代之報業」，乃是告訴我們此項進展的情狀的。

敷陳

★事實
很隔膜。最初知道這本書是在一個茶話會上，谷先生告訴我的。後來到徐澤人先生家裏去，先生從書架上取下這本書為我介紹：「假使你要知道中國報業現狀之所以形成，請你一讀此書」。確實我是存了這種希望的，所以毫不遲疑的借了這本書回來，盡三個燈下的時間讀畢了它。

作者服務於新聞媒體十六年，又曾擔任過幾處大學的新聞講座。寫述此書的第一念是：十餘年來，我國報紙自精粹物質與內容兩方面言之，均有顯著的進步，故欲就此進一步，即為記述，以明過去之迹。第二念：不欲言他人之所已言者，惟取親身體驗言之，事實數陳，或是為某一時代的反映。以作者的學識經驗，秉此二旨，寫此一書，宛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讀了這本書的第一個感想是：「有所得」，無論是報紙的內容、編制、採訪、印刷、廣告、發行，管理各方面，以及報業教育、通訊社等有關係的事項，它都把最近的實況和來歷細細地敘給了我們。

現代★史料

羅家倫先生在近代中國文學思想史裏的一文里，會提及中國歷史家忽過失。他說，時事是很容易變遷的，有許多事眼見

的人，不加細心的研究，也還不能清楚，何況以後的人呢？加之材料是很容易喪失的，過後要搜集是異常地困難。而且注意現代的事，能明瞭最近的變遷，環境的現象，便能作為求濟應補救的根據。因

而教我們應具「此時此地」的觀念，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會有朋友問我討證據。我回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首段是講的什麼？「中國之現狀」這題目便是很好的證明了，其實真但國政如此，對付一切問題，改進一切事業的能力，又何嘗不應如此。

接軌

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也是注意到了這點的重要。但是報學史是民國十五年寫的，遠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的十年中，以今與昔比，面貌殆已全非。林語堂博士於二十五年寫的「中國輿論及報紙史」（英文本），對於近況雖曾言及，但注意力集中於討論報導與檢查的關係，

一般現象，所言並未過到。羅文達博士的「中國報業之現狀」（英文本）則列舉統計的資料，而缺乏對於現象的描寫。這一個缺憾久有待於彌補了。前一年多天，黃天鵬先生對我說，要把他的「中國新聞事業」根據最近的資料重寫過，以後或者每年改訂一次。總因忙的緣故，不會見諸事實。

新生

中國近代之報業的劃期，如翁仲所云：一本書之所謂近代報業者，係指最近十餘年而言。此十餘年來，自民國十七年國民軍統一中國後，政治漸上軌道，報紙亦日益發達，而外侮日亟，亦為國家最困苦之時期。報業處此環境之下，尤能步調一致，有一共

同之標的，故就精神方面言，發揮民族意識，為報人之唯一使命，即今日之中日戰局。」，亦莫非此種意識所激發而感者也。因此這本書之所敘，恰恰上承了戈書的末章，而為這艱難而興奮的十年間的中國報業寫下了活歷史。許多新生的，活着的問題，舉例來說，電話的增加，編排的改革，戰時的採訪，通訊社的進展，新聞廣播與報紙的竞争，地方新聞的發達，小型報紙之突起，十年前許是夢想不到的種種狀態，現在都呈露在我們面前也，而且每人舉着一個巨大的問號彷彿，要叫我們去解決。要知道它們的來龍與去脈，此地現在有一個鉤題給我們了。

不甘

報人的生活與別種職業生活不同，一年到底終在忙亂中打滾，也許自己寫的，面貌殆已全非。林語堂博士於二十五年寫的「中國輿論及報紙史」（英文本），對於近況雖曾言及，但注意力集中於討論報導與檢查的關係，

一年到底終在忙亂中打滾，也許自己寫的，面貌殆已全非。林語堂博士於二十五年寫的「中國輿論及報紙史」（英文本），對於近況雖曾言及，但注意力集中於討論報導與檢查的關係，

已有點點想給一點工作，總是計劃多而實行難。又設想了半夜工作的生活，假如一旦停頓下來，那寂寞又是萬分難堪的。前年十二月，上海的報壇受了惡勢力的壓迫，形成了有史以來未有的悲局，同時也不知有多少報人陷入了精神痛苦的深淵中。趙先生說他寫這本書的經過：「今歲報紙停刊，職務清閒，午夜居家，寂無聲息；夫以終夜無眠之人，一旦無所事事，又寧甘受此清閑？緣再執筆，無力以為。」還是說自己退居之選，然而對於新聞界的前途，從事新聞工作者，有很大的貢獻了。開端情形相彷的是，大公報記者汪文彬先生也是利用了這無可奈何的時間，完成了一本報學著作的「採訪談話」。今年出版的報導書籍也許不多，然而難得有這兩位經驗豐富的報人著作同行，也可以說是很好的收穫了。

◆

◆

◆

越南華僑的新聞事業

一 民

(二) 徽州的報人 小報人

包括堤岸西貢約十五萬)故言越南狀況者，幾盡以堤岸為根據也。堤岸既為華僑叢集之區，故華僑之新聞事業，亦皆集中於是，此實環境使然，不得不爾也。茲記者為使國人明瞭該地之新聞事業實況起見，特將其最近發展情形，詳為寫實，並作關心者之參考焉。

越南華文報紙，始於何時，記者雖未調查清楚，在民十八年，故最低限度，越南華文報之歷史，亦當在十年以上也。聞公論報在年前因言論激烈，被居留地政府查封，停版已久，現在歷史最悠久者，則為中國日報也。中國日報既有悠久時間，故銷紙之數，亦冠於同業，然除中國日報之外，尚有華僑、中華、民報、時報等四家，四家之地位，雖遠不如中國報，但亦能長期出版，始終不變，故亦有相當地位。至論五報之內容，則同一簡陋，一言以蔽之，則質材皆不足取，故一般僑胞，亦多以感情勝於無說之。(小品文字亦轉載香港小報)然此乃指我國戰前而言者也。自抗戰轉入第二階段，越南日報，即在去年夏間出版，因取材印刷較為完善，頗覺耳目一新。迨不久，華南日報又接踵而起，與各報拚力爭衡，中國報乃大受影響，遂力謀改善，頗有「換面改頭」之概。故地位乃不動搖，此可說越南華文報紙，由簡陋而進步時期。去年，橋頭領袖張長先生，復集資二萬餘元，創辦全民日報，因此張氏平昔在社會有相當地位，故一紙甫出，銷數即過二千份，行銷地區，且較各報為廣。當記者未返港前，亦數晤張氏，偶詢全民報之內容，據云：「合編輯、營業、廣告、會計、諸部人員，達四十餘人，排字及印刷工人尚未計也。每月廣告費之收入，約千餘元。惟因拒絕登載淫穫告白，否則不祇此數無歸。茲將最近越南各華報發展狀況表列於后：

名	姓	社	編輯	銷紙數	社址	出紙量
全民日報	張	長	約三千份	堤岸梅山街	二大	張半牛
越南日報	黃	歐	陽百川	七千份	堤岸古都街	早晚刊合
華南日報	朱	未	林未吉	約五千份	堤岸匠人街	二大
華僑日報	澤	未	未詳	約五千份	堤岸水兵街	二大
安南民報	鄧	魯	詳	千份下	堤岸古都街	大大
時報小型報刊	久	千份左右	千份下	千份左右	堤岸古都街	大大
真報星期刊	久	千份左右	千份下	千份左右	堤岸廣東街	一大
依據前表所列，則越南華僑之新聞事業，已稱不弱，今有朱櫻興又組織遠東日報，亦越南華僑文化前	其途	在此時期，再接再厲，致力於海外宣傳工作，吾人當祝其早日實現也。	一張之四份	一張之四份	一張之四份	一張之四份

談起徽州的報人，先得說到徽州的新聞事業，徽州的新聞事業不發達，無可諱言的。因徽州人不重新聞事業，所以徽州新聞事業不發達；也正為着徽州新聞事業不發達，以致無處造就專門從事新聞事業的報人。

近代徽州發行最早的日刊報紙，係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創刊之四開徽州日報。次年初夏，歙縣也出版一四開型的皖南日報，由徽城福生書局代印，主持筆政者，係汪蔚雲君。汪君係歙北富鄉人，小品文寫得很生動，一般青年學生，咸生好感，所以該報問世，風行一時。後被經濟逼迫，因而停刊。那時徽州日報創辦人劉紫壙、馬民導、畢卓君等，計劃將該報擴充為對開型，又在屯溪新建報館。屯溪是皖南的第二重鎮，交通便利，仕商雲集，所以銷數由一千份增至二千份以上；且自辦有印刷機器，基礎愈益穩固。繼徽州日報而起的，是歙縣出版的徽聲日報，創辦人為歙人許柏榮、方念譜、洪聿修等，由徽城紫陽書局代印，亦是對開型，主持筆政者，仍為汪蔚雲君，并每週由歙縣各家鄭浩然君，編輯報一冊，誠後起之秀，堪與徽州日報媲美。時以文藝副刊最有精彩，徽聲副刊「杭育」王璜主編，徽州副刊「徽州公報」，即徽公主編，鉤心鬥角，別出心裁。那是徽聲因故被迫而停止發行，那時徽州之故報，全賴徽州日報。徽州日報在當時，可說是紙貴洛陽。民二十四年春，馬民導、邵海公主編，創刊四開之徽州晚報於屯溪，由徽州日報代印，亦頗轟動一時。同年間，休人吳菊仙，又招股往滬購印刷機器來屯，發行皖南新報，主

者記時戰刊合期八·七·六第卷二第一
很少，我們拿起一張報紙，讀下去不會發現許多錯字的。這原因是三方面的：第一是編輯先生的誤寫；其次是排字房的誤植；而最重要的，則是負責校對責任的校對先生。

普通，一篇文章排起來交到校對部，校對先生最少都必經校對三次的。經過了這三次的工作之後，而仍有許多錯誤，還在讀者看來，不是太過奇怪了嗎？因為我們（讀者）在讀着一段文章時，那裏面是否有錯字或誤排，立刻也可以發現，為什麼應該負責的人，反而一溜了過去呢？

這裏顯然有幾個原因：第一是組織上的，例如編輯部裏面的編輯負責人與校對負責人的關係；第二是報館的設備；第三是校對負責人的本身的修養。

關於第一個問題，所引起的錯誤就會使校對工作完全成為「對」而不「校」的。編輯和校對的工作沒有聯絡，一個負責校對責任的人，他以為微到「對」就算完滿，這完全是謬誤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有一段新聞，內容是說到國大俠文龍被撤後將離港赴滬，而編輯先生把題目誤寫為：

「駐華法大使將來港」。

這一個「來」字明明就是「離」字之誤，倘使校對時依照着原題「對」一下去，而不向編輯人提出質詢，結果自然會錯誤。而這種事情我們是常常在工作上遇着的。

論一校對

之榮

說到設備，我們知道一校對部是一處於編輯裏面最急促匆忙的地方，容易使工作人員的頭腦紛亂。而校對工作又常常過重，更加上了別的物質條件的缺乏，以致增加精神上的疲憊，因而一精神錯亂，影響到工作的效果，那可以說是必然的了！

第三是說到校對先生自身的修養的問題。這在我們的同志之間，就是那些現在還在擔任校對工作的朋友，是更應該注意。因為在某一種理由來說來：假如我們自身能够站得住，第一第二點的困難，我們也或許可以克服過來的。

話說回來：這三種原因是一「相因而成」，就造成了一張報紙的行文用字等等不能沒有錯誤；造成了一張報紙無法成為完整的。因此，辦報的人，假如有意要把他的報紙辦成完滿的，對於校對部的工作和待遇，也必須加以重大的注意。第一、必須使編輯部和校對部的工作人發生密切的聯絡，編輯不能看待什麼那麼樣的看校對。而特別是每一版的編輯人應該與那一版的校對員發生密切的聯絡和合作。第二、報館必須改善和提高校對的待遇。

我們知道，照現在的情形：校對和編輯的新手，相差是往往好幾倍以上的，而就工作的情形來說，校對却並不輕得那麼多。工作環境的「不得不」，我在上面已無說到了。第三、自然報館方面可以嚴格一點，選擇比較修養的人來擔負校對工作，但假如前者（第一第二種情形）沒有改變，我們知道是，連到最有最進取道向的人，也無法利用工作以外的時間去進行自身的修養，因為精神和物質都不允許他那麼做；而原來有修養的人，「明白」校對一的情形，他就會毅然退下來，決心去「改行」的！

持筆政者，爲汪斯雲、李承舜君。不久也爲經濟無法迴轉而中途夭折。民二十六，邵振公君又在歙縣創辦四開型「徽州報」，東線戰事失利，該報經濟大受影響而停刊，乃成空花一現。

抗戰兩年來，切實能夠喚起民眾責任的，是「徽州日報」。徽州人所創刊之日報，而今碩果僅存者，也祇「徽州日報」一家了。民廿七秋，「徽州日報」正感孤掌難鳴的時候，戰區政治部在屯，借用「皖南新報」全部印刷機件，發行四開之「前線日報」，小巧玲瓏，編排醒目；歸於本戰區戰聞，報導尤爲翔實。時適省黨部南遷，「皖報」又在徽州發行「屯溪版」。不久戰局轉移，「前線」遷赴上饒；「皖報」內部亦大事改組，由續人程萬孚君主持社務。如今「皖報」以挺進的英姿，重振旗鼓，是一支生力軍，與久戰沙場的「徽州日報」，聯合陣線，以我們筆墨紙彈，針對着敵人猙獰的面貌，予以迎頭痛擊。

（二）徽州報人的努力

徽州報人，在外創辦新聞事業的，頗不乏人：如號稱全國「報王」的「新聞報」經理汪伯奇君，是徽州人，新聞報館的職工，大半屬徽州人，如本埠新聞編輯余空我君係歙縣人，外勤記者曹由之君係休甯人。洪上海小報界牛耳的「中報」，是休甯人曹志均君創辦，張益齋君編輯。曹君并任「申報」、「晨報」等編輯，係海上名記者。趙「時報」編輯邵翼之君，亦係徽州人。前「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編輯朱曼華君，係歙縣人。遞「市民日報」編輯，「戲劇日報」，「小小羅賓漢報」，與「溫濱」、「徽甯」月刊發行人吳啓民君，亦係歙縣人。前在甯發行「三民導報」的胡大剛君係績溪人。在杭州創立「正風通訊社」的李醉漁君，係黟縣人。在懷寧主辦「皖報」的唐少鴻君，係績溪人。

我的校對生活

我們中國大多數的報館生活，是與西半球的人同時工作，不過一隅是陽光，一隅是電光罷了。在一間長方形的樓房上——每天晚上先我而至者有好幾位同志，在華燈撲滅下，他們正忙着寫稿和編稿，其他一切都是理會。我每晚簽到後，回到自己的座位裏，無目的地翻閱着新的和舊的大公報、星島日報、民國日報……等，期待着任務的來臨。由排字房排好的稿件打上編輯部時的號鈴——鈴聲響了，（不是開會）——這是我們負起了我神聖的使命——開始於稿。起初精神是興奮的，可是經過兩點鐘後，給那些廣告、死事、縣雷、情報、社論、中央社電、事電……攬得頭昏腦暈，此時假使有人和我說話，我只有答以人們以驕傲的沉默，其實太忙了，也許會沒有聽見。我不但手和他，腦袋覺得太厲害了，會不會有脫離殼子的危險？我時常在担心着。

時鐘響了十一下，稿插上的稿子漸漸增高，全身各部同時也就感到疲乏，幸喜四樓錢鏗聲在告訴我，國難將快要來了，才把我精神的燃料——白粥。精神好了！三碗稀粥下了肚，身上的熱力馬上燃燒起來，淨淨手，揩揩嘴，抖擞精神，重復回到座位裏對我的——中央社電，專電和繼續悶我的腦袋！

當嚴寒的時候，夜深了，雖然四面的窗戶是關得緊緊地，但仍然是冷得可怕，於是我們便燃起了火爐取暖，這時候，外邊讀者聚精會神做各人的工作，只有斷續的貼稿和編輯和郵務來往送稿的腳步聲，有時偶然會聽到一兩聲咳嗽，除此而外，連鄰座的呼吸都清晰可以辨認。

好不容易支持到兩點鐘過了，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翻了稿，編好和國內的兩位編輯，也已經回去了。總編輯（也就是我們的主任）他是和藹可親，學問淵博而最忠於職務的長者，每晚在截稿後，他總是到各處巡迴一週，看看有沒有給編輯們遺漏未發的重稿子，等到印都妥了，他才很客氣的對我們說：「我先走一步」。再一會兒，和同樣工作的同志，也回去了，勤務忙了一夜，現在也很疲倦去尋求他的好夢了；只有一個鐘頭，我，因為還要看大版，至少還要等一個鐘頭，所以仍然孤單單在座位裏呆坐。

幽默和恬靜籠罩了整個編輯部，我把椅子靠近了火爐，兩手插在大衣袋內，腦袋也暫復員，不再左右擺動了，孤燈獨對，閉目養神，此時疲乏已極，正襟危坐，一動也不運動，有時竟就這樣昏昏睡去。

然而，任務未了，到底不能安睡，猛然抬頭一看，壁上的時針已經四點了，彷彿四顧，身的遇遭，均已靜寂，大地上的萬物，都在做着甜夢，惟有我還等着看那最繁難的大樣。

對完了大版，我熄了燈，沒精打彩地回到房裏，此時晨雞已三唱，我才開始尋求那人們剩下的殘餘的夢！

(二)有屬於徽州界者

記得黃天鵠君，曾說過：「新聞紙是社會的耳目，國民的喉舌，人氣的明鏡」，文學的霸王，未來的燈光，現在的金經」。誠然，新聞紙是有這麼大的權威的，現在社會的動亂，風氣的轉移，可以說是大部都繙繆在報人的筆底。徽州地勢險要，東可進攻寧杭；西可屏障贛湘；北可橫擊長江，斷絕敵人的交通運輸。在徽州的報人，應該負起責任，武裝我民眾的精神，擰折敵士兵的鬥志！

希望徽州文化較先進，及領導徽州文化運動的機關團體，多多發行大眾化的小型報紙，使徽州文化水平低下的農工、士兵及一般家庭婦女，商店夥友，人人買得起、看得懂。切實的鼓動民眾，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發奮將士，堅決他們的抗戰意志；并希望開設「新聞事業人員訓練」，儘量訓練新聞界生力軍，來挑起起大時代的非常任務。

的，有¹蘇東坡者，他撰一銅州日報一卷數，八年來如一日。而臧公君，爲講讀司新學事業的發展，更是不遺餘力。周起鳳君，以詩聯詩道清閑，寫用美麗的韻書文，發表於東線各報，爲猶指山新聞界，放一道異樣地光彩。「無報」社長程琪孚君，「徽州日報」社長馬民導君，頗善支持切合門精神，令人敬慕。此外旌縣的江捷五君，會出版固定期刊物，歌縣的江鏡仙君，會在歌縣創辦過「練江報」三日刊，他們皆有發揚文化而努力。再如汪慶雲、張一平、李子英諸君，現在亂已改了石獎。

在鎮江發行「新安月刊」的黃白成、黃樂民是仲條休甯人。黃樂民并曾任「江蘇通訊社」社長及「蘇報」總編輯。還有漢奸記者，在砲被署的前「星報」社長余道大娘，亦是休甯人。（這真是徽州殺人的一個莫大耻辱！）

一個新聞校對員的 自白

自白賦流

有人說：「校對書本，確實很費時間和腦力，若是校對新聞，那就比較鬆快些」。這句話，我不敢附和。因為校對新聞，根本受了時間的支配，不但不容許你一再複校，有時更叫你緊張萬分，那裏還談得到鬆快二字。

校對新開的工作，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實在也有許多困難。從容易的一方面說，譬如一紙稿件到手，是用不着你修飾潤色，是祇要一字一字的讀下去，一句一句的對下去，有不通的地方，翻開原稿來一看，照他改正，就已完了。從困難的一方面說，那末問題就很多了。

工作開始，稿件雜陳，以新聞性質言之，軍事、政治、國際、社會、經濟、教育……

範圍極廣，人非萬能，當然不能盡曉。工友們排出來的小樣，錯誤叢生，或將文字前後倒置，或脫字脫句，或多字多句，像「屠甘」旁邊豎了一條，「白浪諾夫斯基」的旁邊又去豎了一條線……一個「分析」的「析」字，却排着「柝」字一類的錯誤，也不知有多少。總之，字句、括弧、標點、鉛線、接頭，都不免有錯，都要你去一一的校正他。

寫稿人所用的工具，也有多種。有用毛

談校對工作 謝沐

總之，核對書本，固費腦力，核對新聞，精神和手腦來將那些痛苦和困難打破。

(一)要有刻苦耐勞的精神。
(二)要有迅速確實的動作。
(三)要有相當的國學基礎(包括經學
史學修辭學文字學辭典學等)。
(四)要有豐富的現代知識。
(五)要有服務新聞界的興趣。

此外，如稿件的清楚與否，燈光的明暗，與否等等，對於校對工作的效能，也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筆寫的，有用鋼筆的，有用油印的，也有用打字機的，在字體上看起來，出於打字機者，固爲工正清楚，毛筆所寫者次之，再有爲鋼筆，油印不精者最爲下乘。工友忙於工作，誤植之處，當然很多：校對的人，若是從容地字字窺目的謹校下去，錯誤自然很少。但是，在這抗戰的過程中，電訊頻傳，有時爲了時間的關係，走馬看花，在這樣緊張的情緒下工作着，魯魚豕亥的錯誤，也就難免。

總之，校對書本，固費腦力，校對新聞，也是一樣。

但是，凡是爲了忠黨愛國，爲了信仰三民主義，以及扶植正氣，宣傳抗戰，從事新聞校對工作者，決不畏難，一定要用他們的精神和手腦來將那些痛苦和困難打破。

談談校對工作 謝沐

於飽和的時候，應校對的稿件還是一批一批地擠擁着迫促着，在這工作繁忙緊張之際，校對者偶一精神不繼，或加以種種如燈光這樣不良的影響，那末，錯訛就在所難免了。然而報上的錯字，是會給讀者以不良印象的。有了這種情形，不但擔任校對的人會受報社罵，而且更會影響報社的聲譽和發展的。

所以責任重大工作繁難的校對職務，如果要減少錯誤而達成任務，據個人體驗所得，確應具備下面五個條件：

(一)要有刻苦耐勞的精神。

(二)要有迅速確實的動作。

(三)要有相當的國學基礎（包括經學、史學、修辭學、文字學、辭典學等）。

(四)要有豐富的現代知識。

(五)要有服務新聞界的興趣。

此外，如稿件的清楚與否，燈光的明暗與否等等，對於校對工作的效能，也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這樣看來，校對在報社整個機構中，顯然佔着很重要的部門，然而有些報社反把校對工作看得太輕，校對雖是辛辛苦苦的工作，而所得的待遇，却都是非常微薄，俗語說：「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正可為校對生活的寫照啊！

可是，當此國家民族遭遇着空前浩劫，我們為爭取生存獨立與自由平等而對倭抗戰的時期中，一切都是艱苦的。我們全國同胞，惟有一心一德，共赴國難，刻苦淬勤，奮發

邁進，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得建國之成功。然後每個國民之艱難困苦方得解除。報章的行動，無疑地是應在「總裁的『宣傳，以盡其國民應盡之天職」的指示下，站住崗位，刻苦奮

感到無上的安慰。憐憫我的不止這一個，還有幾個也是婦人，大概老太婆的心總是很仁慈的。

近來百物昂貴，尤其是米價漲得更為厲害。生活程度日高，我們每月所得八塊半錢，尚不能解決吃飯問題，遑論其他。因此主

任體恤我們生活的艱苦，從二十九年一月起津貼米銀一元五角，生活纔得勉強支持；衣服鞋襪及日用品還談不到；更沒有餘錢購買書籍雜誌。缺少別的都可以，但是精神食糧我可不能，所以我常向朋友借書閱讀。

三年前，曾在望報的副刊上發表過一篇「我的報章生活」的短文，後來社長陸隱我先生有好幾次誇耀地對人說，報館裏有一個報童會寫文章，真使我慚愧得汗流浹背。

在那篇短文裏有這麼一段：

「我時常以『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來鼓勵自己，安撫自己；我想：環境是不能屈服人的，只要能拼命的和牠奮鬥，光明之路終有為我找着的一天。」

三年的長時間轉瞬便過去了，然而我却還在過着流浪的生活。

早晨我們很早便起來派報紙，有時甚至

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在朦朧的月色下乘着單車在郊野間奔馳往來，呼吸着新鮮空氣，享福的人們還在甜蜜的夢鄉。

當我派報經過八角井的時候，有個老太太見了我總是這樣的問：「吃了飯沒有？如此寒冷的天氣，多辛苦呀！」我回答了她要筆生涯。

因家境貧寒，很早就失了學的我，時常充飢，她的「一片誠摯的話，真使我在精神上

在飢餓線上掙扎的

報童生活 李碧天

服鞋襪及日用品還談不到；更沒有餘錢購買書籍雜誌。缺少別的都可以，但是精神食糧我可不能，所以我常向朋友借書閱讀。

爲了米價昂貴的緣故，我由一日三餐——兩飯一粥——節食兩餐。由兩餐飯而一粥一飯。現在米價突飛猛漲，沒奈何只得一天吃兩頓粥，菜是比較價廉一點的鹹菜，菜脯……。有時不用菜，放些白鹽去煮粥，但鹽也很貴，一角錢買不到四兩。現在要吃青菜下飯都不容易啊！

有人說：「米價日漲，是戰時的必然現象。」那麼，誰敢說將來米價不會續漲呢？到那時恐怕連兩頓粥也沒得吃，要喝粥湯，喝粥湯也罷，橫豎我們窮苦的人都是該挨餓的！

前月，故鄉的小學校校長對我說，這樣辛苦的生活，明年不如回母校服務，待遇總要比較好一點，我沒有答應他。我總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給人做模範，我暫時不願過那粉筆生涯。

中山日報名義定期出版，呈獻其傀儡醜劇，播散敵偽種種謠言，企圖擾亂我勝利信念，結果汪逆計不得逞。其後又欲在廣州假借日報、天演日報替敵偽作宣傳機關，幸我愛國之排字工友不爲敵偽所用，一致罷工離港，結果汪逆計不得逞。他一切宣傳品，大家一致起來驅逐倭寇出境，撲滅國賊漢奸，則最後勝利之期，可立而待之也。

應有的認識

堂

初中招考新生，不但不收學費，而且報名費也免繳。我真喜悅，我已經有求學的機會了，不過能不能考進去，却是一個問題。

在飢餓線上掙扎，我要忍耐着，繼續掙扎下去。